

歷代賢豪傳記

21

歷代賢豪傳記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編
教育部科用編輯委員會編著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歷代賢豪傳記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酌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主編者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

編著者 教育部教育用書編輯委員會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發：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文社：全國各縣市及南洋等地

歷代賢豪傳記目錄

趙吳軾

廿五

蒙恬

(附音)

六五

霍去病

六三

李廣

(附音)

四

張騫

九

蘇武

一四

趙國

一九

馬援

二二

班超

二六

315/13

傅介子	三八
陳湯	四〇
竇憲	四八
劉琨	五〇
祖逖	五三
謝安 (附謝玄)	五八
劉仁軌	六三
張巡 (附許遠)	六五
顏杲卿	七五
韓子儀	七八

李光弼	八八
寇準	九五
狄青	一〇一
李綱	一〇五
張叔夜	一三五
韓世忠（甯梁紅玉）	一三七
宗澤	一四三
張浚	一五〇
岳飛	一六一
虞允文	一七四

文天祥 (附尹玉)	二九〇
李庭芝	一八六
姜才	一八九
張世傑	一九二
陸秀夫	一九四
俞大猷	一九六
戚繼光	二〇五
唐順之	二〇六
熊廷弼	二一〇
孫承宗	二一八

袁崇煥

一三七

秦良玉

一三八

史可法

一四一

鄭成功

一四四

瞿式耜

一五三

左寶貴

一五七

鄧世昌

一五八

聶士成

一六二

歷代賢豪傳記

蒙恬

蒙氏秦將，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萬里安邊。

蒙恬因他的先人代代爲秦功臣，故得爲秦將，進攻齊國，大破之，拜爲內史，秦併天下後，使他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服河南，建築長城，因地勢而制要塞，起陰洮到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募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那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崇蒙氏，並親近蒙恬之弟蒙毅。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卽令是將相們也莫敢與他爭。那時有位趙高，秦王聞他有力氣，通獄法，樂爲中車府令。高卽私高公子胡亥，誑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按法懲辦。

魏不敢枉法，定趙高死罪，除其官籍。始皇時他善於理事，赦之，復其官爵。後始皇朋友沙邱，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隨從，高素得幸於胡亥，欲立亥為帝，又恨蒙毅增加已罪而不為掩護，乃與李斯胡亥陰謀，秘不發喪，立胡亥為太子。趙高猶恐蒙氏復貴而用事，隨對胡亥道：「聽說先帝久欲立你為太子，為發諫說不可。若知道你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而惑主。以我愚見，不如誅之。」胡亥聽信，遂繫毅於代州，事前並已將蒙恬囚於陽周。繼而，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趙高親近，日夜毀謗蒙氏，尋其罪過而舉發之。子嬰曾勸諫，胡亥不聽，遣使者赴陽周對蒙恬道：「你的罪太多了，你的弟弟殺有大罪，已法令從事。」恬答道：「從我先人直到子孫，積功於秦，已經三世。今我領兵三十餘萬，身雖被囚，足可首叛，自刎必死而守義者，是不敢辱先人的教訓，以不忘先帝恩德的緣故。」乃吞藥自殺。

霍去病

匈奴不滅。

無以家為。

去病爲衛青的外甥，因隨衛青屢建軍功，遂封爲冠軍侯，賜千六百戶。元狩二年，匈奴又擾邊疆，武帝遂任去病爲驃騎將軍，率軍出隴西郡，踰烏盪，討遼濶，涉狐奴，屢五王國，焉支山，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虜敵八千餘，收休屠的祭天金人。去病大勝而回，增封爵二千戶。是年夏，又率軍出北地，深入匈奴，至祁連山，又大敗匈奴軍，虜獲匈奴王侯后妃士卒數千人而歸，又加封五千戶。這時去病的地位已和衛青相等。不久，武帝又派他率軍出塞，招降郿邪王，降者數萬人。武帝因他屢勝匈奴軍，殺敵八千餘，降王三十二，而軍隊無大損傷，所以特加獎勉。元狩四年春，匈奴又入右平，定襄各郡，殺掠漢人千餘，財物無數。武帝爲要根本剿滅匈奴，清除邊患，所以就命衛青和去病各率大軍五萬，出塞外千餘里，討伐匈奴，匈奴軍于幾乎被獲，大敗向西北逃去。這一次，前將軍李廣，因失道誤期，自殺而死。其餘各軍，大半都掠獲無算，多封侯爵。元狩六年，去病逝世，武帝賜其子爲侯，並賜諡曰「景桓侯。」

李 廣

權牛屬國開新市

射虎將軍獵大荒

李廣是秦時名將李信的後裔，他家世世都做僕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侵犯中原，他從軍抵禦。他深精騎射，射殺胡人將士很多，因陞漢中郎。他嘗隨文帝出征，衝鋒陷陣，其勇如猛獸。每遇此際，文帝常嘆道：「好才！好才！可惜你遇到我手裏，你這種本領若遇着高帝，萬戶侯，是必然的。」

漢與匈奴交戰時，匈奴人每挑釁要與廣戰，與屬國公孫昆那很愛他的才氣，時時恐怕他有危險，一次，再也忍不住地說：「李廣天賦的將才，我見過多少大將，沒有可以比上他的，可惜他不愛己才，常恃強與敵人接戰，總有一天要遭遭不幸！」他說到末一句，老淚忍不住流了下來。不久，調廣爲上郡太守。匈奴攻上郡，天子遣軍臣多人從廣，學習兵法，幫助

逐敵。這些重臣久在中原，那裏見過戰爭，更沒有見過胡兵。一天他們遊於曠野，偶遇三個匈奴人，他們認爲這就是胡兵，如臨大敵似地忙與接戰。三個胡人也不示弱，結果傷了他們幾個，且索性殺盡他們的戰馬。他們逃回，把此事告訴了廣。廣說：「那三個人，恐怕是射雕者！」廣遂自領百騎去追。那三個胡人，因馬給漢人射死，乃徒步而行，剛走數十里，廣下令叫騎兵散開，而自射那三個人，結果，二人被射死，一人被活捉，經審問，果是匈奴射雕者。

就要帶隊回營，偶向前一望，匈奴數千騎紮在那兒待戰。原來李廣被誘。他所帶的百餘騎皆恐慌，想奔逃，廣鎮靜地對他們說：「我們離開大軍有數十里，求援已來不及。如今我們落慌而逃，匈奴定瞧破我們兵寡，追擊我們。敵衆我寡，頃刻就被他們全部消滅。若我們留在這裏不動，匈奴定懷疑我們還有大軍埋伏，必不敢襲擊。」他遂命令士兵前進，離匈奴兵二里許停止。又下令部下馬解鞍。他的部下，認爲很危險，問他說：「敵人衆多，且離我們太近，如果來攻，怎麼辦呢？」他答說：「敵人揣測我們定走，而令解鞍，表示不走，是向

他對表示我們不怕。」敵人果不出他之所料，沒敢來擊。

吳一縱匈奴隊伍裏，出來一位騎白馬的將軍，前後擁有騎兵保護，廣跨上馬，帶了十餘騎，迅捷不及地，把白馬將軍人和馬射殺，仍歸隊，照前一樣地下馬解鞍，甚至使馬匹也倒臥休息。雙方僵持到天晚，敵人始終懷疑，不敢攻擊。半夜，敵人怕廣另有伏兵，實行夜擊，遂撤兵。得天明，廣才歸大隊。

及孝景帝去世，武帝即位。有些重臣頗賞識廣的將才，乃向武帝推薦，任他爲未央衛尉。此時程不諱亦爲長樂衛尉。不諱與廣皆以邊太守將軍屯兵邊疆。廣行軍無呆板的行列，遇水草卽宿營，兵士自由活動。夜裏不擊刁斗，幕府也不辦公。宿營地離斥候隊也遠，然從不遭敵人來襲。程不諱行軍與廣反，但也沒受過敵人夜襲。不諱常以此自豪說：「李廣軍太簡便，兵士也趨於快樂，故敵來，不及防範；我軍雖略嚴整，繁忙，而敵也不敢犯我。」事嘗

上時，匈奴只怕李廣而不重視不諱；兵士也樂於從廣，而不願從不諱。

四年後，廣任衛尉將軍出雁門關討伐匈奴。敵多而廣兵少，匈奴大破廣軍，薙滅李鶴。

單于素知廣賢能，常囑咐部下，如遇李廣不可射死，要活捉的，廣被擒時，已受傷。匈奴使他臥在馬鞍上，廣佯死。行了十多里，廣睨視身旁有一隻好馬，廣一躍而上，加鞭向南飛馳，直奔了數十里，又追上大隊。匈奴遣數百騎追捕，廣取胡弓射之，所以得脫，帶賊軍回國。皇帝認爲廣怠職，很動怒，欲斬他，幸有前功，貶爲庶人。

沒幾年，匈奴又犯邊塞，漢軍着着失敗。不得已，皇上再任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聽說「廣的飛將軍」，這是匈奴給廣起的綽號，又任重職，躲避數年不敢虎視右北平。

元朔六年，廣任後將軍，從大將軍衛青出定襄討伐匈奴，諸將封侯拜爵者頗不乏人，而廣獨無功。九年，廣帶四千騎，與博望侯張騫萬騎出右北平伐匈奴，有數百里的路程，兩軍異道而行，各不策應。匈奴探聽清楚廣軍的情況，乃遣四萬騎包圍廣軍，士兵皆懼。廣爲鎮定軍心，乃遣他的兒子敢前往探刺敵情。敢只帶數十騎，直撞進胡伍，兜了一圈而歸，告訴敵人身被，兵士乃安。廣軍既被包圍，敵矢下如雨，兵死者過半。且矢已用盡，廣乃令兵士持箠，他自己以矢實射敵。日暮，吏士皆面無人色，而廣還精神勃勃，毫無恐怖。他的部下

實爲他的勇敢所感動。第二天，又戰，適博望侯軍隊亦趕到，敵人才解圍。漢兵皆精疲力盡，不能追擊，虜幾乎全軍覆沒，歸者無幾。按國法，眼驚貽誤軍機，當處死，但顧念前功，貶爲庶人。廣軍功平平，人無識。

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帶大軍討伐匈奴。廣數次請纓殺敵，皇上因他年老，不許。他又懇請，才任他爲前將軍。軍出塞外，青捕敵人，得知單于所居地。自帶精兵去攻，而令廣與右將軍，帶軍走東路。東路稍遠一些，水草也少，不利於行軍。廣向青請求：「臣本爲先遣軍，今大將軍突然令臣走東路，用意何在？」且臣自少即從軍，抵抗匈奴，今得直攻單于的機會，臣願當先，使單于死於臣手。」原來大將軍會接皇上密旨，以廣年老，運氣也不佳，勿使他當單于，恐臨陣無濟於事。恰巧這個時候，探報新失侯，降爲中將軍，隨大將軍北來。青遂使敖倫遣單于，故道廣軍東行。廣等遵他們這種措施，堅要辭職，而青不許，迫令廣行。廣臨走沒有謝青一聲，憤然而去。與右將軍食其帶兵東行，路上因失嚮導，迷了路。而另一方，青與單于接戰，單于逃走，沒有結果而歸，過來沙漠，才遇到前將軍。食其與廣見大隊

歸國，乃帶軍入塞，奇遣史問廣與食其迷路始末，報告臺上此次軍事失利的狀況。廣未嘗奇遣長使責廣的幕府，廣怒答說：「與諸校尉無干，乃是我自己迷路，我自斷罪好了。」廣向其部下說道：「廣與匈奴的險共七十餘戰，這次隨大將軍出征，原打算與軍于打個你死我活，而大將軍又遣廣他去，路遠不說，不幸又迷了道路，這不是天責罰我嗎？我年紀已六十餘歲，而終不能抗過刀劍之吏！還有什麼樂趣活下去！已總自斃。廣軍與再姓皆盡流涕。」

張 憲

策奇功于絕域

振大漠之天聲

張憲是西漢時中國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外交家。他平生最大的功業，就是開闢西域西藩——日甘肅敦煌以西到葱嶺的交通，發現漚國——就是樓蘭省——使中國內地區域，日見擴張。

漢武帝建元年間，正是中國邊患最盛的時候，和中國為勁敵的匈奴，有西方三十餘國

，年年遣兵向甘肅河南一帶，侵掠騷擾，民不聊生。武帝雄才大略，本抱有吞滅匈奴的志願，恰巧那時月氏國被匈奴所滅，把月氏王的頭顱做了罽壺，又把月氏族的人民驅逐到中亞細亞的阿姆河，月氏人就在沿岸住下，成立大月氏國，受大夏國的保護。但是月氏族還想報復這個大仇，可惜沒有人能做他的聲援。武帝趁這機會，正好遣使到大月氏去聯絡，使月氏從匈奴後方出擊，中國從前方進攻，匈奴腹背受敵，自易失敗。但從中國到月氏，必須經過匈奴的國境，而在當時情形下，中國既與匈奴爲仇，遣使經過匈奴，自屬冒險的事。況中國遣使到這樣遠的地方，還是第一次，路途不但危險，且也不熟地理，倘不是智勇兼全的人，必不能勝任。於是武帝下詔募能幹之士。張騫當時憑一股勇氣，就以郎官應募，任爲派赴大月氏國的漢使。

建元三年，他偕了一位堂邑氏家中的匈奴人叫甘父的，作自己的嚮導，從京師出隴西，偷入匈奴的境地，向大月氏前進。不料在匈奴境內，行不多路程，忽被匈奴人獲住，送到匈奴王那裏。匈奴王一問，知道他是漢使赴大月氏的，就對他說道：「月氏在我的北境，漢人

怎能越過我境到那裏呢？倘使我遣使越過漢境，漢朝肯放我的使者過去麼？」這當然是一件不能倖免的事，匈奴王就把他拘留在匈奴。

他任匈奴被拘十餘年，娶匈奴女爲妻，並生了兒女；但他却始終未投降。他所居的地方在匈奴西境，爲赴木月氏之渠道；因此，他無時不在設計脫逃，達到他赴大月氏的目的。一天，他趁匈奴人不防備，就和甘父等向西逃走，果然逃出了匈奴的國境。走了幾十天光景，到一個地方叫大宛國。大宛國的王，平日聽說中國富饒，很想通使往來，只因中間有匈奴阻隔，不能如願，這時，忽見他到來，非常歡喜。他就對大宛王講：他是派赴大月氏的漢使，因經過匈奴被拘，現在纔得逃出。請大宛國王差人送到大月氏去，倘使能够回到漢朝，漢朝必要贈許多財物。大宛王聽了很爲快樂，就發了一道通行證給他，又派人送他到康居，由康居再派人把他送到大月氏國。這時，大月氏女王，就是那被匈奴殺死的大月氏王的夫人，因貧懸快樂，早把報仇雪恥的心忘掉。對共同夾攻匈奴的主張，根本回絕。且因與中國相隔極遠的緣故，也不願和中國交往。他見對月氏國的計劃失敗，以爲若使大夏國王能够允許幫助。

或許還有一線希望。誰知調了大夏，也和正月正一樣沒有結果。住在大夏約一年多，看見希
羅已絕，只得東裝歸國了。回國時，本想取道光中，不料走到半路，又被匈奴攔住，拘留了
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匈奴王死，國內大亂，他和在匈奴娶的妻子及堂邑父等，纔乘機逃
回中國。他自建元三年出使，到這時計有十三年之久。所到的國家，有大宛，大月氏，康居
，大夏等；更從此四國得知鄰近的五六個國家。當去國時，隨從有百餘人，而回來時，僅有
他和堂邑父兩人。武帝見他身歷數國，雖然沒有大功，而勇敢可嘉，所以就任爲太中大夫，
任堂邑父爲奉使君。他在西域各國時，極善於外交，而能寬和愛人，且有信用，所以深受國
家各國的敬重。

他回國後，就把西域各國的形勢風俗和政治狀況，都歷歷的述給武帝聽。武帝聽了說大
宛，大夏，安息等都是大國，又多奇物，而土著風俗又和中國同，並且兵力不及漢強，饒慕
漢朝的富饒，可用財物使其來朝。就是康居等國，雖然兵力強盛，也可以利誘其歸服的。倘
觀這些國家都能降屬中國，不但匈奴可以除滅，中國版圖也從此擴大了。武帝採取他的意見

，委他指揮蜀隴各地的探險軍隊，分爲四路：一向虜，一向笮，一向徙邛，一向夔，都走了一二千里。但向北的都被氐笮各族所阻，向南的也被焉和昆明各國所攔，且因昆明沒有君長，多爲寇盜，漢使被殺很多，所以各路軍隊，只得先後退回，而中國和大夏的交通，也就暫時不能探得。但這次行軍，非全無收穫，因向西的一路，探得西行千餘里地方，有一個乘象的國家，叫做滇越，蜀中商賈，往往有人私自到這地方去販賣物品，所以他們就改變了方向，把蜀中到滇國的交通，因此因而成功。

元朔六年，武帝命大將軍衛青率領六軍出塞，征伐匈奴，張騫以校尉隨軍出發，因他知道塞外有水草的地方，使軍中人馬不至缺乏食料，班師以後，便以此功封爲「博望侯」。元狩二年，他又被任爲衛尉，和李廣等從北平出塞，進攻匈奴；因行失期，軍法當斬；念前次有功，遂將他的侯爵等職，完全削除，降爲庶人。但匈奴自此次被霍去病等軍隊一擊，而渾邪王等又降了漢朝，都已逃亡到幕北，西北邊疆，已無匈奴人的蹤跡。這時，他雖然因罪削去官爵，但武帝因他是出使西域的功臣，仍然很信任他。元鼎三年，他又勸武帝聯絡烏孫，

以斷匈奴的右臂，並可招降大夏等國。於是，武帝任他爲中郎將，率領副使衛士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萬數，並攜金帛約值數千萬，前赴烏孫。他到烏孫後，就獻上財帛牛羊等物，並勸烏孫王仍回昆莫故地；但烏孫王却不敢決定。他就派遣各副使，攜帶財帛牛羊，分赴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不久，烏孫王就派遣使者數十人跟隨他回到漢朝答謝，趁便窺探中國的情勢。後來，這些烏孫使者回國，報告中國的強大富饒，因此烏孫王也就願和中國交往，並且娶了漢朝的公主，結爲親戚。他回國時，以出使有功，即被任爲大行。過了一年多，約在元鼎四五年間，他就逝世了。

他逝世後，所遣赴大宛等國的副使，都各借各國的使者回到中國，願和中國交往。但各國之所以願和中國相通，實因都信仰「博望侯」的名聲。出使各國的副使，都用他的名義，才得到各國的信仰。

蘇

武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蘇武平生最足稱頌的一件事，便是不辱使節，可稱爲中國古代的一位偉大外交家，也是現代外交界可以取作模範的人。他因得父親的蔭庇，少年時就被任爲郎官，旋又稍升爲移中庶監。當時漢武帝因匈奴連年侵擾中國邊境，一面派兵征剿，一面派遣使者賂充國等十餘輩，到匈奴言和，順便窺探它的虛實。它也遣使到中國。後來，雙方都扣留所派的使者，不放還本國。直到天漢元年，目鞮侯單于初立，因見勢力不足，一時不能敵漢，所以就借和漢室爲翁婿之誼的話，情願停兵言和，並將漢使路充國等都送歸中國。武帝見匈奴王這樣誠意，也就派蘇武爲瀛使，以中郎將名義持節送留在漢的匈奴使者回國。他奉命後，就偕同副中郎將張勝等，並募集衛隊百餘人，領匈奴的使者，向塞北出發。到匈奴後，不料該國王已大變態度，對待漢使，非常傲慢。當時，有降在匈奴的緡王和虞常等，正想乘機劫取單于母闕氏

賈。賈與張勝本係摯友，就和張勝私通聯絡，準備變事。事機不密，被匈奴王得知，就發兵將賈王等擒獲，賈意忠被生擒。張勝被殺，因此牽連到張勝，匈奴王大怒，便欲殺他。幸有匈奴王大將解脫，以爲非該殺罪，罪不至此。匈奴王當即召蘇武和張勝等受訊，他就對解脫大將說：「願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因面自殺。匈奴來電，忙將他抱着，召醫生救治。好半天，才蘇把他救醒轉來。匈奴王非常敬佩他的氣節，只把張勝收押。匈奴派人問候他的傷病。傷愈後，匈奴王就要他會審處當等人的罪，判定死刑。當時有一個降將衛律，以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罪當死，並提劍殺之，張勝哀懇願降，於是赦免了死罪。衛律又說：「願有罪，當相坐。」蘇武答道：「本無謀，又非親屬，何相相坐？」衛律提劍要殺他，他神色一些兒不爲驚慌，任其如何。衛律的意思，本想勸他投降，見武方不行，就改用柔語勸他進：「蘇君！君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亦然。空以身寄草野，誰復知之。」他聽了一句話也不回答。衛律又勸他投降，不然不免一死。他就大罵道：「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叛主背親

，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見爲？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視虜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煎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明知我不降，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衛律知道他不能降，就告訴匈奴王。但匈奴王更想設法使他降，把他囚在地窖，斷絕他的飲食，逼他投降。塞外天氣本極寒，當時又遇大雪，他餓極了，就咬着毡毯當飯吃，命雪當茶喝。因此，幾天後沒有餓死。匈奴王以爲有神佑他，又見勸他不降，就把他送到北海一個沒人到的地方，叫他牧養一羣公羊。許他到公羊能產乳時，放他回國。公羊怎樣產乳呢？那意思就是故意爲難他，使他因絕糧而投降。他到北海後，無人接濟他的糧食，只得撿取野鼠所儲的草果充飢。每天都拿着漢節作杖，在曠野牧羊，一刻也不離身。等到節上的鹿藿落完了，就成爲他的手杖。

武帝逝世後，昭帝卽位數年，匈奴又與漢和親。漢朝尋派他和隨從諸人的蹤跡，匈奴王許言他早已死亡。後來，漢朝又遣使到匈奴，常惠這時仍被禁在那裏，聽見有漢使來，就商請看守人，連夜同去拜見漢使，說卽一切經過，並請漢使對匈奴說，漢天子在上林射獵，得

雁足書，已知蘇武等在某地。漢使大喜，就照常惠的話說匈奴王難，匈奴王大驚，只得承聽，並許即隨漢使回國。這時跟從他到匈奴的人，除去投降和亡故的，只有九人。昭帝始元六年春，他和一行人，都到了長變。計從他出使匈奴，到回漢時，留居匈奴凡十九年。昭帝讓奉使不辱命，非常敬重他，就賜他奉一太牢，親謁武嘗陵廟，並封他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三坎，宅一區。昭帝逝世後，他以故二千石的資，共立宣帝，遂又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旋又因張安世保薦他，以他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爲先帝所敬重，所以宣帝即時召他侍詔官者署。接談之後，遂任他爲右曹典屬國。後來，宣帝因他爲著節老臣，派他主領朔望祭祀，稱爲祭酒，以示尊敬。他的長子因謀反被殺後，年老無後，宣帝與羣臣莫不憐惜。後知他在匈奴生一子通國，立即遣使贖回，任爲郎官。直到神爵二年，他才逝世。到甘露三年，匈奴王始來朝，宣帝追念輔佐的功臣，就召畫匠，在麒麟閣中壁上，將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萬望之稱德共十一人的相貌，都畫在壁上，並各署官爵姓名。

趙充國

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偷度，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漢武帝時，中國西境的羌人，常和匈奴聯合，侵略國土。武帝便派兵隔絕了羌人和匈奴的聯絡，又把湟中地方的羌人，驅逐出境。

羌人有一百多族，每族都有領袖，稱爲豪。他們自己常因意見不合，互相殘殺。其中勢力最大的一族，名叫先零。其次便是罕升（升，和年同）等族。

宣帝卽位時，羌人中本來意見不合的各族，忽然都捐棄怨仇，聯合起來。他們又和匈奴商量，一到秋高氣爽，騎馬肥壯時，便總動員向中國侵略。

宣帝得到這消息，立派義渠安國到羌族去調查。義渠安國到羌族，把先零等豪二十幾人召來，詢問一番。將其中性情狡黠的都一一斬首。又發兵攻打羌人，羌人被殺的有一千多。

義渠安國這種舉動，非但沒有征服羌人，反激起羌人的憤怒。於是羌人各族便堅壁圍城，向中國邊疆進攻。安國所統率的兵接戰不利，向後敗退。

宣帝見情勢緊急，問丙寅道：「如今邊境多難，誰可帶了兵馬，前去定亂呢？」那時有一老將，名叫趙充國的，年已七十多歲，爲愛國心所激動，自告奮勇地對宣帝道：「我年紀雖老，但幹這件事還很適宜。」宣帝問他道：「將軍以爲羌人的勢力怎樣？應該派多少兵去？」充國答道：「百聞不如一見，用兵尤其這樣，是不可憑空猜想的，我願意先到金城地方去，實地觀察後，再定攻守的方略。羌人的事變，是不易顯露的，願陛下派我去辦。」宣帝見他老而益壯，年紀這樣大，還肯爲國守邊，非常佩服，便笑着對他道：「好！就請你前去辦吧。」於是便派七十多歲的老將，前去守邊。

趙充國到了金城，便知須兵萬人，乘半夜渡河，天明，都先後渡畢。羌人知道趙充國已帶兵來，派幾十百個騎兵，前來偵察。趙充國說：「我們的軍馬遠道而來，很疲倦，不可去追逐他們。那些騎兵都很驍勇，不容易制服，恐怕是羌人的誘兵，不要上當。我們這次出來

，爲國家永遠安全計，應該把羌敵全部消滅，小小的勝利，是不值得的。」因此他令全軍不
圖聲色，鎮靜應付。

趙充國做事極謹慎，深怕羌人窺擊，常遠遠地放出步哨。行軍時，令各軍士都有作戰的
準備，軍隊每到一處駐紮，便築起堅固的營壘。他對部下，尤能愛護，在沒有作戰前，必先
計劃周詳，因此部下對他，都很信服。

羌人知道趙充國很利害，有許多帶着驚恐的態度，互相責問道：「現在還打趙將軍來
，我們還是不妥作亂的好。趙將軍已八九十歲，對用兵很利害，我們豈可再搗亂嗎？」趙充
國知道羌人中的意思，已不一致，有的主張和，有的主張戰，便利用這點，對他們宣布道
：「我們的大兵，是專殺有罪的人。沒有罪的羌人，可以自首，如能斬得大豪一人來降的，
賞錢四十萬；斬得中豪一人來降的，賞錢十五萬；斬得下豪一人來降的，賞錢二萬。那被斬
各豪的妻子財物，也全部賞給他。」於是許多羌人，因爲要邀功，便又互相殘殺，羌人的
勢力，分散不少。

那時羌人中，先零族勢力最大，兵力也最盛，侵犯中國的時候也最多。其次是罕奔族。

不過罕狝族和先零族的感情並不十分接近，且勢力也不廣，爲害中國，也沒有先零族大。有許多，主張乘秋季，先去攻打罕狝族。

趙充國畢竟是一個老於謀國的人，上書給漢宣帝道：「我們應先討伐先零族，羌人中這一族最強，它敗後，罕狝族還敢不服嗎？如果先攻罕狝，那麼，先零必助戰，反而使他們各族的團結，更加堅固。要消滅他們，反不是容易的事。這樣，國家將要受累十幾年。且秋季羌人土飽馬肥，進攻，反要失利，不如到明年正月裏，先去攻擊先零族。」

宣帝對趙充國的話，很以爲是。充國便去驅逐先零。先零族大敗，死五百多人，淹死的又幾百人。馬，牛，羊被充國部下擄去的有十萬頭，車有四千多輛。充國便遣兵罕狝族，令部下對罕狝族不許虐待，族人果來降伏。

其後，充國又攻先零，那時羌人投降的已一萬多人，充國知道他們一定會自趨滅亡，便對解散手下的騎兵，將一萬多步兵，分駐各要害，一面守邊，一面屯田

原來那時在西境的兵馬，有好幾萬，每月所需糧食頗鉅，軍費也很浩繁。趙充國擬用持

久計，先使羌人疲困，便想出屯田的辦法。把沒有開墾過的公田二千多頃以上，分給步兵一萬多人去種，平均每人分得二十畝。出產的穀，供給軍食，軍食問題解決，軍事才得持久，而國家所耗費的也減少。

年後，羌人的事變，果被趙充國『屯田保邊』的計劃所平定。羌人本有五萬多人，後來投降的有三萬一千二百多人，被殺的有七千六百多人，溺死的餓死的又有五六千人，脫逃的只有四千多人，因此中國西境邊患，便被七十多歲愛蘭的老將軍消除了。

馬 援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尸還葬耳。

馬援是東漢初年的一位軍事家。他平生最大的功勞，就是征服交趾和『五溪蠻』。光武帝建武年間，被封爲『伏波將軍』，所以後世又稱他爲馬伏波。

王莽末年，四方兵起，莽從弟衛軍林，屬招英俊人才，就將他和原涉都保薦給王莽，任爲新城太守。不久莽敗，他三兄昆時爲莽割垣山邊率，見大勢已去，就和他同隱涼州。東漢興起，光武即位後，他的三兄赴洛陽，復被任爲上郡太守，不久亦去。這時，他留居西州。當時隗囂擁兵佔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多歸順，皆引爲布衣交，由是名震西州，聞于山東。他也乘時歸囂，極受敬禮，任爲「綏德將軍」，共籌大計。建武四年，隗囂遣他到洛陽謁見光武帝，對光武帝深爲敬服，因此他就有心投漢了。回天水後，他就勸隗囂歸漢，但囂以天下未定，不知鹿死誰手，不聽其言。因此，他就一人攜眷到洛陽待光武帝詔用。不久，光武帝命他計劃招降隗囂之策，但囂始終不從。建武八年，光武帝自率軍隊伐囂，召他一同督軍，他就聚米爲山，預畫形勢，說明軍事分配情況，一目了然。光武大喜，依策而行，果然將隗囂覆滅。建武九年，被拜爲大中大夫，副來獻並諸將平涼州。當時五縣先零諸羌種，自隗囂敗亡後，都入關寇掠，郡守不能討，來獻就保薦他任保守之責。建武十年，又任他爲隴西太守。他到任後，即派兵征服諸羌，又奏請召金城客民回鄉，從

事耕牧，並遣人赴邊外勸說諸羌來降。從此，諸羌都不來侵，隴西遂平。

他在隴西視事六年，被徵入朝，任爲戶曹中郎。當他在隴西時，曾上書言：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起初三府官吏多反對，到他入朝時，纔復請光武帝實行，人民頗便利。當時，有妖人李廣等，以妖術惑民，聚黨作亂，勢力甚大，光武帝命他率諸郡兵萬餘人征剿，賊徒望風奔逃，不久即平。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因交趾女王徵側等，連年寇擾邊疆，就命他爲「伏波將軍」，率軍南擊交趾。交趾軍大敗，十九年正月，遂將交趾女王徵側及女王徵貳，擒斬首，交趾由此平服。光武帝得報，即封他「新息侯」，食邑三千戶。交趾既服，他就在兩國交界的嶺頭，鑄銅柱，立于嶺上，作中國邊界的標誌。他經過交趾各地，都爲建造城邑，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又改正交趾法律十餘條，使越人遵守。交趾政治文化，因此大有進。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率軍進擊「五鹿豐」，因深入險地，全軍覆沒。他聽到這消息，親自請罪軍征討。當時他已六十二歲，光武因他年老，不許他再勞動。他說：「臣嘗

龍披甲上馬！」說着，又親試給光武看，武帝笑道：「觀鏢說是翁也！」於是就命他率中郎將馬武耿弇等，並軍士數萬人，征伐「五溪蠻」。不料兵到壺頭時，兵士俱因暑熱難當，發牛瘟疫，多病死。耿弇等以為失策，就上書光武帝說：「伏願西城買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耿弇之弟）言。」光武帝因命黃中郎將梁松為監軍，他以為松乃友人之子，不加敬禮。遂被梁松所陷害，光武帝大怒，就把他的「新息侯」印綬追收回去。這時，他已感受暑疫，又兼年老，遇此種種激刺，遂至一病不起，于建武二十五年，卒于軍中。

班超

坦步葱雪 咫尺龍沙

折衝扞難 遂寧天下

漢時西域各國，常常侵犯，因此出了三個著名的使者，就是傅介子張騫與班超。傅介子

是西漢時的北地人，元帝時出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是西漢時的漢中人，武帝時開通西域的道路，使西域的許多國都臣服中國，封博望侯。班超最晚出，而他的功績也最大。

他少有大志，適巧那時他哥哥班固做校書郎，他便和他的母親一齊到洛陽。他的家境是很窮的，但他不願依人爲生，便常常受官家的僱傭，書寫文件，博得很微的報酬，藉以維持生活。有時寫得疲倦了，把筆一拋嘆道：「大丈夫卽令無他志，也當效馮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凡事案研問呢？」他人物卑微而發此大志；別的人都笑他狂妄，他悉根說：「這般無識小子，怎能知道我的壯志？」

班超在洛陽書記，好幾年，他的壯志，鬱鬱不得伸。恰巧那時明帝問到他，班固就對明帝說：「他爲官家書寫，受錢以養老母。」明帝便委他蘭台令史，後來因事免。顯宗十六年，竇固奉命出使巧擊匈奴，敕班超做假司馬，分帶一校兵去攻擊伊吾，在蒲類海和敵人開戰，大勝而回。這是我國大冒險家拋棄傭書生涯而發展雄圖的開始。

班超未出使西域以前，漢族與西域不通使命，已經六十五年。賢憲主持國政時，籌議邊事，主張通西域。賢憲既經歷試班超，知道他才高識廣，可以獨當一面而有餘，便派從事郭恂，和班超一同出使西域。像這種萬里窮荒，漢使一出玉門關，便步步走在荆棘叢中，艱苦萬狀，難以言語形容；但是班超却欣然受命，好在这次的是征是城樂不過的時候。

班超和郭恂持節向西進發，先都善國。都善國王廣接待漢使，極爲恭敬，布置歡迎的一切，十分隆重。但幾天之後，忽然解解起來。班超和他的官屬說：「你們覺得都善王的禮意淡薄了麼？這必是有匈奴的使者到來。他心中懷疑着，不知從漢好，還是從匈奴好，所以有這樣的情形。他叫侍候他的胡兒來詐他；」匈奴者已經來了幾天，現在什麼地方？」侍胡惶恐，不敢隱瞞。班超便侍胡圍起來，不准他逃走。

這時班超所帶的人，沒有一個正式武士，祇隨從他的三十六個人。既遇見這種事情，便召集三十六人，和他們一同飲酒聚談。飲到高興時，便用話激動他們說：「現在你們和我都是身處絕域，都是想立功以求富貴的。匈奴使者到纔幾天，都善國王對我們的禮貌便疏辦

了：假如魯國王將我們擒囚起來，送給匈奴，恐怕我們的骨頭也要被豺狼吃去。這怎麼辦呢？」僕西都說：「現在大家都在危亡的邊方，無論死生都跟着司馬。」班超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為現在計，祇有乘夜用火攻殺匈奴的使者。他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必定大為驚慌，這樣便可殺盡他們。只要把這個虛使滅掉，鄯善國一定嚇破心膽，我們便可以成功了。大家齊道：「再和從事郭恂商議商議。」班超怒道：「事情的吉凶就決在今天，從事是文人俗吏，聽這種計劃，必定嚇慌而洩漏秘密。那末，我們便死得無名了。」

班超既和部下計議停當，黑夜裏帶領眾人奔往虜營，那時恰巧起了大風。他令十人持鼓驛在廢舍後面，約定火起，大家都要鳴鼓大呼，其餘的人都帶了兵器，埋伏在門邊。班超佈置停當，便順風放火，伏兵前後鼓噪，虜營大為驚恐，不知所措。班超親手殺了三個人。他的軍兵斬掉匈奴使者支綽帶，副使離支，及士從三十餘人，其餘的百多名，都被火燒死。第二天他告訴郭恂，郭恂大驚，接着便有姝色。班超知道姝色自己成功，便舉手道：「請你放心，你雖沒有回去，但我決不獨占這功勞的。」郭恂言終，班超便把郭恂王買召來，將

匈奴使者的頭給他看，於是都善全國震動。且將都善王的兒子帶回封中國，作為抵押。

都善是近邊的國家，既先收服，那就沒有返顧之憂了。他們從誰堆和大漠，到了于闐，就是現在新疆的和闐。國王廣德對他的禮貌很疏，且他們的風俗，相信巫蠱，這般巫人都黨附於匈奴，因此巫人假送神言說：「于闐王廣德假使歸向漢朝，神必大怒，便要降罪於他。漢朝的使者有匹淺黑色的馬，趕快取來祭我。」廣德便派人到班超要求，把那馬給他。班超已經知道其中的實情，便允許他的要求，叫他命巫人自己來取。不久，巫人果然來了，班超便斬了他的頭，送到廣德那裏，並大加責罵。廣德已經知道班超在都善誅滅魔使的威名，因此大為惶恐，便攻殺匈奴的使者，自願投降。班超賞廣德以及他的部。

現在的庫車，就是漢時的龜茲，幅員寬廣，地扼要衝，是入回疆的門戶。國王名建，是匈奴立的，倚恃匈奴的威勢，據有北道。明帝永平十六年，他率兵攻破疏勒，殺了他的國王，而本國的左侯兜題做王。西域諸國對匈奴，好像是匈奴的右臂，班超西征的目的，就是剝削匈奴的右臂的。都善和于闐都是依遠兩可之國，並不是匈奴的死黨，降服他這批

魏延。魏延是一個大國，且向來是歸附匈奴的，要降服他，確是很難。所以魏延不直往魏延，但先下手，以折斷他的羽翼。太平十七年春，班超抄小路到了疏勒，離開兜題住的槃橐城九十里，派遣一個使者叫田慮的先去，預先囑咐他道：「兜題本不是疏勒的種族，國人必不十分服從他，假使他不肯降，便可把他捉住。」田慮既到，兜題見他很柔弱，看不起他，便沒有降的意思。田慮乘他沒有防備，突然的走，把他綁着。兜題左右的人出其不意，都嚇得紛紛奔走。田慮既成功，派人馳報班超，班超趕到槃橐，便召集疏勒的全部將吏，宣佈魏延無道的情狀，立疏勒以王的侄兒忠爲國王。於是國人都大歡喜。國王忠和他的官屬請班超把兜題殺了，但是班超要示威信於外國人，不聽他人的勸而把他放掉了。疏勒因此便和魏延結怨。

那時，天山南，只有一個強國，就是疏勒。魏延，焉耆。班超既得疏勒，其餘二國，自然成着唇齒寒，而連合着來對付他。永平十八年，明帝死了，焉耆乘中國大喪的時候，攻沒都護陳睦，魏延姑墨也乘勢響應，發兵攻疏勒。班超守槃橐城，和國王忠首尾相應。但是

將士單少，拒守一年多，肅宗初即位，因陳陵新沒，恐城越軍將不能自立，便下令饒他回國。

齊超等三十六人到西域，降服三十餘國，他的功績不能說不大；但是他的志願卻還沒有完全達到。現在皇上要召回去，別人都以為他必定不肯立刻從命的，不料他一奉到詔書，即刻動身回朝，毫不顧惜，大家都覺得奇怪。殊不知他心願已深，臨事謹慎，他的志願雖未了，卻不肯孟浪從事。因當時陳陵新敗，形勢危急，姑等國都與漢為難，他孤立於一隅而楚歌一唱，假如恃着血氣之勇，輕舉妄動，把事情弄壞，自己一身倒不足惜，可是大局要緊。所以他並不急急進取，奉詔回國，再行設法。

他臨行時，疏勸全國人民都十分憂念。疏勸都尉蔡奔說道：「漢書如果拋棄我們，我們必定仍為龜茲所滅，我實在不忍見漢使回去。」他說完，便拔刀自殺了。班超隨途經過于闐，于闐國內王侯以下，都哭着道：「我們依賴漢使像小孩子依賴父母一般，使者萬不可去。」羣衆抱住他的馬脚，使他一步不能前進。班超不得已，祇有仍回疏勒。那時疏勒稱城，自

從班超去後，權又持降龜茲，而與鄯善國連兵。班超捕殺反叛的人，又擊破渠頭，斬殺六百餘人，疏勒才得安定如常。

建初二年，班超率領兵，康居，于窰，拘彌的一萬人，攻破姑墨石城，斬首七百餘。他想趁此餘威，平定其他各國，便上疏奏請朝廷遣派軍隊來助。他疏上的意見十分切實。那時有一個平陵人徐幹，可算是班超的同志，也是一個冒險家。他上奏皇上，自願前往。建初五年，朝廷便以徐幹爲假司馬，率領兵從數千人，到西域去助班超。

當班超請兵，而漢兵還沒出發時，莎車因力量不敵龜茲，便背漢投降，就勸鄯善也同時叛變。那時恰巧徐幹趕到，班超便和他攻擊鄯善，將其打敗，斬首千餘級，俘虜無數。

漢既遣兵，想進兵以龜茲，又恐兵力不足，便想借各國的幫助。那時有一個大國名烏孫（現在的庫車城），在天山北路各國中，土地最爲肥沃，氣候亦佳，因此便成爲此時的強國。班超上書朝廷，遣使招慰烏孫，和他連合兵力。章帝聽信，便拜班超爲將兵長史，加高官職，以壯他的聲勢。並命徐幹爲假司馬。另外再遣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帶龜烏

，賜給烏孫的大小昆彌。

當李邑奉使走到于闐時，恰巧遇到龜茲和疏勒交戰，荊棘遍地，路上十分危險，他嚇得不敢向前，又恐怕因怯懦得罪，便上書皇上，說要想收服西域決不會成功；又捏造謠言，說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在外國非常安樂，並沒內顧之心。班超知道這回事後，卻不上書辯白，只痛切地責自己；竟毅然把妻室拋去，專心一志的計劃收服西域各國。

元和元年漢朝又遣張假司馬和恭等四人，率領八百個兵士到班超這裏來。班超因聲威已經很盛，便徵調疏勒于闐兩國的兵去攻莎車。莎車王暗中派人運動疏勒王忠，並送許多珍寶以作餌。忠果為利所動，竟反漢，跑到烏即城固守。班超便另立他的府承成大為疏勒王。繼而疏勒所有不反的人，一起攻忠，打了半年，忽然康居國派遣精兵來救援他，因此漢兵不克攻下。班超知道氏國新近和康居締結婚姻，甚為親睦。便派人帶錦帛送給月氏國王，叫他勸諭康居王，不可助疏勒于忠。康居王罷兵，並叫疏勒王忠捉了回去。烏即城便投降。

忠既失了國王的尊位，旅居在康居國裏，心裏深怨漢朝。日子既久，他又說勸康居王，

備未聞損傷，勝崇和龜茲王商定，用詐降計來騙班超。班超早已識透他的詭計，表面上故作不知，接受他的請求。忠心中大喜，以爲班超中計，便帶輕裝騎兵來到漢營。班超預先佈置兵卒等他，並設酒樂款待。等到酒過數巡，便喝令士卒把忠綁起，就在席前斬首，並擊破他的餘衆，殺七百餘人，於是天山南一道都歸順漢朝；一騎相通，沒有抵抗的人了。

元和二年班超調于寘等國的兵二萬五千人，再攻莎車。但是龜茲王遣左將軍徵調溫宿，姑墨，尉頭各地的兵共五萬人來救莎車。班超召集檇和于寘王商議道：「現在我們兵少，不能抵抗敵人，不若各散去，你可從此向東，我亦可從此向西，到夜晚鼓聲起時，便可出發。」他又把俘虜放了。這是他用的計策，故意使俘虜逃歸，以告知龜茲王。龜茲王知道了，果然大喜。他自已帶一萬兵埋伏在西界想截班超的歸路，溫宿王帶八千兵埋伏於東路，想截斷于寘的歸路。班超知道兩個虜王已經出發了，便秘密召集鄯隊，雞鳴時殺奔莎車營來。莎車營大亂，被漢兵追殺五千多人，奪得他們的馬畜財物，不計其數，莎車遂降。龜茲等國，也就各自退散。從此大漢的威望震動西域。

起初月氏國會討漢兵攻擊軍師有功。這年，賈珍寶得拔獅子等，請求和漢公主結婚，被班超拒絕，月氏從此心懷怨恨。永元二年，月氏派王謝，帶六七萬來攻。當時漢兵很少，聽到這種消息，大為驚恐。班超到他們寬慰道：「月氏國的兵雖多，但奔走數千里越葱嶺到這裏，沒有運輸接濟，何足憂懼。只要收震堅守，他們飢餓窮迫，自然來降。不過數十日，便可解決了。」以後月氏兵果飢迫，搶掠又無所得。漢軍料他們糧盡，將向龜茲求救，便派兵數百，在界等候截擊。月氏王謝，果然派遣使者，帶金銀珠玉去賄賂龜茲王，才到東。漢兵發起遮殺，全部殲滅，持使者的頭給謝看，謝大驚，立即遣使認罪，懇求保身生命。班超許可，放他回去。月氏國因此大震驚，納貢歸附。龜茲、姑焉，溫宿都一起投降。朝廷拜班超為都護，命幹為長史，白霸為龜茲王。其時白霸還在漢朝，朝廷派司馬姚光送他回國。龜茲向來颯強，如今新敗，班超乘戰勝的聲威，和姚光一直到他國裏，強迫龜茲人廢尤利多而立白霸為王；並教廢王和姚光同往京師。班超又恐龜茲再反，便自居乾城鎮壓，又使徐幹屯駐伊勒。此時各國都已降服，既無形勢，危類，尉犁等國，因從前曾殺

漢朝派駐的都護，心懷恐懼，不敢來歸。

班超約定一個日期，大會各國的國王。他知道商人貪利，揚言說，凡來會的都有重賞。於是焉耆王廣，尉黎王汎，及共毘等三十人，相率到會。他們的宰相須久等十七人恐怕被殺，都逃到海上，危須國王也沒有到。大家坐定之後，班超發怒，請問焉耆王廣道：「危須王爲什麼不到？須久等什麼逃亡？」便喝令吏士拘住廣汎等人，一齊斬首，把他們的頭傳送京師。又立元孟爲焉耆王。他留在焉耆半城，撫慰民衆。於是西域五十餘國，都歸附漢朝，進貢寶物。班超從初以三十六人入西域，到這時，已經二十二年了。朝廷十分嘉許他，下詔封他爲定遠侯，食邑千戶。

永元十二年，班超因久在絕域，想歸祖國，便上疏求歸，詞意懇切，但朝廷置之不理。他的妹子班昭代他上書請歸，措詞更爲懇摯，和帝大爲感動，便調班超回國。他在西域，前後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他的胸脅間本有疾病，回朝後，更加重，和帝賜錢問疾，結果無效，是年九月病故，時年七十一歲。

傅介子

直趨大漠心方壯

不斬樓蘭誓不同

傅介子是西漢時繼張騫後立功西域的一位勇敢外交家。武帝因聽張騫的話，欲通大宛諸國，曾屢遣漢使出西域探道；但使者路經樓蘭龜茲等國時，常被殺害。因此，武帝曾遣趙破奴王恢等率軍征討，破龜茲，屢擒樓蘭王，樓蘭遂降服了漢朝。但當時的匈奴，正在強盛的時候，聽說樓蘭降漢，又要派軍征討，弄得樓蘭王進退兩難，只有派了兩個兒子，一個押在匈奴，一個押在中國。不過樓蘭與匈奴爲同種，所以總是幫匈奴的地方多，到昭帝初年，又不與漢通，並常回殺漢使。元鳳四年，昭帝就遣介子以駿馬監出使大宛，並帶道尹責樓蘭王等遮殺漢使的罪。樓蘭王立出謝罪，並帶匈奴者才經對樓蘭。介子又到烏孫龜茲等國，都嚴責其王，不感讓匈奴使者經過，都服罪認錯。到介子從大宛回到龜茲時，龜茲王就告訴他

匈奴使者剛從烏孫到此，他立作率領衛士，將匈奴使者誅殺了。回國後，昭帝因他勇敢有功，升任中郎，調署平樂監。

昭帝元鳳四年，他對大將軍霍光說：「樓蘭龜茲等國，時常反覆，若不用嚴厲手段對待，實不足以服之。」又說：「前次馮嫺時，見龜茲王極懦弱，前往將其刺殺，以伸國威。」霍光以龜茲路遠，樓蘭就在邊疆，此舉或易辦到。所以轉告昭帝，派遣他去。他奉命後就率領士卒，並攜帶金幣，揚言是賜賞各國的，首先就到了樓蘭。樓蘭王起初並不怎樣招待他，他假意辭別，走了不遠，就吩咐隨來的翻譯回頭對樓蘭王說：「漢使帶有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們就要到西國去了。」又把帶的黃金，給那隨的翻譯人看，這人連忙就去報告樓蘭王聽。樓蘭王因貪漢物，就趕到前站來見他。他見樓蘭王自來，已入彀中，就設酒相待，並將金幣陳列出來，樓蘭王因此盡歡大醉。他看樓蘭王已醉，就起身對樓蘭王說：「漢天子使我告訴王一句話。」說着就起身走進帳幕，樓蘭王這時財迷心竅，也就跟着他走進幕帳。兩旁立刻走出兩個衛兵，拿着利刃，從背後將樓蘭王殺了。帳外的樓蘭人，看見國

王已死，都驚慌逃去。他當時即出帳對樓蘭官吏人民說：「你們國王，因叛漢有罪，天子遣我來誅他。現在，漢帝立前次質子在漢朝的太子爲王，且漢兵也就快要到樓蘭了，你們不可亂動，動時就要亡國。」說完，他就將樓蘭王首級割下，帶回長安，報告昭帝，這，朝廷的將軍大臣，都驚服他的勇敢有功。昭帝因他不費一兵，而建如此大功，特封他爲「益陽侯」，食邑七百戶。刺殺樓蘭王的士卒，也都補爲侍郎。

陳 湯

士固惜茲多口

縱躍馬康居振奇西域祗餘老淚洒長安

漢宣帝時，鄯支單于叛中國，稱霸西域，各小國很怕他，常踏踏踏踏，中國這次遣使，也給殺死，中國政府爲明瞭西域情況，於建昭三年，再遣陳湯與延壽前去調查。

湯與延壽到了西域，遇着湯的機警的手段，不多時，已把西域各小國踏踏踏踏的關係，

調查了清楚，一天，湯與延壽商量：「如今鄧支單于勢力強大，遠近都知道。他常常侵略烏孫大宛，如佔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掠月氏，東佔烏弋，幾年之間，西域各國必給必吞滅淨盡；並且他天性驕悍好戰，如讓他繼續下去，不但爲西域禍首，實也不利於我們。鄧支單于雖離我們極遠，而他沒有堅固的城池可守。如果我們屯田養兵，再聯絡的烏孫將士，直迫他的城下，他敗，則無處可逃，如守，實是等着死。難得的機會，千萬不可錯過。你的意見怎樣？」延壽也認爲有道理。伊說：「機會雖好，還是請示一下才好，不要操之太急，」陳說：「我認爲不必事前請示，因我知道衆公卿們商訂重大國策，非他們所見到的，別人建議，從來不肯依從。我們倣效，再補塞好了，」延壽膽小，凡事不敢負責，頗不贊成他的意見。這時延壽恰好患病，湯天生有一種敢作敢爲，機警果斷的個性，既然自己認爲可作，那怕天落地陷也要去試一下，趁延壽生病，他獨自假借皇上的命令，調發隊伍，延壽聽說，驚得病也顧不了，急起來制止。他見延壽阻止，怒不可遏，揮劍叱延壽道：「大衆已集齊，就要起事，小子想沮敗大家的志趣嗎？」延壽既受威脅，又看事實已成，不得已認爲他

去作。這時二人才共同上疏，自動矯制發兵的罪過，又說明發兵伐胡的原因。

湯集合漢胡兵士共四萬餘，編成六個校，三個取南路，攀越葱嶺，徑入大宛；三個校自溫宿國出發，順北路入赤谷，經過烏孫，康居，到了池西。而康西州王抱閫，此刻正帶數千騎入寇赤谷，殺略大昆彌一千多人，斃死牲畜很多，恰好漢兵此時正路過赤谷，他就轉頭抄襲漢軍後方，湯遣兵出擊，結果把他打得抱頭鼠竄，斃命者四百餘，所俘的大昆彌人也爲湯所得。湯遣他們回家，他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給漢軍送了許多馬牛羊。軍入康居境，湯下令，兵士不准搶掠百姓，僅請出一位重臣磨墨，說出漢兵的來意，與他飲酒聯盟後，即遣回，遂又前進，離單于城六十里許即宿營。夜晚捉獲康居高官員色子作嚮導，他是屠墨母親的弟弟，平素極恨單于的強橫，深知單于的情況。第二天漢軍出發，在離城三十里地方紮營。單于這才着了慌，急遣一問漢兵來意，湯答道：「單于會上書給我大漢皇帝，哀訴困居塞外的苦，願臣服漢朝。天子哀憫單于拋棄大國，屈居康居巖上，故遣都護軍來迎。」單于恐伯左右驚動，不敢親自出城談判，僅遣使往來傳達雙方意見。延壽與湯對使者說

「我們跋涉萬里，人畜都精疲力乏，食用也完盡，實無法歸國，務望單于與大臣幫忙。」

第二天，再啟程至郅支城。里許乃止，並列好戰鬥的陣勢。

單于方面也佈好了陣勢。城上軍旗高豎，兵士持弓披甲，殺氣凶凶。城外也有數百騎兵，來往馳騁巡邏，不時來誘漢軍接戰，每次都給漢軍擊退。漢軍更迫近城下，郅支騎步兵不敢抵抗，嚇跑了。延壽與湯命令兵士聞鼓聲四面圍城，鹵楯當前，戟盾居後，高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被迫不過，下樓從土城中射漢兵。土城外又圍有木城，很堅固，漢軍不易攻擊，傷亡頗衆，不得已發火燒木城，單于的抵抗力這纔大挫。原來，單于聽說漢兵來，疑是康居怨恨自己，引漢軍報仇，本想逃走；後又聽說烏孫等國也都發兵，自認已無處可去。出外視察了一遍，回來對部下說道：「漢兵遠來，不宜久攻，我們不如堅守。」才決定堅守的政策。夜裏，漢軍幾次却營，都未成功，及天亮，四面火起，擂鼓聲，呼喊聲，與房屋燃燒的霹靂聲，到處互相咆哮，降居兵眼看不能得勝，又退却下去。漢軍才毫無忌憚地攻入土城，單于同百餘人都逃入內宮，漢兵縱火，兵士爭入，單于破膽死，尋獲漢使二人和谷吉等所呈的

國書。又斬閼太子，名王等、一千一十八名。活捉百四十五人，投降者千餘人，都賞給他們城郭，令他們維持地方的治安，戰爭了結。西域別的國家，見單于已去，都爭先恐後來依附中國。從此西域暫時平定。

延壽與湯等同國，乃上書說：「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蕃，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獨在西域稱霸，中國也沒有奈何他，並且對待人民暴虐，罪惡昭彰，臣等擅自發義兵討伐。幸賴陛下洪福，終於把敵人消滅，西域人民無不稱快。臣等又懸單于等的頭顯於豐夷街頭，明示誰敢萬里侵犯強漢，就給以同樣的懲戒。」

滿廷文武，多認爲湯等有功於國，雖矯制發兵，也應原諒。獨中書令石顯與丞相匡衡抵死反對，老咬住矯制發兵，實應治罪，以懲後人。原來石顯有一個姐姐，他很想把她嫁給延壽，而延壽不中意，拒絕了，從此銜恨，時想趁機報仇。匡衡呢，思想固執陳腐，深惡湯等，越犯自己的職權，擅自決定討伐單于，又造假詔發兵。他們不僅反對湯等，且捏造事實，說湯等的兵士，搶掠庶民的財物，下令就要檢查。湯等氣不過，又上疏說：「臣與兵士修萬

盛歸來，不但不要降旗，反賜兵士以解衣檢查，這顯然是在給支報仇，實屬法外情。」

湯等得元帝的垂念，總算沒有治罪。皇上召集大臣們討論湯等的功勞時，又惹起石顯匡衡劇烈的反對。「延壽與陳湯犯法，不殺，已算做幸，如再加爵位，則以後出國使臣，必恃陛下之寬容，乘機出事。勝利猶可，敗則給國家招禍，此例實不可開。」

石顯匡衡見元帝不加罪於湯等，已憤慨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又見加功於湯，實在氣不過。

元帝本意願嘉湯等功勳，如此，則與元老重臣匡衡等的意志相違，遲遲未能開口。結果會議難久，終沒有決定。宗正劉向則站在正義的立場，替湯等辯護。見元帝不能決定，乃上疏說：「鄧支單于因殺漢使，可以數百計，事實昭揚，遠近無不曉得，強漢的威信，因此而傷毀不知多少！羣臣憤慨，陛下動怒，趁時遣兵討伐，從未忘懷，今湯等統帥疊兵，深入絕地，百出生死，既攻陷康居老巢，又斬了單于頭顱，國旗高揚於萬里之外，勢及昆山的原野，掃盡谷吉等的恥辱。萬夷莫不懼伏。湯等的功勞不算不小！而事實上，湯等既未得報，反而受刀筆官吏的氣，以得喋喋不休，臣覺得這實在不是鼓勵士吏的辦法。這次湯等討伐單于

，並沒煩勞漢兵，也沒有用我們一斗軍糧，而得平定西域的大功，理應得厚賞。臣切望陛下賜其爵位。」

元帝既得多數重臣的贊許，乃決定封湯等爵位。按匡衡石顯意思，封延壽為義成侯，封湯為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另賜黃金百斤。委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後來，延壽又改任城門校尉，護軍都尉，不久死於任上。

匡衡等對湯等的免罪，封爵，心裏着實不滿，唯抵不過大家的意見，又不能違犯元帝的命令，遂勉強忍耐下去，但對湯等從此結了更深的怨恨。元帝去世，成帝剛即位，匡衡就向成帝陷害湯，說他出使西域時，曾私自收沒庶民的財物。但因湯剛被赦，不好治罪，匡衡沒有如願以償。

後來湯上書，說康居椅子，不是他親生兒子，但調查結果實是王子，湯因此得欺上的罪，本來要處死，後因大中谷永的幫助說話，才免。但爵位從此被奪，貶為一個士伍。

次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給烏孫兵包圍，勢很危險，請速發燉煌駐軍援救。丞相王商，大

將軍王鳳與百官商議數日，不能決定方策。鳳忽想到陳壽策略很好，又熟悉西域各國的情形，可請來商量，成帝召湯來見，湯打到支時，曾得了一種寒病，病雖好，兩臂從此不能伸屈，他入見時，成帝令勿下拜。成帝對他，明會宗被殺的情形，湯謝辭說：「將相九卿，賢才俱備，小臣已年老無用，不足謀劃大事。」上說：「國家有難，請君不要謙讓。」湯奏說：「臣愚見，此事不必憂慮。」上問什麼緣故，湯說：「臣深明我敵雙方的戰鬥方，五個胡人只能抵當一個漢兵，因胡刀劍朴鈍，弓弩不利，這是臣在西域時親見的情形。如今聽說胡人已學得我們方法，兵器大加改良，然也不過是三當一而已。兵法常說：「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包圍會宗的敵人雖多，然終不能打敗會宗。因此臣望陛下勿憂。輕行軍一天可走五十里，重行軍一天只能走三十里。如此計算，燉煌兵，已趕不上。等達到地點的時候，也只是報仇的預備軍了。」上問：「那怎麼辦呢？解圍有把握沒有？度量何時可解？」湯心底有把握，知道烏孫不能久攻，圍攻不過是數日事情。因此說：「現在已經解圍，臣計算五天內，當有捷報。」他們談話第四天，果然解圍的軍書送來。大將軍王鳳見湯實有戰略的天

才，又請湯辦理從事中郎幕府的事宜。

未幾，湯因某事，又遭邪臣所讒，充軍燠煌。郎耿育寶替湯不平，乃上書皇帝，俾湯的冤屈。成帝由此得知湯受冤，乃令湯歸來長安。湯此時已年老，又給流離逃亡的生活所折磨，不久即死於長安。一代卓犖的外交家與戰略家，從此永遠逃出嫉臣的牢籠！

竇憲

率羌胡邊雜之師、

一舉而空朔庭。

竇憲的性情果剛，暴躁，人家怒看個一下，都要肥之於懷，乘機報復。後因恣意殺人，得了死罪。他自己上書請求討伐匈奴以贖死刑。這時，恰巧南單于請兵北伐。皇上乃委竇為車騎將軍，掌握軍印，並派執金吾耿寶為副將軍，派遣北伐軍五校，邊疆十五部騎兵，及羌胡兵出塞討伐。

第二年，竇憲與耿秉各派四千騎兵，及南匈奴天谷蠡王帥子西歸騎兵，出盤鹿塞；南單于屯兵於厲河，派萬餘騎出西夷谷；度遼將軍劉湯及綠邊義從羌胡兵八千餘騎，及左賢王安國萬騎兵出綏陽塞，約定會師於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關鑿，領馬耿種耿種，以及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營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會戰於稽落山。結果，北匈奴大敗，兵士擄散，被俘衆多，單于逃去。更追擊其諸部落，遠臨私渠北碣海。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皆運斬首。獲馬、牛、羊、橐駝一百餘萬頭。於是柳韓等八十一部，率衆投降，前後共二十餘萬人。竇憲、耿秉等遂登燕然山。北出塞外已三千餘里。他們在此刻石以表揚大漢的威武，紀念大漢的功德。並令班固作銘頌頌，憲乃奏師歸國。

憲等回國後，派遣軍司馬吳汜，梁諷持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北單于官兵不時叛遊，汜諷所到處，盡爲召降，前後還萬餘人，後於兩海邊尋獲單于。感嘆漢朝的朝信，更示謬賜，單于拜受，單于很感動，遂帶其部隊與梁諷一起回國。到了私渠海，聽說漢軍已入塞，乃遣其弟溫禺鞨王，率兵入侍漢朝。

後憲與北匈奴勢弱力薄，遂欲消滅。次年又遣右校尉耿，驍司馬任尙趙博等，追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北單于大敗，斬獲甚多。北單于逃走，不知去向。

憲既不殺匈奴，威名大震，遂以耿襲任尙等作瓜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毅之之徒，皆置爲幕府，以著述文章。其部屬驕縱，威脅朝臣，文武官員俱感不安。和帝這時已年長，乃下令逮捕，殺其家屬，並勒令憲自殺。

劉

琨

聽勒不檢，

臣無歸志。

劉琨少年英俊，與范陽祖納，都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那時征虜將軍石崇，在河南金谷湖中有一別廬，極爲華麗，致賓客，天天以賦詩取樂，琨參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尙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三王討王倫時，以琨爲冠軍，率宿衛兵三萬

距成禮王款，驥於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問輔政，因其父兄皆有嘗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尙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問敗，范陽王植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甌王越諛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植於許昌，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往救，未到，而植敗，琨與植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植，及植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植濟河，共破東平王懋於廩丘，劉喬南逃，始與父母會面。又斬石超，降呂朝，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因功封爲廣武侯，賜二千戶。永嘉元年，徵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

那時并州饑荒，百姓南遷，餘戶不滿兩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門至晉陽，府寺焚毀，尸首滿地，卽令活的，饒贏也無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他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如有寇盜，都來抄襲，常以城門爲戰場。百姓把耒耜耕田，把鋤地，琨撫慰百姓，甚得民情。那時劉元海在離石，相隔三百多里，他祕密地離間元海

內都，有萬餘人落歸降。元海甚懼，遂在蒲子築城而居。在官沒有一年，流人都漸歸還，雞犬之音，各地即可聽見。

永嘉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限期與猗盧討劉聰，不久，猗盧父子互相圖謀，盧及兒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暹先質於盧，衆皆附之。現在暹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都來歸琨。琨由此復振。適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他，而他自以士衆新組，想用銳氣威脅石勒，箕澹諫說：「他雖是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法御。今內收鮮卑的餘穀，外抄殘胡的牛羊，暫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等歸化威義後，再用之，則功可成。」琨不聽，盡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石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州震駭。繼而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再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次寫信遊琨，想同他共助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他，甚相崇重。與琨結親，並拜爲兄弟。那時西都不守，元帝釋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桓嗣勸進，於是河朔平定，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

建武元年，琨與匹磾約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啗血載誓，檄諸方守，都集中興國。琨與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匹磾從弟末波受勒厚賂，獨不進，乃阻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那年元帝陞琨爲侍中太尉，并贈名刀。琨答說：「謹當躬執佩，誠緘二虜。」匹磾奔其兄爽，琨遣世子羣送他，而未波率衆半路擊匹磾，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羣爲幽州刺史，共結盟攻匹磾，密遣使送羣請琨爲內應，遺此書爲匹磾遞騎所得。時琨別屯敵征北唐小城，並不知道。後因事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他說：「我並不疑你，所以告訴你。」琨說：「與你同盟，共助王室。仰望憑你的威力，雪國家之恥！兒書密達，決不以一子的原故，負你而屈義。」匹磾素看重他，初無害他的心。不幸琨的庶長子遵等懼誅，不聽匹磾命令，匹磾疑誅，隨將他殺害。

祖 遜

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此河

祖逖從小便有大志。他眼見晉室衰弱，常受外人的欺侮，因此常想找個報國的機會。他怕自己身體安逸慣了，不能辦事；每於中夜，聽得雞叫，便起身拔劍起舞。他說這樣鍛鍊身體，不忘國難，將來當可實現救國的志願。

那時政府的人，只知爭權奪利；匈奴便乘機侵略。同時洛陽以東，羣盜紛起，都去依附匈奴。匈奴中有一名叫劉曜的，帶了兵馬，浩浩蕩蕩，直向洛陽殺來，更有王彌，石勒，也各帶兵馬，一同進犯。因此洛陽城破，懷帝被擄。

後來西晉滅亡，元帝渡江，定建康爲首都。長江以北，可說完全被異族人佔去。石勒得勢後，滅匈奴。中原地方，從匈奴手中，轉移到石勒的統治下。

祖逖生在這種山河破碎的時代，怎不自勵心傷！於是便在京口地方，集合了許多驍勇善戰的健兒，對元帝說：「現在國家大亂，實在由於皇族爭權，自相魚肉，使一般野蠻民族，乘機流毒中原。現在北方的許多亡國之民，天天在異族鐵蹄下受號，都想反抗。現在你果能派兵遣將，使好像我祖逖這等人率領，恢復中原，我想在鄉在野的一般英雄豪傑和愛國志士

，沒有不「望風響應的。」元帝素來沒有北伐的決心，起初不肯，後來竟允許。不過只給他些糧草，和三四匹布。至於兵器，都要祖逖自己去設法。

祖逖覺得從此即可實現報國的志願。便帶了一百多個軍官，北渡長江。當祖逖渡江時，真所謂「百感交集。」長江裏的水，滾滾東流。烟霧瀰漫了江和天。北望中原，正是敵人盤據的地方。觸航到中流地方，祖逖愈想愈心痛，愈想愈憤激，雪國恥的烈焰，燒毀了一切。於是情不自禁地拿起槳，打着船邊，發誓道：「我祖逖這次前去，如果不能肅清中原，決不生還！」

他渡過長江，暫留在江北淮陰地方，一面招兵買馬，一面製造武器。一切都準備好，便帶所招的二千多人出發。

他先解決譙城地方的流民。石勒見他竟敢對抗，派大將石虎，圍困譙城，來勢非常兇猛。幸虧祖逖的救兵趕到，石虎才解圍而去。

那時有個陳川的，自稱陳留太守，也是晉朝人，手下也有些兵馬。當祖逖收復譙城時，

陳川派手下的將軍李石，率兵相助。祖逖待李頭很好，李頭常嘆道：「我如果能跟隨祖逖，在他手下做事，雖死也沒有餘恨。」陳川知道這件事，以李頭不忠於他，便把李頭殺掉。不料李頭的部下，都去投降祖逖。陳川愈加惱怒，於是和祖逖決裂，投降石勒。

陳川投降石勒後，祖逖認他爲叛國，便派兵討伐。陳川向石勒求救。石勒又派石虎，帶精兵五萬，和陳川的部下，攻打祖逖。祖逖因衆寡不敵，只得退守。

後來祖逖派部將韓潛，守住陳川曾經駐過的舊城，石勒也派部將桃豹住守，雙方在那裏相持。桃豹佔住西台，韓潛佔住東台，桃豹的兵從南門出入，韓潛的兵從東門出入，這樣互相堅持了四十多天，雙方不敢動手。

祖逖這時故意用許多布袋，裝滿了泥土，看去和米袋沒有兩樣。派一千多人，把這些泥袋運上東台。一面又派幾人，運幾真的米袋，故意停在路旁。桃豹部下的兵，上前搶米，運米的人都假裝不敵，紛紛逃去。桃豹軍中，正缺少糧食，軍心快動搖起來；現在搶得了米，又看見東台上堆着米袋，以爲祖逖軍中，一定糧食豐足，真是所謂士飽馬肥，不覺愈加懼怕。

起來。於是挑豹派人到石勒部下另一個將官名叫劉夜堂的那裏去請求接濟糧食，劉夜堂便用驢千頭，運送接濟。

這件事被祖逖知道了，預先派兵埋伏在泚水一帶。因此，千頭驢子經過泚水，驢子和糧食全被祖逖的兵奪去。

挑豹知道，他夜帶兵向燕城溜走。祖逖也不放鬆，派兵追趕，且常常在路上邀擊石勒

的兵。石勒部下投降祖逖的一天多一天，晉朝失去的地方，也一處一處的收復。祖逖到這時，雖然已慢慢實現了他救國的志願，但並不因此驕傲。在軍中，仍舊和將士同甘苦；且勸部下在沒有戰事時，從事農業。對於投降的人，款待得很周到。因此黃河以南，從前被石勒部

征服過的地方，都仍舊歸附晉朝。

祖逖亡國後，練兵積穀，預備進一步收復黃河以北的土地。正在大功垂成時，晉朝政府却派戴淵去做補西將軍，黃河以南的軍隊，都歸他管轄。祖逖因為戴淵雖有才學，但沒有遠大的眼光和偉大的識見，因此心頭頗有不快。後來又聽說政府內部意見不一，將有內亂。他知

道北伐的大功不能完全達到，竟氣憤成病，不幸竟死在軍中。祖逖生時，做豫州刺史；他死後，豫州一帶地方的人，都好像失去了父母一般地悲。有許多地方立祠紀念。愛國的祖逖，死後也可以說極哀榮之至。

謝

安（附謝玄）

不是東山謝安石

誰知絲竹卽蒼生

謝安自小就風神秀逸，沈靜有識略，頗爲時人重視；成年後，好遊山玩水，放逸自高，當時要人，聽到他的名聲，想羅致之，他都堅辭不就。他家住在會稽，所以常和王羲之放情於丘壑之間。他的家庭本是仕宦之家，就在當時，和他同輩的兄弟親戚，也大多青雲直上，很替門楣生光，唯有他則處處退却，「不忤不求」，因此他的老婆便問他道：「你爲什麼不做官？」謝安掩鼻而笑道：「恐不免耳。」到他的老哥謝萬丟官後，他纔有出山的意思。桓

這倣征西大將軍時，就請他做司馬，他臨上任時，朋輩戲笑他道：「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謝安聽了，不覺有慚愧色。謝安見桓溫時，頗和尋常屬吏見上司不同，他的態度從容自然，歡歡喜喜地縱談半生，和桓溫一談幾乎一個整天，弄得旁人甚覺驚奇。隔日，桓溫去答拜。謝安正理髮，安固遲緩，下人代他看慌，桓溫瞥見了，特別吩咐道：「讓司馬一切安頓，再見吧。」他那種大方態度，直叫一個赫赫威風的大將軍，都羞慚不為顧心下氣。

謝安一度的成功，全在這種安閒自若不慌不忙的無畏精神上面。這種精神，他的名和字實足以代表。他的名是『安』，字是『安石』，都表示『安定不搖』、『臨危不懼』的精神。有一次請他還沒有做官，和許多朋友掉湯浮海，忽際風濤浪湧，形勢險惡，其他齊生，都嚇得面無人色，不知所措，惟有他臨風吟嘯，依然自若；划船的人，因他高興，所以不住地往前划。到後來風勢更急，謝安從慢慢說道：『如此，將何歸耶？』到這時，諸夫纔回棹，歸向這句話，用現在的白話說，便是：『那末我們究竟要到那裏去？』本來他們坐船浮海，

獨的是玩耍，沒有其他目的；但見風浪大，便叫舟回岸，未免暴露書生胆小的本色；謝安這般從容不迫地問一聲，同樣有使舟人回漿的效力，絕不顯露絲毫恐慌，所以同船的書生們無不佩服他的膽識。

桓溫當時曾讀過一次廢立的故事，威權赫赫，不可奪運；但他對謝安竭力拉攏；簡文帝崩前時，桓溫保謝安受遺詔。這個地位，在帝王時代是萬分險重的，因為這便是託孤的遺思。桓溫所以保薦謝安，是有作用的。因桓溫當時南征北伐，功冠一代，早有篡逆的計劃，則是人才，都想拉到他的勢力下，藉為己用。可憐謝安一上台，便不願為桓溫作私人；他雖是文人身，却有大無畏的精神；因此桓溫便想害他。一次，桓溫叫謝安和另一個受遺詔的大臣，桓胤之去見他，他特別在幕後運服軍士，想將他們二人當場殺死，以達篡奪晉室的目的。當時匡胤之懼怕，固問謝安研究怎樣辦，謝安神色不變地道：「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祇好跟謝安同見桓溫，到了那裏，坦之汗流浹背，領衣盡濕，並嚇得手板都顛倒，不敢說半句話；而謝安却從容不迫地坐在席上，坐定，便對桓溫說：謝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

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桓溫笑道：「正是不能不爾。」於是兩人便笑談了一天，桓溫竟打銷了他的預定計劃。晉室因而又穩定下來。事沒發生前，謝安與王坦之的名望，可說不相上下；但自此事後，大家纔知王坦之的才具，不及謝安遠甚。

更有一事，尤爲驚人，就是謝安鎮靜工夫的效力，有時竟戰勝百萬外寇。原來晉朝統一後，不到四代，內因宗室的自相殘殺，外因匈奴及氐羌的勃起，鬧得天下大亂，長江以北，淪陷在異族的宰制之下。到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堅帶了六十萬的步兵，二十七萬的騎兵，大舉進犯，想把東晉一鼓蕩平，統一天下。秦兵到淮淝一帶，晉京人心大震，大有岌岌不可終日的模樣。晉帝任謝安爲征討大都督，抵抗苻堅，同時任謝安的姪子謝玄率兵八萬做前鋒。正待交鋒，謝玄去請示謝安，謝安很從容地說：「已另有計劃了。」因此謝玄也不敢再問。另一將官再向他請示，他便吩咐車馬一同到山間別墅中去和親朋游耍，並親自和謝玄變棋。在平時，棋藝是謝玄好，但在這一天，謝玄因心理恐慌，所以便輸了。這樣游玩了一天，然後從容回府，不慌不忙地指示各將領的特別任務。謝玄到前方，便用五千精銳，擊破秦

軍的前鋒，乘勝直進；秦軍據澗水而守，晉兵不能渡，謝玄便派人向秦軍將領說：「君懸軍深入，而置陣澗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師稍却，使晉兵得渡，則決勝負，不亦善乎？」秦將堅說：「但引兵稍却，俾之半渡，我以鐵騎蹙殺之，無不勝也。」因是遂命令軍隊後退。殊不知軍隊不退則已，一退不可復止，晉兵渡水衝鋒，秦兵一潰不可收拾。

晉兵勝利後，驛書送到謝安地方，他老人家正在奕棋，把驛書約略看了一遍，便扔在牀上，面無喜色，依舊下他的棋。客人問什麼消息，他答道：「小兒輩遂已破賊，」好像這種勝利，是他早所預料，事後毋須歡喜，事前更不必惶懼的樣子。

謝安的功勳，一是匡弼危若累卵的晉室，二是擊破苻堅對東晉的侵略。他一生的成功，完全在「鎮靜安詳，」「一危不懼」上面。唯其他有大無畏的精神，所以能安反側，定人心，而立出人意料的功效。

劉仁軌

朝鮮半島 畫入版圖

年垂八十 豈不懿歟

劉仁軌生於隋時。隋末羣雄並起，謀倒煬帝，蔚成一大革命運動；但劉仁軌却沒參加。所以天下大定後，他沒有顯露一點兒頭角。在四十歲時，還祇是縣官；終太宗之世，他沒有騰達。五十八歲才做青州刺史。五十九歲時，唐高宗爲完成太宗征高麗的空願，令劉仁軌從山東帶兵，渡海進攻，才開始了他立功異域的事業。後來他做了宰相，就以征高麗爲關鍵。當時，在朝鮮半島有三個國家，高麗在半島的柄上，凡半島中部，以至現在遼寧的大部，都屬於牠的版圖、三國中勢力最強；在半島的端上，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新羅，在北部；一個在南部，叫做百濟。新羅有親中國的傾向，而百濟倚高麗的奧援，常常侵略新羅。當時的中國，對這些國家，往往以宗主國自居；對他們的爭端，也往往以仲裁調停自任；但高麗和百

露總是不服，因此唐室便決定討伐。征服百濟時，起初是蘇定方，但百濟後得日本和高麗的援助，重復叛唐。這時重定百濟，征服百濟的，便是劉仁軌。

蘇定方擊破百濟，曾生虜百濟國王，留兵鎮戍，不料日本一方和百濟的舊將福信勾結，雙方派了大兵，擁那僑居日本的百濟王子扶餘驪爲主，於是鎮戍百濟的唐兵，頓陷危險；唐高宗便召劉仁軌去援救，累破敵兵，進逼在存城。不幸，在高麗圍攻平壤的蘇定方，因久圍不下，自行退兵，因而百濟又得高麗的援助，形勢頓形吃緊，諸將都請回國，高宗也下令爲難，或暫避新羅。但劉仁軌道：「春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

且令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披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同時，他上疏力陳當地形勢，請速增援。稍後，他和新羅擊敗百濟。高宗見到他節節勝利，便增兵添將，軍心大振，屢破百濟的要隘，並在白江（高麗鎭江）口擊破日本海軍，焚燬倭舟四百餘艘，百濟遂平。到李世勣征高麗時，雖繼忽又叛唐，劉仁軌再討平，朝鮮半島，遂盡入唐朝版圖。他年將八十時，官至

左僕射，八十四歲死。唐代第一次和日本高麗衝突，而擊敗日本的，便是劉仁軌。

張

巡（附評遠）

巡呼雲日南八男先死耳，不可爲不義屈。

雲笑曰：將欲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放不死。

天寶十五年，正月裏，安祿山造反，天下大亂，張巡起兵討賊。不過，他的部下只有二千人，扼守着雍丘城。這時，賊將會狐潮，帶了四萬大軍來攻，張巡雖然兵少，但他一點也不害怕。他把軍隊分爲兩隊，留一千人守城，其餘一千人，又分爲數隊，由他自己領着，開了城門，直衝出去。他自己身先士卒，一下衝到敵人軍中，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賊軍因此大亂，大敗而回。

第二天，令狐潮的軍隊又來，他們人多，所以把雍丘城圍困住；並用雲梯來攻城。這時，張巡叫部下紮了許多草把，灌了油，點着火，從城上拋下去，雲梯都被燒毀，賊軍又敗。

回去。

這樣地守六十天，大少數百戰，兵士們都穿着盔甲吃飯睡覺，裹着傷再戰。因此，賊軍終於失敗。

過不多時，令狐潮補充軍隊，又來攻雍丘城。他因和張巡本是朋友，所以親自來雍丘城下，請張巡說話，張巡就在城上見他。他說：「唐朝的天下，已經完了，你帶很少軍隊，守着這座危城，就是想盡忠也不能。你能够和我在一起，我包你立刻富貴！」張巡說：「你平常不是開口忠義，閉口忠義的人嗎？今天，你的忠義那裏去了？自己不忠不義，還要勸人家不忠不義嗎？」張巡這一番話，罵得令狐潮啞口無言，羞慚滿面地回去。

令狐潮知道張巡不肯降，就用大軍把雍丘城圍得水洩不通。他想，等城中糧盡，你不降也沒有辦法。一直圍了四十多天。這時，皇帝逃到西蜀，別處不發兵去救，雍丘城很是危險。令狐潮覺得這時再勸張巡出降，或者有效。他就寫一封信，送給張巡，並和張巡部下六個大將說通，叫他們勸張巡降。那六個大將說：「敵人的勢力非常大，我們城小糧盡，現在皇

帝又不知生死存亡，苦守只有吃虧，不如投降吧！」張巡見如此，知道他們早有計劃，怕一時激變不易收拾，就表面上允許他們。

第二天早上，張巡升堂，堂上掛着天子畫像，把大小將官一齊召集來，那六個主降的將官也來到，他先說一番軍人應該忠心報國的話，隨即大罵這六個主降的人，罵後叫人拋出斬首，這樣一來，軍心大震，誰也不敢再說投降。

可是，這時城內的糧食感到缺乏。恰巧，探子探知令狐潮的軍隊有幾百船的鹽和米，快要運到。他故意出城紮營，使賊軍專心對付他；他却一面暗暗地派了勇士，不動聲色，很快地跑到河邊去截住賊軍的糧船。奪取一千斛的鹽和米，拿不走的放一把火燒光。得到糧食，他便撤去城外的臨時兵營，退回城裏。

後來，城裏的箭用完，張巡叫部下做許多草人，給他們各披上黑衣在夜間用繩子吊下城去。令狐潮望見，以為城裏的兵出來劫營，便命弓箭手只管用箭射，到相當時候，把草人吊上城去，平安得了幾十萬枝箭。過幾天。城上又用繩子吊下人去，賊軍以為還是假的，

笑道說：「還是來借箭的，不要理他。」因此毫不防備，那知這回吊下去的，不是草人，而是五百個敢死隊。他們衝進賊營，一邊砍人，一邊放火，營壘倒了，營帳燒了，賊軍大亂，退却十多里。

令狐潮又是慚愧，又是憤怒，再添軍隊圍攻。一天，張巡部下的勇將雷萬春，正在城上督戰，他面上中六箭，仍是立着不動。令狐潮看見，也暗自吃驚，不信世間竟有這樣的鐵漢。遠遠的向張巡說：「我見雷將軍的勇敢，才知道你的軍令森嚴，可是天道已定，你們的努力也是空的，」張巡罵他道：「你連人倫也不識，還談什麼天道？」

後來雍丘城的柴草和水都完了，張巡騙着令狐潮說：「請你把軍隊退若干里，讓我們走吧！」令狐潮不知道這是假話，就把軍隊退後數十里。這時張巡率領全城軍民，出來取水取柴，取足後再回城內守着，令狐潮又上一次當，心裏怒極，就再領兵圍城。

這座小小的雍丘城，由張巡守着，真像鐵桶一般，任令狐潮的軍隊怎樣攻打，總能不被。相持一百三十多天，賊軍又是敗退。

至德二年，安祿山死後，他的兒子慶緒繼着爵位。那時，安慶緒就派手下的大將尹子奇，領十三萬軍隊，圍攻睢陽城。這時睢陽城的太守許遠，請張巡救援，張巡知道睢陽城是江淮一帶的屏蔽，形勢極重要，萬一失去，江南卽行危險。所以離開雍丘，領部下到睢陽。許遠迎接，非常歡喜。許遠自己覺得才學不及張巡，請他主持軍事，他並不推辭，把這守睢陽以保障江淮的重責，放在自己肩上。

他的副軍，號令森嚴，信賞必罰；又能和部下同甘苦，共生活。部下來見他，不分將校士卒，一律整衣接見。將士有臨陣後退的，回頭一看，往往就看見他站在後頭，說：「我在這裏，誰你替國家出死力打仗。」並且，他的目力和記性特別好，部下的士兵，只要見過他的面，以後就能認得。因此，睢陽城內雖只有六千多個守城的軍隊，經他一次訓練，無不受他的感化，打仗無不是一當百。有一天，他的軍隊，和尹子奇的軍隊，一連戰了二十次，他的軍隊，越打越勇敢，越打越有精神。加以張巡的足智多謀，時常出奇計，殺敵賊軍，弄得敵人沒有辦法，圍了幾個月，不見效果，只好解圍退去。

這一年五月，尹子奇率的軍隊，剿虜子後，有了充足的軍糧，又來圍攻睢陽。此時，張巡還是想辦法來對付。一天晚上，他忽然命暗鄉下在晚上鳴鼓移隊，好像要出戰的樣子，賊軍聽見鼓聲，連忙戒備，以為張巡的軍隊要來，所以大家慌忙極了。那知道一會兒，城上的鼓聲停止，軍隊也分散，賊軍的探子，偵探城上的兵沒有動靜，報告尹子奇，尹子奇說：「他們那裏敢夜裏出來，不過是憑張聲勢罷了。」就下令軍隊，各人解甲睡覺。張巡就趁着這賊軍毫不戒備的時候，命令南霽雲等一班勇將，開城門，衝到賊軍營裏，賊軍措手不及，又吃了一次大虧。

有一夫，尹子奇手下的一員番將，帶大隊騎兵，搖旗吶喊，直衝睢陽城下。張巡命勇士數十人，都帶撓鉤和弓箭，從隱僻的地方縋下城去。埋伏在沒有水的護城河裏。事前約定，一聽鼓聲，就大家一齊動手。這時，那員番將正城下耀武揚威，不料「瑟瑟琴」一陣鼓聲，埋伏在護城河裏的勇士，大家一閃而出，鉤倒番將的馬，擒住番將。尹子奇營裏的軍隊看見，連忙派兵搭救，又被勇士們一陣箭擋住，不能上前，只好張大眼睛，看着這邊的勇士們，

把那番將送上了城。

張巡要想射死尹子奇，可是在千軍萬馬之中，分不出子奇在那裏。他苦想一個計策，叫將士們故意用蒿草做箭，射下城去。賊兵中了這蒿草箭的，以為城上的箭用完，心中大喜，趕快跑去報告尹子奇。張巡由這邊認明子奇的所在，叫南霽雲用箭射他，南霽雲一箭射去，正中子奇的左目。主將受傷，要醫治。賊軍無主，只好退兵，於是睢陽城又暫時解圍了。

這一年的七月，尹子奇的軍隊又來圍攻睢陽城。這時，睢陽城快要絕糧。從將校到士卒，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一點米，吃稀飯都吃不飽，真是危急萬分。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軍裝褻臨淮，兵多糧足。張巡知道這件事，連忙派南霽雲到臨淮去求救，南霽雲領三十個勇敢的士兵，各人騎着馬，突圍而出，賊兵約有一萬人包圍他們，南霽雲張弓，搭箭，左射右射，賊兵無不應聲下馬，於是就退了去。南霽雲等便日夜不停的趕到臨淮。見了進明，把來意說出。進明道：「淮陽城到了這地步，存亡已經決定，還用什麼救兵呢？」南霽雲說

「城決不會就破的，如果你肯出兵而城仍破，我願意拿我的生命來感謝你。」霽雲說着不

覺流下淚來。原來賀蘭進明這人，一向忌妬張巡的才幹，恐怕借兵給他，打退尹子奇，又長他的威聲，不願出兵。但又愛南霽雲的勇敢，想把南霽雲留下來，在自己的部下聽候調用，所以，就辦豐盛的酒菜，招待南霽雲。且請了許多軍樂隊，在旁邊奏樂助興。

這時，南霽雲站起，流淚說：「我昨天離開睢陽城時，我們的將士，已經一個月沒有吃過飽飯。現在，你不肯出兵相救，雖是如此優待我，我怎能忍心獨享，卻使勉強的吃，也不能下咽喉嚨！我來的使命是借兵，現在既是借不着兵，我當下一個指頭，表示我的確盡了責任，回去好報告主將。」說着，拔下身上掛的刀，立時斬斷一個指頭，滿座的人大驚失色，南霽雲離開座位，轉身走出。

南霽雲借兵既沒有達到目的，帶三十個人離開臨淮，當走出城時，插出一枝箭，向城內一座高塔射出，他發誓說：「等我肅清賊軍後，一定來滅賀蘭氏，這枝箭是我立的志向！」南霽雲回到睢陽，剛巧大霧，賊兵不知有多少軍隊，不敢應戰，他才平安進城，見了張巡。把經過情形，細說一遍，大家只有相對而哭。

後來，有些人覺得城內糧盡，城外沒有救兵，與其在這裏等死，不如放棄這座城向東退。張巡和許遠商議的結果是：「我們不能放棄睢陽城！因睢陽是江淮一帶的保障，如果放棄，賊兵一鼓而南，長江，淮河一帶地方，就保不住，所以，爲着國家的大局計，只有死守，守到死爲止！」

這時，睢陽城的米，早已吃完，就吃草根和樹皮。睢陽城內的士兵，除戰死的以外，病死的病死，餓死的餓死，只剩下千六百多人，且都是瘦弱不堪，連開弓的力氣也沒有。賊軍知道這些消息，更加力攻城。可是，張巡這時，仍然督率守軍，用盡最後力量，抵禦他們；他們用雲梯爬城，張巡就叫兵士們放火燒；他們用木馬衝，張巡就叫兵士們弄下石頭。賊軍爲免犧牲計，也就不來硬攻，只是在睢陽城的周圍，掘壕溝，豎木柵，和張巡軟拚下去。張巡兵力不足，也只好讓他們圍困。

後來，草根和樹皮都吃完，沒有辦法，就殺馬吃，馬又吃完，就雜取天空的飛鳥吃，搜捕洞裏的老鼠吃；飛鳥和老鼠都吃完，便把鎧上的牛皮，竹製的弓和箭，都煮熟勉強的吞下

去。

張巡後又派人突圍去討救兵，救兵又不來，這時，睢陽城內，糧盡援絕，真是到了生死關頭。但爲國家的大局，他們情願餓死。

這年十月，城內這時甚麼也沒得吃了，可憐，苦守了十個月的睢陽城，到底被賊軍攻陷！

張巡見城已破，他便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向西面再拜道：「臣力已用盡，活不能報皇上大恩，死一定要變厲鬼殺賊。」話猶未了，賊兵已經進來，張巡和許遠一班人，統統被賊兵捉住。子奇問張巡道：「聽說你每天臨陣時，必張目切齒，難道我同你有甚麼私仇嗎？」張巡道：「我恨不得把你這逆賊，一口吞下肚去！」子奇喝令左右推倒斬首。於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張巡，便和他的部下雷萬春，南霽雲，姚闢一班人，一齊遇害！張巡至死顏色不變，死的那一年，他才四十九歲。

張巡，許遠一班人，領六千士兵，因守孤城，抵抗賊軍十萬多人，支持十個月，實是

得不容異議。……

。既而顏 杲 卿

忠貫日月

義薄雲天

顏杲卿是書香子弟，他的兄弟們如真卿，春卿，暉卿。都以書法著名。安祿山聽到他的聲望，上表薦為營田判官，兼常山太守。後安祿山造反，杲卿和長史袁履謙在路上晉謁，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他們與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祿山賜衣向履謙說：「我們倆為什麼要穿這樣衣服呢？」履謙覺悟，乃與真定合賈深，內丘合張通幽，計謀起兵討賊。從此杲卿辭病不視事，使他的兒子泉明往返有議。又遣人對太僕尹王承業，暗地呼應。那時真卿在平原，早就看透祿山要反，密密養些敢死隊，作為拒敵之用。現在遺物廬述到常山，

背地告訴杲卿，約起兵斷祿山歸路。杲卿得此消息，大喜，以爲兩方面夾攻，可挫賊西鋒，又假借祿山命，召欽湊神衆來常山，給他們犒賞。欽湊率大軍到時，恰恰是薄暮，杲卿故意說夜間不開城門，叫軍隊住到城外，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攜酒食妓樂到城外犒勞。欽湊及其黨徒都大醉，乃斲欽湊頭，又殺他的大將潘惟慎，賊黨盡殲滅，把尸投到潯沱水裏。履謙以欽湊頭示杲卿，杲卿喜歎得流淚。

以前祿山遣將高邈，往幽州征兵，且到薊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適賊將何千年從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往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把他們解到常山。千年對杲卿說：「今太守想盡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常山軍隊皆係烏合之衆，不能打仗。應當深溝高壘，勿與敵人爭鋒，等北方軍隊到時，併力齊進，並叫趙魏各地，斷燕薊要路，北軍必被擒。現在應當聲言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荊陘，同時再使人對張獻誠說：「你所領的多是團練的人，沒有堅甲利器，難以當山西勁兵，這樣一來，獻誠必解圍逃去。」杲卿用他的計策，獻誠果逃去。團練兵都潰散，於是河北各地響應，有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唐

天子擢你爲平盧，范陽，河東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有什麼對不起你，而你反呢？我宋代都是唐臣，極守忠義，恨不得殺了你，還跟你造反嗎？安祿山大怒，把他同袁履謙等縛赴天津橋，網到柱上而梟之。罵不絕口，賊割掉他的舌頭，問說：「你還能罵麼？」杲卿含胡而死，年六十五。顏氏一門死於刀鋸的，三十餘人。自杲卿被虜後，諸郡又爲賊兵佔據。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郭子儀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

功蓋一代，而主不疑。

郭子儀是唐朝的第一個名將。他之成爲名將，不僅因他有軍事的天才，還在於他的謙遜。他處的時代，是昏君當國，小人在朝，天下大亂；但他能不問成敗，一而再，再而三，始終不離不棄，功蓋一代，而主不疑。

他年青時，曾習軍法，謀常斬死。給李太白見到，覺他的容貌不凡，特地替他營救，因此才得不死。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於范陽。當時，天下承平已久，百姓不習武事，所以倡亂之後，河北各地，望風瓦解，除郭子儀顏真卿顏景腳之外，唐室之大，幾乎沒有一個臨難赴難的志士。郭子儀已有五十四歲，他還祇是一個九原太守。這個職位，不過和前清時的知府相當。直到安祿山席捲河北，朝野驚惶，才使郭子儀做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這時祇要存一點懼恐心理，怎肯出來擔當這樣一件大事。因那時，悍將勁卒，都在安祿山手下，同時叛兵軍勢甚銳，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他不過是一個太守，領兵甚少，當然不是安祿山的敵手。但是他絲毫不存畏懼心理，毅然地率兵赴難。這時有一個向來輕視郭子儀的同事李光弼，聽郭子儀做了節度使，便跑到他那裏謝罪，因他們兩人治兵，仰下的觀念，寬嚴不同；郭子儀向來是主張寬大的，李光弼則主張嚴格的，所以意見整納，竟至連吃飯時，都不交一語。當時郭子儀恨他區怨懷恨的話，很可以給他一些小小的懲戒。但他胸襟闊大，目光宏遠，不

獨把過去的嫌疑全部捐棄，還抱了李光弼泣道：「今國亂主遷，非余不能東伐，豈讓私忿耶？」於是，他便將自己的軍隊，分一萬人給李光弼，且上表朝廷，保李光弼做河東節度使。郭子儀後來成爲千古名將，不在他有軍事的天才，而在他有闊大的胸襟。

這時，安祿山已席卷河北，進陷洛陽，子儀光弼匆匆率兵出井陘，屢破敵人後方，收復河北許多地方。但唐室前方將士，太不中用，不久潘關失守；玄宗帶楊貴妃倉卒奔蜀；長安也告陷落。這時玄宗的兒子李亨在靈武被擁爲君主，就是肅宗。肅宗接位後，便命郭子儀率兵入衛，進規東西兩京。因此他便假道山西入關。輾轉抵達靈武，被任爲兵部尚書，不久因軍功，進爲司空，及天下兵馬副元帥。將攻長安時，肅宗對他說：「事之濟否，在此行也。」郭子儀道：「此行不捷，臣必死之！一可見他的忠義奮發，已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與叛逆戰於長安的西面，大破賊兵，斬首六萬級，遂克京師；不久又大破賊兵十五萬於雋關，收復洛陽，因此進郭子儀爲司徒。安祿山那時已死，他的兒子安慶緒便狼狽逃至河北；安祿山的舊將史思明等，也搖身一變，向唐室輸誠。這時唐室命運，方有復蘇希望，而郭

政又給李輔國魚朝恩等一般宦官小人所操縱。他們都嫉忌他的功勳，很想將那些必爲後患的叛將收容起來；好使他沒有再行立功的機會。宦官魚朝恩爲想奪郭子儀的功勳，抬高自己的身份，使肅宗詔九個節度使的兵馬，使這九個節度使，立於平等地位，不相統屬，而魚朝恩自己却定了一個很特別的官名叫做「觀軍容使」，代表肅宗統率諸軍。這樣一來，郭子儀的地位，不期然而然在他之下，和其他八個節度使處於平等的地位；同時有了功勳，也可歸功於自己的調度有方，假使失敗了，他也可隨便委責於人。計劃的狡猾，真可使忠臣效力無方，欲哭無淚。但詔頒之後，郭子儀坦然無介，和其他的節度使，協力進兵。然魚朝恩是個不懂軍事的宦官，他怎麼能指揮軍事；郭子儀固恢廓無涯，不以爲恥，而其他的八個節度使，却不能不暗暗地不平，使他們一股熱誠，爲之冷卻。同時沒有統一的指揮，兵多不獨無濟於事，反足爲害；所以安慶緒得史思明的援助後，竟至大敗官軍；這時假使不是郭子儀勸兵斷後，官軍必有全軍覆沒之虞。但魚朝恩回朝後，不獨不自慙，還把這次敗仗的罪，全推在郭子儀身上。於是肅宗便將郭子儀召回京師，命他將朔方節度的軍權交給李光弼，同時發表以

李光弼爲兵馬副元帥的命令。郭子儀率召後，立即就道，將士看他受這樣的大委曲，都哭泣勸留，他不獨毫無感慨，反好像咎有應得的樣子，將做臣子的大義，曉諭部下。

後來，李光弼爲史思明所敗，河北山西各地官軍，也都危急，肅宗知道非郭子儀不足以安定，所以再起用他，使他做河北諸州節度使，出鎮絳州。子儀見危受命，便匆匆就道。一到軍中，諸軍肅然就範；大功甫奏，忽然肅宗死了，代宗繼立。這時，朝廷有兩個宦官弄權，一個叫李輔國，被任爲司空兼中書令；另一個叫程振元，被任爲驃騎大將軍。這兩個小人，忌郭子儀功高望重，便在代宗面前，不住地說壞話，以致代宗對郭子儀很不放心。於是郭子儀的軍權，再剝削，復離間散；同時他的副元帥地位，又爲他的一個部將僕固懷恩所代替。但程振元魚朝恩這般小人嫉才的行動，在唐室的中興諸將心裏，引起極惡的印象。這時的正朔，雖已粗平，但人心解體，禍患一來，便有土崩瓦解之憂。果然到廣德元年，吐蕃二十餘萬大軍入寇，邊將告急，程振元都不給代宗知道，直到吐蕃逼近長安，代宗才知道這麼一回事，召郭子儀出鎮咸陽，抵禦吐蕃。這時，他聞敵日久，部曲離散，手下並沒有一兵一卒

代宗下詔命他親寇，殊不知他既不統兵，如何親寇？在第二個人處於這種地位，必然替其身，不再赴難了。但他依然覺得有出而赴難的義務，便着手招募，祇得了二十個騎兵。他請程振元添撥軍隊，而程振元在這種危難時，還想陷害忠良，竟不給他兵馬。他從咸陽回長安，代宗和官僚們都已出奔陝州；政府的軍隊，因失了統帥，也都譁變逃散。他打聽得這些軍隊，都逃在商州，便帶了二十騎到商州去招撫，得卒士四千人。他揮淚曉諭士卒，使之共赴國難，士卒都為忠義感發，聽他指揮。郭子儀帶這種薄弱的兵，抵禦二十萬入寇的吐蕃，無論如何是不濟於事。但因他奮不顧身，因他歷來威名，他的兵沒到長安，吐蕃便聞風逃走。在這個當兒，我們可以看到，唯有郭子儀才是持傾扶危的真忠臣。因吐蕃入寇時，代宗曾詔各鎮節度使，派兵救京師；可是大家因官官管權，賞罰不明，都持觀望態度。

吐蕃給郭子儀嚇跑後，內亂又起。我們說過，吐蕃入寇時，許多統兵大員，都觀望不前。其中李光弼本想坐觀國家敗亂，以謀他個人的利益，不料久處閒散，手無一兵一卒的郭子儀，又會消弭這樣一個危機，實在出乎他的意料。他這種投機心理，一旦暴露，那些本來受

郭子儀統御的部下，便立刻表露輕視李光弼的態度，隨而不聽指揮，因此他更羞愧而死。還有一個統兵大員是僕固懷恩，他本是郭子儀的部下，因魚朝恩程振元嫉妬郭子儀，才設法將郭子儀的部隊歸他統率，同時並以郭子儀天下兵馬副元帥的地位，歸他接替。但他因地位的隆高而驕傲，因驕傲而有謀叛的野心；到吐蕃去後，代宗因他手握重兵，不棄勤王，特地詔他入朝。他奉詔後，知入朝不是好事，便決定謀反。當時唐室的兵權，內輕外重，所以外邊的擁兵大員，叛旗一揭，朝廷便要驚慌失措。朝廷中人頗主張以郭子儀代懷恩，因懷恩的部隊，原是郭子儀一手訓練出來的。那時有一個外官，從朔方來京，代宗召問，那外官道：「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不召而來耳。』於是代宗便使郭子儀做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明令發表後，懷恩的將士，才知道郭子儀還在人間，歡欣鼓舞，盼郭子儀早日降臨，都不聽懷恩指揮。等郭子儀一到汾州，懷恩的部隊，投奔他的，竟有數萬人。懷恩知道他來，將士必不用命，預先帶親信逃靈武，和回紇與吐蕃勾結，驅他

們郭子儀已死，中原可圖。因此回紇吐蕃竟派十多萬兵入寇，京師震駭。這時，郭子儀方從朔方回京，代宗又命他設法抵禦，同時召他問計。他道：「懷恩無能爲也。」代宗道：「何故？」郭子儀道：「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因此他率兵出鎮奉天，他的部下都請戰。郭子儀道：「虜深入我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遠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因此下令軍中道：「敢言戰者斬！」回紇吐蕃到來一看，知道唐軍有備，所以便不戰引退。不久，懷恩暴病而死，回紇吐蕃意見不和，他知道了，便派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原來在平祿山造反時，回紇曾派兵入援，受他指揮。懷恩騙他們入寇，就是說他已死。現在聽到他約他們共擊吐蕃，他們不由得不信，問使者道：「郭公尚在此間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因此郭子儀便決定單騎去見回紇，並對諸將道：「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他的部下勸他選鐵騎五百作從衛，他道：「此適足爲害也。」他的兒子郭晞扣馬諫道：

「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他道：「今戰而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平賊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家全。」於是遂單騎去見回紇。回紇見郭子儀單騎而來，非常驚駭，各酋長都執弓注矢，以防不測。他見到他們這樣惶懼，便「免胄釋甲，投槍而進。」於是他們認識是他，便相率下拜。他下馬扶起他們後，便質問道：「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回紇的領袖道：「懷恩救我，言大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

既爲懷恩所誤，負公寔深，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於是雙方訂盟，共擊吐蕃。吐蕃知道了，便當夜逃回。回紇和郭子儀追擊，大敗之。自後，回紇和吐蕃有隙，彼此交惡，不能爲唐室之患。

這次外患平後，他便回到河中。此時他已八十多歲，因軍中糧食不足，他便首先舉關荒地百畝；他的部下，見他這樣勤勞，也都照樣墾荒，軍中的糧食得以自給。郭子儀的功勳，本僅獨步唐朝，並且歷古少有；爲了說明他這種高超曠達的曠度，我們還可看一看他的幾件

駭事。有一次，他的小兒子（這個小兒子會娶代宗的女兒，）和他的老婆吵鬧道：『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他的老婆，便去告訴代宗。代宗這事，很認爲郭子儀的人格，所以說道：『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後郭子儀聽到這件事，便將他的小兒子囚起，親自入朝待罪。代宗對他說：『郭謂有之：』不癡不變，不作阿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因此郭子儀便將兒子打數十杖了事。有一次，郭子儀的祖墳，給人盜發；有人說是魚朝恩的主使，想藉此破壞他的風水；魚朝恩爲他這事，也造了一個他將謀反的謠言，因此京師人心惶惶，都不自安。後來，郭子儀朝見代宗時，代宗問他究竟是誰的主使，可按法嚴辦。他道：『臣久將兵，不能養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壽也。』於是人心大安。又有一次，他出征回京，魚朝恩邀他在某地相見，有人告訴他：『朝恩謀不利於公，』勸他不要去。他道：『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所以竟和幾個家僕去會。魚朝恩那時確不懷好意，但料想他決不敢來，所以見了他，非常驚怪，問他何以如此簡從而來。郭子儀便將

所聽得的謠言告知，並謝魚朝恩關心他安危的好意。到這時，那個嫉賢害能的魚朝恩才自然而然受他感化，撫膺流涕道：「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從此魚朝恩不再說他的壞話。又有一次，他保薦一位縣官，朝廷的小人不理他。他一下都懷忿，言下大有勸他拿一些手段出來。但他是却毫不覺得失了面子，說道：「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某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又何怪焉？」因此大家都佩服他。

郭子儀之所以能立大功而不危及自己的生命，保全自己的福祿，享受百世的賢名，就因為先有海闊天空的胸襟，披瀝高世的人格，律己以嚴，待人以恕的精神。到八十五歲的高齡，他便在富貴榮華之中逝世。

李光弼

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治師調整，天下服其威名。

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李光弼的性格嚴肅沈毅，有計謀，小時不好玩耍，善於騎馬射箭，他在河西王忠嗣府當兵馬使時，忠嗣待他頗厚，但待以前的老將也不如他，嘗說：「他日領我的兵的，一定是光弼。」不久，他襲他父親的荊郡公封號，以破吐蕃吐谷渾的功勞，進雲麾將軍。天寶十三年，朔方節度使安忠順上表奏他爲副使，管理後方事務，愛他的才德，欲以女兒嫁給他，他藉病引退。後又因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的奏薦，才又還長安。

安祿山反，郭子儀奏薦他的才幹，他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又救真定。常山的人民團結起來執賊將安思義，安思義降。自顏杲卿在常山死後，那裏曾作過戰場，到處都是屍首，光弼臨哭之。凡是被難的家族，都從優撫卹。那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二十九天不下，光弼得思義，不殺他，向他開計，他說：「現在軍隊剛開河，一路

疲勞，突然與敵接觸，恐不能當。不如接兵堅守，候機而出。虜兵鋒銳，可是不敢遇見挫折，一遇挫折，就氣沮心離，此時便可出兵。」光弼聽到這話很高興，便移軍入城。第二天，思明兵兩萬，浩浩蕩蕩直圍到城下，光弼不出應戰，只以勁弩五百射之，賊不敢攻城，稍將隊伍退到道北。光弼在敵的南邊出兵，將隊伍紮在滹泥河兩邊。當天饒城的敵人五千到八門，光弼探知後，遣步騎各兩千，劍旗息鼓，伺賊正吃飯，襲而盡殺之，思明驚，引退，然將常山糧道截斷，城裏缺草，只得把襤草喂馬。光弼用車五百輛到石邑取草，徃者都穿着鎧甲，並用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陣而行，敵人沒有辦法。適恰那時郭子儀收復雲中，詔所有的軍隊出井陘，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兵共十餘萬，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奔趙郡，李立節中流矢死，蔡希德走鉅鹿。結果光弼收復藁城等十餘縣。繼又攻趙郡。因這次功勞，皇帝詔加光弼爲范陽大都督府長史，並范陽節度使。

思明從趙郡到博陵，初時博陵已降官軍，他將郡官一起殺掉。河北民衆，忍不了賊的殘暴，到處民衆自行團結，多至兩萬，少亦有萬人，都自己組織起來，抵抗敵人，及郭子儀

襄陽將軍到，都爭着來效勞。光弼盡力攻城，一天就克除了士卒多掠奪財物，光弼坐在城門，收取所有掠奪的財物歸還百姓，百姓大悅。隨即遣賈傳陝，沒有攻下，與于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

至德二年，思明希德率高秀騰牛廷玢，領兵十萬，犯太原。那時光弼正下的精銳，都赴北方，其餘的僅是些烏合之衆的圍練，尚不滿萬人，如何應敵！而將商議修城以守。光弼說：「太原城周圍不過四百里，敵人就要來而去與王，是自己困自己。」於是領軍民一起城外鑿壕以自固。他徵募軍中，苟有一技之長的都任用，得善穿地洞的錢王三。因當時敵人常站在城下，仰面而罵，光弼讓王三在地裏穿些洞，等敵人來罵時，從地道中出其足而入，臨到城邊斬之。從此敵人都看着地走路。又祕密地穿些地道想沈陷敵軍。穿好後，乃詐與賊約，窺其出降。這時候，遣裨校將領數十人，像投降的樣子開出城，思明大喜，以為大功告成，誰知，不入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敵人大爲驚亂，這邊官軍鼓譟突騎進攻，俘斬萬人。思明怕敗，自己退去，仍留希德圍太原。光弼等又用敢死隊出擊，大破敵人，殺死七萬多人。

由這次變亂，加光弼爲檢校司徒，不久又遷同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

乾元元年，他與其他九個節度圍安緒於相州，大破鄆西，慶緒敗，光弼與諸將商議，思所以屯兵魏州，意在等我們怠慢後而再進犯，現在我們應當和北方軍一起逼近魏城，求與之戰，他因上次在嘉山吃過敗仗，必不敢輕易出兵，如此，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執地說不可，果然。明來援，光弼抵抗，極爲奮勇；不幸其他部隊紛紛潰散，各歸本鎮，士卒在路上任意剽掠，獨有光弼的隊伍嚴肅齊整，完全回到太原。皇帝寬恕了各部隊潰退的罪過，而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思明西攻鄭州，光弼至洛陽，謂留守韋陟說：「賊乘勝來攻，利於接兵不動，不利連戰。你怎樣打算？」陟說：「請將軍隊退入陝西，守住潼關，據險以挫其鋒。」光弼說：「兩軍對敵，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敵勢必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連潯潞，勝利進，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進。辨別朝廷的險難，我不如你，要論軍旅勝負，我不如我。」

「你聽了，直接回營。恐到至河陽，有兵只隔萬，斷軍糧只等十天，儘與士卒斷糧。」

賊攻河陽，河陽城本分爲三城：一南城二北城，三中渾。光弼向鄭陳節度使李抱玉說：「賊軍能爲我守南城兩天嗎？」抱玉說「兩天以後怎樣吧？」答說：「過期棄之。」抱玉應允，勸兵拒守，城快要陷的時候，抱玉誑賊說：「我糧草用盡，明天投降，」賊以爲真，甚喜，欲兵以待。抱玉配糧完畢後，請賊出戰，賊聽到這話，大怒，用力攻城，抱玉以奇兵夾擊，殺傷甚衆。賊帥周勣退却。光弼的隊伍屯在中渾，置柵穿壑，兼捨南城併力攻中渾，光弼命赫非元禮戰羊馬城，賊大爲潰敗。擊收兵調整後，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又攻北城。光弼劍軍入北城，登城觀賊虛實，說：「敵軍雖銳，然陣勢已亂，不必怕，日中即可破之。」不幸，到期還沒破，乃召諸將問說：「賊陣那方面最堅？」答說：「西北隅。」光弼命赫廷玉當之。廷玉要騎五百，只給他三百。又問：「那方面次堅？」答：「東南隅，」光弼命論惟貞當之，惟貞要鐵騎三百，只給他二百。於是對諸將說：「大家知」

以爲作戰。我貼族緩

在你們得利而戰，我急貽其三至地，則大家一起向前，拚命殺死

不久光弼在

賊膽衆望見廷玉軍退，命左右取廷玉頭，廷玉說：「馬中了箭，」
。一乃命換它馬。
。僕固懷恩及其子也瑁徹後退，光弼又命取他們的頭，懷恩父子
，提刀勦來，不得
已又向前殺敵。光弼連馳其旅，諸軍一起拚命，呼聲動天地，賊
潰，殺千餘人捕虜五百
人，溺死者又千餘人。周舉僅帶數騎逃遁。其他大將如徐璜玉，
秦授，安太清等走歸懷州
。這時思明尚不知道周舉已敗，仍攻南城，光弼驅俘虜的敵人讓他看，他才大懼，築壘以拒
官軍。

這次戰爭開始的時候，光弼就在靴中藏一把刀，說是此次戰事很關緊要，我住在三公，
不能令賊有辱於我，萬一戰事不利，我自刎以謝天子。現在既然勝利，於是西向皇帝所在
地方拜舞，三軍皆爲感動，上元元年，加他太尉中書令。他又進攻懷州，百餘日始下，生擒
安太清，楊希仲，把他們送到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

史思明這時使間諜放謠言說，守洛陽的敵人將士都是北方人，久在外邊當兵，急想回家
，上下已無懸心，如果趁這機會殺之，即可破。魚朝恩相信這話，馬上奏稱賊可滅，於是皇

帝下詔令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堅持地說，賊豈正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雖光弼的功勞，附和朝恩說東都可敗。由是中使和繼督光弼使出師。不得已，他才令李抱玉守住河陽，師出到北邙時，光弼命依險而陣，懷恩排陣於平原，光弼說：「依據險要，既可以進，又可以退，勢在平原，一敗就完全被殲。」懷恩不聽。史思明乘其陣勢未定，出兵進攻，官軍大敗，死了數千人，懷州又被敵佔。光弼趕過黃河去保開喜，抱玉因兵力不足，棄河陽而走。他弼這時上表固求自貶，皇帝以爲過錯不在他，而在懷恩不守軍令，很寬饒地詔他入朝。未幾，他主持河南，潁南，東山南，西山南，荆南五道卽度行營事，出鎮臨淮。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後來他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不服，他愧恨成疾，廣德二年七月薨，年五十七。贈太保，諡曰「武穆」。

寇 淮

野水無人渡 孤舟盡日橫

漕淵之功 於此占之矣

寇準少年英邁，十九歲卽舉進士。那時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書的往往罷去。有人勸準多說讜議，他答說：「我正進取，那能欺君？」他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時，每到收賦稅時，未嘗出過符移，只把應繳稅的戶口名單，揭到縣門前，百姓莫不爭先恐後地完納。他性情梗直，敢於諫議，太宗很看重他。一天他在殿中奏事，語不投機，帝怒而起立，他牽着帝衣，請帝坐下，事情決定後乃退。由此，太宗更加嘉獎他說：「我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徵。」他與知院張遜常常在皇帝面前爭執國事，帝怒，謫遜，準亦被罷知青州。帝對他頗爲優厚，他走後，時時掛念，總不快樂，對左右說：「準在青州快樂嗎？」答說：「準所管的地方很好，想不會受苦。」過幾天又問，左右揣度帝意，是想再用他，所以答說：「陛下時時思念寇準，據說他天天縱酒，不知道是否也想到陛下？」太宗默默。第二年，終於把他召回。

那時太宗在位已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太子，帝怒，斥馮拯到嶺南，從此再無人敢提此事。

。準初青州召回。去謁帝時，帝的足創正厲害，自己把衣揭起讓準看。且說：「朕的沒個兒子裏那個可以承繼大業？」他說「陛下爲天下擇君，不可與婦人中官商議，也不可與近臣商議。只有陛下自己選擇能副天下望者才可。」帝低頭半天，屏左右說：「襄王可麼？」準答說：「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太子拜宗廟回來時，京師的人擁道喜躍說：「少年太子！」太宗聞之，頗不喜悅，召寇準問他道：「人心遽然就屬了太子，將置我於何地？」準再拜賀說：「這是社稷的福氣。」太宗遣後宮將這種情形講明，都前來致賀。又出宮請準痛飲而醉。

真宗卽位，遷準爲尙書工部侍郎。真宗久想拜他爲相，因他太剛直，難以獨任，用舉士安參知政事，調準爲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

那時契丹入寇，縱游掠略，小有不利，卽行退去，徘徊無鬥志。寇準看到這種情形，說：「這是契丹試探我們實力的意思。應速爲練師命將，徵募驍銳，據要害以防備。這年契丹果然進犯，告急的書一夜來了五次，準不發兵，飲笑自如。第二天朝臣把這消息奏知皇帝

，帝大駭問準，他說：「陛下欲了此禍，不出五天，」因請帝幸澶州，朝臣聽到這話，都嚇得想退，他攔住不准動，等他們候帝駕起身後再退。帝很爲難，想回內宮，他說：「陛下要是進宮，則臣不得再見，大事可完了。請不要入宮，現在就向身！一這樣一說，帝纔決定親征，召諸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瀋州，直犯良魏，中外震駭。當時參加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請駕幸金陵，陳堯叟是四川人，請駕幸成都。帝不能決問準，準曉得他二人的私心，假裝不知說：「誰陛下割此策者，罪可誅。」陛下英明神武，將臣協和，如果大駕親征，賊必然遁去。不然的話，出奇兵挫其計謀，堅守以老其師，以逸待勞，我一定可得勝利。爲什麼要棄廟社，幸楚蜀，一則地遠，二則這樣一來，人心卽行崩潰，賊乘此機會，深入內地，天下還能再保麼？」這話講了之後，他請帝幸澶州，到了南城，那時契丹勢正盛，衆請暫住，以觀軍勢，準極力地說：「陛下要不過河，則人心更危，而敵益張，怎麼樣能取威懼而決勝負呢？況且王超的勁兵屯在中山，以扼其頸項，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有什麼疑懼而不敢進呢？」衆人商議的結果，還是害怕，而他極力爭

執，不能決定。出過高瓊於屏間，他說：「太尉愛國家這樣的恩惠，今天總不想報答？」瓊答說：「我是武人，願以死報。」準又回到帝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說：「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豈不再問一聲高瓊他們呢？」瓊卽望上奏說：「寇率的話很是。」準隨卽說：「機會不可錯過，請聖駕馬上動身。」瓊也指揮衛士護轎前進，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黎丹看這樣威勢，相視驚愕，異常害怕，隊伍排不成行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兵喜悅。敵幾千騎兵，乘勢攻到城下，帝下詔令士卒迎擊，斬獲大半，敵不得已敗退。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後使人看他做什麼，這時他正與楊億飲酒賭博，歌謔歡呼，帝喜說：「準如此，我復何憂！」戰事相持十多天，敵入的統率撻覽出來督師，那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密而不宣，乃奉書請盟，他不從，而敵方請求益堅。帝討賊打仗，只要能纏磨住契丹而不再犯就可，有意允許。但準的意思要令契丹稱臣，並獻幽州。不幸有人誣陷他喜歡邀武以自取重，他聽了這話，不得已，纔允許媾和。帝計算用去敵軍中議歲幣，對他說：「百萬以下，都

可以允許。」準召利用至帳說：「皇帝雖有救命，但你所許不得過三十萬，要過了三十萬我就要殺你。」利用至契丹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反。河北罷兵，實出寇準之力。

景德二年，加他爲中書侍郎，兼工部上書。他頗自矜澶洲之役，帝也因這次功勞待他特厚，王欽若深爲嫉忌，一天朝會時，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見這種情形，甚爲吃醋，因與帝說：「陛下這樣尊敬寇準，是不是因他有社稷之功？」帝說：「是的。」欽若說：「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反以準有社稷之功，此何緣故？」帝愕然不知所答，半天間說：「此話怎樣講？」欽若說：「城下之盟，春秋裏認爲是恥辱，澶淵之舉，就是城下之盟。拿陛下這樣尊貴，而爲城下之盟，其恥還有這樣大麼？」帝因之憂鬱不悅。欽若又說：「陛下聽說過曠博的事麼？博者將錢快要輸完的時候，就把所有錢一下拿出來，謂之孤注。陛下就是冠軍的孤注。現在雖然僥倖成功，其事可算危險了。」從此，帝對準就不很尊敬，第二天，罷爲刑部上書，知陝州。

準雖爲一代之雄，然不學無術。談詠與球最要好，跡在成都開博入籍，對他的僚屬說：

「寇準因是奇材，惜學術不足。」後準在陝作官，適詠從成都罷官過陝，準極恭敬地設席以迎，將離別時，準送他到郊外，問說：「有什麼指教我的地方沒有？」詠半天纔說：「霍光傳不可不讀。」準不知他講的是什麼意義，請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說：「這是發公評我的話。」

寇準死後，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仁宗篆其首曰旌忠。

狄 青

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

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

夏國的君王趙元昊入侵，宋室下詔選擇衛士守邊，狄青也應徵。那時的偏將屢爲賊敗，士卒都害怕，不敢前進，青每戰總爲先鋒。前後四年，經過大小二十五戰，中了八次流矢。

他破了許多極堅固的城池，奪取宥州與降服屠靈、咸香、毛奴、尚羅、七家口等族，收其帳幕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在橋子谷築城以守。又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他戰安遠時，受重創，但聽說寇到，卽挺起馳赴，衆將士見他這樣，也莫不爭相前進。他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敵人皆是敵，不敢抵禦。

青在行伍中奮鬥十幾年，因而顯貴，那時面涅猶存，仁宗叫他效藥除字，他指其臉說：「陛下以功勞用我，不問門第。我所有今天的，就由這涅。我願以它勸軍人，不敢奉命。」士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攻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南以外的各地，均爲騷動。楊路安撫經制蠻事，很久沒有結果，朝廷又命孫洵余靖爲安撫使，並令他討賊。然帝仍以爲憂。青上表自薦，要赴前方擊敵，翌日朝見時，對皇帝說：「我是行伍中出身的人，要是不打仗，卽無以報國。請賜給我蕃落騎數百，再加一些禁兵，一定可以把賊的首領捉到關上。」帝壯其言，遂令他爲宣徽南院使宣撫制湖南北路，率將嶺南盜賊等，盡在垂拱廳設酒給他們送行。

那時敵酋智高還據邕州，青真孫活，余靖的三姓索賓州。以前將偕張忠都親視敵人力量，戰死，軍聲大殺。青見這種情形，戒諭將士，不要亂與賊鬥，都聽我的號令。有一位廣西的鈴轄陳曙與青未到，用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前袁用等皆逃遁。青嘆說：「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於堂上，召曙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河、余靖相顧失色，諸將股慄。繼之，下令整頓兵器，使軍隊休息十天。衆人以爲軍事一息尚不行動，殊不知第二天卽整另一部軍騎，一晝夜趕到崑崙關，在歸仁鋪排成陣勢。賊既失掉險要，都出來應戰，前鋒孫節因要擄賊而死於山下，這樣一來，賊氣銳甚，活等怕得失色，青拿着白旗，麾騎兵趁賊兵不意，從左右翼進攻，大敗之，追逐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天將明未明的時候，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老壯七千二百會爲賊所俘脅的，他撫慰他們，並把他們遷回原籍。殺黃師宓等於邕州城下，把屍首數萬一起，並在其上築京觀以作紀念！賊的屍首裏面有衣金龍衣者大家都說是智高的屍首，想奏聞黃帝，他說：「你安知

這不是敵人玩的詐術，寧失智高，不敢輕朝廷以貪功。」

當初一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信以為實，具萬人糧於邕欽，專待它的軍隊來到，朝廷也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作為它的兵費，並許它賊平後，再給金賞。狄青到後，叫余靖不要遣使去借兵，而上奏說：「交趾的李德政聲言，將以步兵五萬，騎兵一千，幫助擊賊，這話不可信以為真。且向外人借兵以除內寇，於我毫無好處。以一個智高而橫蹂兩廣，官軍力量尚不能討；今假兵於蠻夷，如果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那用什麼來抵抗呢？」朝廷聽他的話，沒有讓交趾出兵。賊平後，大家都佩服他的遠略。

嘉祐中，汴京大水，青因避水，徙家相國寺，常行止殿上，人們疑他有什麼野心，乃罷他為開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第二年二月，疽發於髀，因而發死，贈中書令，諡武襄。

李

綱

退避固知非得計 威靈何以鎮殊方

中原夷狄相衰 聖哲從來只自強

徽宗一向與無心肝的寵臣相磨混，又被那喪心病狂的賣國奸賊所包圍，對於國家政事，尤其與國家民族生死相關的國防設備，毫不理會，整天沉溺於遊山玩水，求神念佛的生活。稍具有政治眼光，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大臣，眼看國家破碎，良心上實過意不去，乘機向他提起國防的準備，他反認為是多餘的饒舌，把他們充軍，謫放，推出京城，免得吵鬧不休，擾亂了他「清雅」的生活。可是敵人也真不體諒他的苦意，宣和七年，大軍又源源而來，且有圍攻京都之勢。就在這抗戰則生，不戰則死的當兒，他這認為領導抗戰，對他是太麻煩，太世俗的事情。想了又想，與大臣們商量的結果，終於委任太子爲國封牧，負擔抗戰的責任。

就當時的情況看，如果誠心誠意的作戰，想把敵人趕出國境，則徽宗退位，朝廷澈底改組，削去奸臣的政權，必爲先決的條件。不然抗戰只是敷衍了事呼喊罷了。李綱此時，正任少卿職事，這種局勢，他看得清清楚楚。建牧的決議。一天傳進他的耳朵時，他不覺自言自語地嘆道：「目前問題不是建牧就應解決了的！徽宗……」他忽然咽住不說下去。他覺得他的話太難出口，它從前只是盤繞在腦子裏的思想，現在變成語言，那是太危險了，他深了解自己有話必講的脾氣，若有見到的事，而不提供皇上，那對他最感良心的不安，痛苦，永不饒恕自己。但能說：「陛下你退位吧，局勢是這樣逼你的！」不能的，不能的！

「這無異給自己的，給自己的家牘，甚至親戚招來殺身的大禍。他閉着眼睛自己的親屬跪在那兒向自己求饒，又看見他們蒼白的面孔，等着劊子手的來到，又看見他們有腦殼地們滾在地下，腦殼掛在城門頭，……那兒紛紛議論：……他的臉變得慘然無光，但是它沒有在他的腦子裏並沒有盤踞好久，如閃電似的一下就消失在渺茫的空中了，接着而來的是另一幅更更廣寬，情景更更淒慘的圖畫，國家山河破碎，大家滅亡，多少同胞被金人殘殺，多少

同胞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肌黃面瘦，衣服襤褸地流浪於街市，又一個角落裏金人在那兒鞭打，勒令殘殺自己的同胞，以及自己的親屬……牙齒咬得緊緊的，顯然這一幅重要感動他的心靈。「是的，徽宗非得退位，賣國賊非得肅清不可！」這些話現在一些不覺可怕地從他的口裏衝出。他立刻覺得他的話馬上就應提供給朝廷，因為敵人已逼在門口，朝廷改組再不容遲延下去。他跪跪到他的好朋友，現在所善給事中，吳敏那兒，他想讓吳敏轉達他的意見。

他到吳敏那兒，嚴肅的語氣還沒有消退，吳敏一眼就料到有一腔心事要講。遂問：「什麼事？」「聽說有建牧的決議，是否想委以留守的責任？」「是的。」「皇上以失人民重望，朝廷又是一川污泥，試問怎能號招抗戰？」「是的，」這是一個疑慮，但有什麼辦法呢？「目前的局勢，已逼得我們不得不從事抗戰，但是那般漢奸賣國賊充塞朝廷，把持政權，不把他們剷除，實難號招天下的豪傑，就是能戰，也難得到勝果。他們必然從中間搗亂，半途要偽，結果是全功盡棄。我覺得如果要把他們剷除，今皇上必得退位，敵人已來，朝廷改組再

不能隱匿下去。東宮爲人恭儉，人所共知，若使他保守宗社，定爲人民所愛戴。你的職責本是獻納各方的意見，何不於皇上有意建牧，把我們的意見向皇上提供一下呢？」「不過……」吳敏對於他的意見不敢遽然贊成，不是說他的意見不對，而是怕徽宗不但不採納，反而加怒。停了一會變換口氣問：「監國可以麼？」「我認爲皇上禪位，是關係今後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我才拚死提示出來。皇上明達，仁慈，這個意見萬能行，定給金人此次進攻極大的考慮，成就此不敢犯犯。」吳敏也是一位非常愛護國家，忠心盡職的大臣，不過不像李綱有那樣的明快政治眼光。聽了李綱的痛論，與不怕遭禍的精神，很爲感佩。「好，不管成不成，明天上朝提一下看，當國家民族生死在此一舉的當兒，我們個人的生命算什麼呢？」吳敏說罷，兩人相視微笑。

第二天朝會，吳敏把李綱的意見詳細說了一遍。誰知徽宗竟沒動怒，反召綱入宮討論。綱刺破膀臂以血寫疏說：「皇太子當國，本是通常的典禮，但它只可適應於平靖的時日。如今大敵來臨，千鈞一髮之際，僅遵守常禮，委以監國，還能濟事嗎？監國雖握有太權，而聲

雖不願，恐無號招天下；太子若承其位，則能收買將士的忠君心理，拚死給皇室出力。將士有拚死的決心，什麼敵人不能擊退呢？如此，宗社可保，人民也受陛下庇託，可以安居樂業。』他話說得委曲宛轉，而又句句明顯與誠懇，徽宗覺得很對，遂決定禪位。

禪位儀式完畢，欽宗即位，即召綱到延和殿，商榷目前的內政外交施政方針，帝見綱興，忙起迎說：『朕前在東宮，曾讀卿的論水災疏，至今還能背誦。』綱很感激，但他因此疏曾嘗到充軍的苦頭，他不願有人再提到它。忙打斷帝的話頭說：『臣心愚話直，水災疏曾激起太上皇帝的大怒，請陛下勿再提起。』『目前的施政方針，卿有什麼意見？』『中國如今病的毛病，不在窮，而在害怕敵人，步步後退。我們不是沒有力量，而是不敢把力量施於敵人，此其一。第二，奸賊跋扈，賢臣退避，結果內政黑幕層層，國法蕩然無存，官吏貪贓枉法，民不聊生。針對這兩種病症，我們目前的緊張任務，應為對外攘除外患，對內鋤殺漢奸澈底整頓法紀。趁陛下剛剛即位，這兩種政策亟望斷然執行，才不負太上皇帝禪位的苦意。』

「敵人要求我們割地，然後才退，有人的意思，即遣李鄴前去商討條件，卿意思怎樣？」他

這樣一問，使綱相當失望，好一會才又堅定的答說：「祖宗的疆土，應當死守，何能輕易割尺寸與人？請陛下千萬斷絕割地以求苟安之念。」欽宗遂打消割地的意念。委綱爲兵部侍郎，吳敏爲行營副使，綱兼參謀官。

金大將幹離木帶兵過河，徽宗東幸，以宰相的意思，欽宗也應出京暫避敵鋒，而綱不贊成此舉。向帝奏說：「太上皇把宗社交給陛下，總放心東遊；而今，陛下臨敵脫逃，說得過去嗎？」欽宗默默無語可答。宰執白時中也是贊成欽宗逃難的一個，唯恐欽宗答應留平野搶着說：「都城事實不能守住。」綱辯駁說：「京城不比一般城池，可以隨便放棄，何況又爲宗廟，社稷，百官，以及千萬人民的所在地呢？爲此，何處是安避之所？」欽宗把視線轉向白時中，似問：「怎麼避呢？」白時中這時也陷於迷惘中，不能回答欽宗難辦的問話。欽宗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供做，他心中除避難一途外，別無辦法，至於還留在北京城，怎麼使敵不來，他是毫無辦法的。網見大家默然，又說道：「現在的急務，當然是整頓軍馬，聯合義民，共同堅守，等待援軍。」「誰可統帥大軍呢？」欽宗問。綱向白時中，李邦彥掃了一眼

，老老實實地答：「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有軍事常識，然藉他們的地位，領導將士抗戰，乃是應盡的責任。」這可激怒了白時中，臉一陣紅，一陣白，怒指綱問：「李綱能領兵出戰嗎？」「陛下若不認爲我庸懦無能，委託處理軍事，願以死報國。」綱平靜地毫不客氣地問答。欽宗見綱着實忠心國家，臨事又大膽敢爲，有辦法，乃令他做尙書右丞。

第二天朝會，白時中還固執已見，定請欽宗暫避。欽宗膽子小得很，巴不得藉白時中之言離開京城，卽暗裏打點出京的準備，委綱在京留守。綱知道後，再竭力陳說不可離開京城的原因，且拿曆朝皇帝幸蜀事件作例子說：「明皇總計潼關失守，慌忙幸蜀，放棄京城，於是宗廟，朝廷，盡毀於敵人手裏。范祖禹後來檢討這次的失敗，在於不能堅守，等待援軍。如今，各方的援軍，不日卽可雲集，陛下爲何要輕舉妄動又離開皇上的覆轍呢？」說得欽宗啞口無言，剛表示有點悔悟，向侍衛匆忙進來奏說：「皇后已起駕了。」欽宗臉色驟變，神志驚慌的跳下御榻說：「陛下不能不走了！」綱只得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急忙跪下抵死進諫。欽宗又爲綱的舉動所動，迷惘不知所措，躊躇了好一會，爾然向綱說道：「朕今爲卿留下，

不過禁敵事情，卿要特別負責，不要忽疎。」綱聽之下，惶恐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只得皇上的重託，與自己的請止有干係似的，但有一顆以死報國的堅決的心支持他，也斷然接受命令說：「謝謝陛下，陛下只要不走，撐住局面，臣願拚死保衛陛下。」不久，欽宗又藉口狩獵，準備南下，綱聽說慌忙赴宮攔住，而聖駕已在禁衛兵嚴密的戒備中發動了。他急急地呼喚禁衛兵：「你們願意保衛國家，還是願跟皇上南幸？」齊答道：「願意死保京城。」綱向壽入見欽宗：「陛下前已允許不走，今忽又不告而去，什麼緣故呢？陛下的衛兵的父母妻子，尙都留在京城，萬一他們放心不下，半途逃歸，試問，誰來保衛陛下？敵人已經離我們不遠，若探知陛下的行踪，必遣騎兵來追，陛下怎麼抵禦呢？」說得欽宗又慚愧，又害怕，沉思了半響沒力地說：「那麼，就不走吧！」衛兵們聽說不去，好似得了赦令，你傳給我，我又傳給你，歡呼，喧擾，像一陣旋風似的變來，但另外一角裏，却見那些巴不得逃到前方，好苟安樂的臣宰們，垂頭喪氣的在那兒搖頭嘆息！

爲了防禦計劃方便地進行，乃任綱爲親征行營使。他上任後，積極準備防務。不久，敵

果來攻城，他們還認爲中國一點兒沒有防備，大膽地進攻，疎忽了防守。網隱破了他們的這點，親自督戰，拔選多名勇敢的兵士，悄悄自城上吊下，衝入敵營，敵人還手不及被斬殺官長十幾人，兵士數千名，給敵人一個意外的打擊。敵才知道中國很有準備，不可輕戰。同時又打聽出欽宗卽位，奸臣弄權，人民非常愛戴新的朝廷。知道難以取勝，自又撤退，遂請求李綱遣派大臣談判議和條件。綱與欽宗商議，帝想遣李梈去，綱不贊成說：「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李梈怯懦，恐怕談判不成，反誤國事。」欽宗不聽，竟遣李梈。金人要求果然苛刻，賠款千萬，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地，同時以親王與宰相爲質。李梈在金人的威嚇面前，只有一諾，諾，一點頭答應的份兒，那敢爭辯。攜帶要求歸來報告欽宗。綱說：「這批大款，搜刮了全國所有，也難湊够，何況一個都城，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是中國的屏障，割去，國家如何自保？至於遣質，宰相去則可，親王可不能。我認爲現在再遣一位能辯的人，姑且與金吵鬧敷衍，不管成果如何，總可混過幾天，以作緩兵之計，那時，我方大兵方可雲集。敵人是孤軍深入，我們就算不能把他全窩殲滅，亦可嚇他退還。這時候，若與談判，他就

不敢輕視中國，要挾我們。」而宰執與一般投降份子，抵死反對他的意見，便要接受金的請求。綱的勢力單弱，抵不過他們，即要求辭職，欽宗不准，慰留說：「你只要出而統軍，議和事，當可慢慢再談。」綱信以為真，退下去了。剛走，敵人的要求都全部接受，遣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

自此，金人要求，更爲苛刻，給了這，還要那，怎麼也滿足不了他的饒涎，且放肆屠掠中國的百姓。不久，各方援軍，如鍾離道平仲等先後都到，綱覺得反戈的時機已到，向鍾宗憲說：「金人貪婪無厭，兇暴日甚，非圖仗不可。況且敵號稱五萬，而我們力量並不弱他，現集於城下者，已二十餘萬。我們此次出戰，並不與他對打，只要扼守河津，斷決他的糧食來源，北方各郡，佈置少許軍隊，牽制他的後方，而以主力軍迫近敵營，堅壁不戰，俟他食盡力乏，毫無戰鬥能力時，我們可趁時壓迫他退還原國條約，克復三鎮，然後誘他過河，到半中時，一鼓而奔擊。此計實行，必能獲勝。」欽宗很以爲然，即令綱佈置，定日舉事。姚平仲是一個勇敢而無畏略修養的人，他急於得功，擅自先期率領步騎兵萬餘，密襲敵營。

。及半夜，欽宗才遣使告訴綱，平仲已進攻，盼綱急派援軍。綱急怒交加，失聲嘆道：「完了，完了！」但既已發事，不得不去援助。天明，綱率諸將，出封丘門，在幕夫坡與敵人發生遭遇戰。平仲因襲敵沒有成功，懼罪潛逃。這次反攻，終因準備不夠，而遭失敗。金遣使問罪，宰相李邦彥把罪過推在綱等身上。遂撤綱軍職，以親金的蔡懋代替，表示謝罪。可是，這種冤屈的措施，很激起忠心愛國的人民的憤懣，不約而同的集在皇宮前面。向皇上示威的人，竟達數十萬人。其中有太學生，兵士，老百姓，呼聲震天動地，天地都要崩裂了。他們等了許久，不見有人出來答覆，憤恨達到極點，再也不能忍耐，竟怒殺內侍數十人。欽宗覺得民憤已達沸點，再不緩和，就要發生事變。急召綱入宮。綱深為人民的愛國熱誠所動，見到欽宗，忍不住淚涕交流，帝亦哭。復令綱為尚書右丞，兼京師防衛使。

起初，金人屢次來攻城，蔡懋禁止兵士還擊，將士憤恨，幾乎發生騷動。綱知道了這種情形，遂下令「能殺敵者，得賞。」士兵無不奮發。金軍本來也不比中國軍隊罷戰，他們所以咄咄逼人的，也不過是中國步步退讓的緣故罷了。今見中國士兵都躍躍欲戰，反響

怕起來。他們想，既得了三鎮又有親王爲質，還是不戰爲好，遂撤兵回國。

金兵退後，太上皇回京。欽宗父子之間，經綱的調和，周旋，非常相得。朝廷上下也都怡然相安無事。天下好像從此太平似的，邊防的事，早又忘於腦後。只有綱常心專憂悶，着急，與樞密院同寮許翰商議防秋的軍事措施。吳敏也倡議改革弊政，請綱爲提舉官，頑固份子耿南仲從中阻止。綱奏請邊患並無消滅，軍費多不充足，以後國家的支出，應加節約。現在許多官吏爲位自己的親戚朋黨，設了許多無事而領薪的閒差，這無異浪耗國家的財帛。執政等人向來恨綱，他們把他的奏請遍貼各處。因爲綱平素很得民心，由此可離間人民對綱的信仰。

太原一直還被敵人包圍，鍾師中陣亡，師道又病歸，太原急需援軍。耿南仲時想闕綱離京，自己好方便行事，乃趁太原需要援軍，定說非綱去不能解圍。欽宗就派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明知這完全是他的反對派措施的調虎離山之計。如在平常，外方有難，當可親去援救，而如今，拿太原之急與京都比较起來，後者還是重要，況且他忍不得幾個月來，自己拚生

死得來的成續，完全丟棄，因他深知，他一走，一切局面都該改換。於是親向欽宗辭謝說：「臣是一個書生，實不懂得軍事。京城被圍攻時，臣出而帶軍，乃是不得已，才勉強爲陛下效力。今臣爲大帥，深怕就誤國事，請陛下另派他人。」他退下後，藉病又堅辭十幾次，始終不允。襄諫也不贊成網去，向欽宗訴說李綱不可離開朝廷的理由，欽宗反以爲他幫助網遊說，很不高興，把他叱退。又有同情綱的同僚偷對他說：「你知道他們定要派你去的用意嗎？這不是爲的邊防吃緊，乃藉故把你踢走。你最好老藉病不起。」奸臣們惟恐欽宗答應他的請求，四處放他的謠言，在欽宗面前，放肆譏害。結果欽宗大怒。許翰覺得事情已鬧到嚴重的地步，遂勸他順風轉舵，不要再固執下去，綱不得已才接受命令。

廢除他的兵，只有一萬二千名，同時各事都尙無頭緒，他請求展期出發，上批他遷延拒命。他氣憤極了，親自去見欽宗說：「各事都未準備齊全，事實上不能即日出發，並非遷延拒命。臣很不明陛下前後意思的矛盾，不久以前，還在嫌臣遇事專權，而今忽又責臣拒命。這次遣派大員赴援太原，竟以一個專權且又拒命的人擔任這個艱巨的使命，實不可解！」

欽宗原是一個傀儡，人家指使他說東，他就說東，人家指使他說西，他就說西，至於前後說話矛盾不矛盾，他從未考慮過。現在責問他為什麼前後說話的不一致，他也不解其中的道理。他也不了解李綱離開他就等於他失掉了主腦。他只知道人家說綱應當赴援山西，他覺得很合適。綱不是很有戰略的才能嗎？很會用兵嗎？太原也不是很重要嗎？他並不了解人家踢綱走的真正原因。現在綱來責問他，他答不出什麼來，沈思了一會，遂勉強說道：「卿這次為朕巡邊防，不久便可回京的。」綱索性對說：「這次出行，已無轉回的希望。臣生性梗直，因此不見容於同僚，今既違命出都，進而死於敵手，是臣唯一的願望！」欽宗本不恨他，反而有時也肯聽他話，有什麼理由定要置他於死地呢？他為他的帝位的保持，冒過多少生命的危險啊！如今聽他說絕望的話，也稍微感動了。及出發，向欽宗辭行時，綱又忍不住說道：「中唐格、岳山都是奸徒，不可信任，放他們於朝中，後必危害國家。」

綱帶軍進到懷州，忽接到滅蔡帶軍的命令。綱不知葫蘆賣的什麼藥，急上奏說：「太原並未解圍，河東勢還危險。現在正值秋高馬肥的時節，敵人必然進犯，國家前途如何，尚

未能卜測。就是防秋軍隊果然尾用，還不能擔保敵人不過河，何況河北河東正漸危急，正籌兵的時日？如果遣散兵士，臣實不能負擔此種重任。並且，前以軍法，勒令各路起兵，而今忽以一紙而令止行，臣深怕以後再有號召，誰也不肯前來。」疏上以後，始終不見回答，只一次又一次接到速解太原之國的命令。不久，又接詔，已與金人和議，令他停止進軍。又不久，聽說徐處仁吳敏都被撤職，而使唐恪代替，吳敏貶於洛州。綱此時已心灰意冷，搖頭歎說：「事情已無什麼做頭了！」遂上疏辭職。上令鍾帥道領宣撫司事，召綱回京。委他做觀文殿學士。兼任揚州知州，綱誓不接任，才免。後藉口他主戰，喪師費財，再謫於寧江。

未幾，金又來圍城，欽宗這時才悔悟和議的不當，再任綱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代開封府事，綱此時，才到長沙，接到命令，即回頭帶領湖南援軍北來。綱到半途，而京城已陷敵手，徽欽二宗被俘。

原來康王波質在金人那裏，他事事挑剔，給金人找麻煩，弄得金人倒有些害怕他起來，於是要求肅王前去代替他。如今徽，欽二帝被俘，康王即登極皇位，稱高宗。任綱為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備他急遂赴京理事。中丞顏峴見綱又任重職，嫉妬得從。在高宗面前調唆說：「張邦昌素得金人的歡喜，應更加高其職位，李綱深爲金人所惡，應趁他還未到京，免任好了。」一說說了又說，高宗聽不理他，最後實在不耐煩才冷冷說道：「統是朕的即位，恐怕亦非金人所願。」他抹了一鼻子灰，口裏訥訥而退。他心還不死，又把他對高宗說的話，函告還在途中的綱，想阻止他來。高宗聽說綱到，速遣使迎接，催他快入宮相見。綱見帝面，好像喉裏都有什麼梗塞似的，只流眼淚，說不出話來。好半晌，綱才勉強奏道：「臣無才無德，難副陛下的重託，還請收回成命才好。臣還在路上，已接到顏峴的信，說臣素爲金人所惡，不宜擔任宰相重職，像臣這樣的愚蠢，只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無怪金人厭惡。然而，若說臣無材無德，不負宰相職責則可，如說爲金人厭惡，不啻爲宰相，則不可。」極辭相職。帝說：「朕范宗尹管饒州知州，百餘管理祠廟的事情，怎麼樣？」綱猶不兼任，帝沒有辦法以國事打他，他說：「朕素知卿忠義，且有策謀。若使敵人畏服，國家安寧，非卿來相責不可，請卿勿辭才好。」綱的生命，好像生來與國家民族的事業有聯，聽說爲國効

勞，什那都忘記了，就是赴湯蹈火，也不在乎。於是謝帝說：「從前，唐明皇憲使姚崇爲相，崇以明皇承認他的十條理政綱領爲條件。如今臣亦以十事獻於陛下，陛下度益可行，臣才敢就任。第一，中國以自守爲本，然後才能談到抗戰，能勝敵人而後才能議和。第二，陛下巡遊汴京，一可祭拜宗廟，又可安慰人民絕望的心理，若說建立都城，以全國形勢而言，當以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第三，頒佈赦令。先祖登極，照例大赦天下，前次赦書，乃爲張邦昌起草，內容多有不妥當的地方。赦罪向有一定範圍，萬不可使漢奸復職。第四，處治漢奸，如張邦昌之流，遇國家有難，不能有所救助，反藉敵人的勢力，易姓稱帝。這種人實應正法。第五，嚴厲取締僞命。第六，整頓軍紀。第七，加強邊防。第八，政權集中。第九，加長官吏任期，以責功績顯著。第十，陛下時時注意德性的修養。」第二天，朝議，討論綱的建政方案，惟第四，第五兩條，沒有提出。綱責問爲什麼不提出來，誰也不來回答他。停一會自己又說道：「如要洗刷內政，此事必得執行不可，張邦昌既已稱號，而今又歸，朝廷不但不加罪，反尊崇不已，這不知是什麼道理？陛下既有決心收拾殘局，而讓叛

漢的人充塞朝廷，不加過問，什麼樣的政體不會崩體呢？且有許多野鷄官吏，任其自由搜刮百姓，人民怎會滿意朝廷？」執政中有人認爲他詆謗張邦昌，反對他到持論，高宗乃叫資善堂學士發表意見。資善本是張邦昌一夥，竭力替代辯白，硬說沒有其事。高宗又問呂好問：「京城失陷時，卿在城中，當然知其始末，到底怎麼回事？」好問不說沒有那回事，但也不願得罪張邦昌。他們本來有些關係，以調和的口吻說：「邦昌稱號，人所共知。今既歸來，請陛下從寬裁治。」綱接口說：「邦昌既是叛逆，怎能遺置於朝中，使人民指摘說，這也是一個天子嗎？臣不願與此人同列，陛下如要用邦昌，請免臣職。」邦昌叛逆，人憑俱在，乃被謫潭州。

翌日上朝，帝對綱說：「卿昨日對於張邦昌事竭力爭辯，內侍等輩聽說，無不下淚，卿今就職如何？」綱拜謝，就宰相職，並兼任御營使。他又奏說：「談到國防，河北河東爲我國的屏障，這方面的防務首先應加強。如今河東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潯，四州而已；其餘二十餘郡，皆在我的手中。這些地方的人民，常受金人的搶掠，壓迫，殘殺，都有強烈

的愛國心，多推舉愛國志士做他們的領袖，擾亂敵的後方。一般多至數萬之衆，少者也不下萬餘。朝廷若不趁機遣司遣使，慰勞他們的辛苦，遣兵援助他們的危急，臣怕他們精疲力瘁，又受敵人的圍困，雖忠心耿耿，然因危迫無援，軍心定會搖動。敵人又伺機離間，破壞，並以財物相誘，結果國家精兵，反爲敵人抽去。所以在河北設立招撫司，河東設經綏司，還擇有機謀的人擔任，已是急不容緩的事。如此則表示朝廷並沒忘記兩河，更不致丟棄兩河的人民，使他們更加忠心爲國效勞。能奪一州或一郡，卽設節度防禦團練使，務使每個單位，能守能戰。這樣的設施，不但可以杜絕逆命的心，又可增加禦敵的實力，使朝廷再無北顧之憂。」高宗很贊成他的建議，問他誰可勝任，他推薦張所，傅亮。所前爲監察御使，靖康末年，京城被圍，所以密書招募河北勇士，人民得他，如又有了靠山似的高興說：「朝廷雖棄我們，所幸還有一個張察院。」人民都踴躍入伍，參加者有十七萬人。這些人都具有如火如荼的愛國心，拚命與敵戰鬥。河北人民提起張所，無不敬愛。所以網羅他爲河北招撫使非常合適。傅亮常領兵鎮守河朔，京城受圍時，亮率三千人，屢次打敗敵人。綱很賞識他的贊

略，可以重用。高宗乃委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使。關封留守，綱認爲非宗澤不能勝任，也竭力推薦。

綱改募兵制，定五人爲一伍，五伍爲一甲，四甲爲一隊，五隊爲一部，五部爲一軍，各級官長，各以牌記下自己下級的名字，遇有事時，按牌遣派。且用新法訓練，上下堅固團結。三省樞密院設置賞功司。受賄者，軍法從事；臨敵脫逃者，殺頭，勾結強盜者，殺且及其家屬，凡更受革軍法數十條。又奏請製造戰車，戰艦，招募水軍，募兵，買馬，徵集人才。諫議大夫宋齊愈聽說綱的奏請，頰頰帶譏諷的搖頭，笑對虞部員外郎張浚說：「李丞相的募兵，買馬，徵收民財，三條建議，沒有一條可以行施。」「爲什麼？」「民財不可盡給搜刮，西北馬事實不能得到，而東南的馬不能用，至於軍隊若再增加，軍費由何支出？」他還要議論下去，張浚急止他說：「你的禍患，恐自此開始。」

朝廷商議遣使赴金，綱急加阻止說：「今天的急務，正爲枕戈嘗膽，內而洗刷政治，外而掃蕩敵軍。中國強勝之日，二帝不迎自歸，不然就是一天派一使請求，厚禮相贈，恐怕必

沒有什麼用處，反惹敵人輕視。如今遣使，只可奉表安兩宮，表示思念就可以了。」高宗聽從了他的意見。

未幾，高宗又異想天開，想遷移東南避敵。網痛論離關西北的不當說：「自古以來，中興的皇帝，無不起於西北，繼則據有中原，因為天下精兵皆在西北。一旦放棄中原，敵人恐怕乘機南犯，內地土匪，亦必蠢起作亂。陛下再想北來，也不可能了！何況我們今天所念念不忘的爲與國抗戰，迎還二帝呢？南陽是光武復興之地，有高山峻嶺可以控制，有廣潤的原野，可用駐軍，又四通八達，進出方便，不妨暫且駐驛此地，慢慢再作遷汴的打算。如今趁舟南下，固然非常方便，惟恐中原失守，東南實難逃脫無事，那時雖願退守一隅，也怕不是容易的事！何況陛下前已下詔，允諸留在中原，人民聽說，無不歡舞，爲何詔墨未乾，遽然失信於人民呢？」高宗不得已，才允許暫踣南陽，其實南幸之意，是黃潛善汪伯彥等好徒所唆使，竊又阻撓了他們的主張，從此更加恨他。南幸雖未成功，而首肯遍全國，有人情情問綢：「外面議論紛紛，都說南幸已定。一請長寧口氣說：『國家的存亡，就在於此

一節與不動之間，我身處要位，更爲國民的一份子，若有見到之處，當拚命力爭，如其不聽，也就算了。」

起初，網的建議，無不容納。而現在有所遷言，不但當被接下，索性又免了網的相職，而讓黃潛善担任。綱網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所改爲北京司，安排各事，就攔了許多時日，剛渡河北上，前北京留守張益謙即回。他是黃潛善的同黨，潛善密令他在高宗面前陷害張所說：「張所在河北特兵害民，人民無不報怨，又說自從設置河北司以後，盜賊反熾。綱實問他說：「張所剛走，現在尙在途中，你何以就知道他暴虐河北人民？人民無家可歸，被迫去當強盜，難道因爲置司，才有強盜嗎？」張益謙窘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羞愧而退。這方面陷害不成，潛善反過來又勒令宗澤傳亨即日渡河。亮回報安排還未就緒，倉促渡河恐怕反興國事，請求寬限時日。綱心裏明白，他們這種措施，無非是反對自己。自己一片赤心，事事爲國家的福利着想，而事事受到惡意的壓制，最可痛心的，還不得皇上的瞭解，還有什麼好留戀的呢？想了又想，遂下定決心向高宗辭職說：「臣鑒於靖康年間，大臣彼此詆謔

，各種籌策，多因此不能進行，所以臣遇事，未嘗不與潛善伯達等商提，得了彼此的同意，而後施行。不料他們還設心如此！與陛下虛心的，無成見的去觀察一下，就可了解一切。既無取消經制司，而又勒令傅亮赴任，實不解何意？「綱停了一停，又說：「陛下既想停止亮之行，就請潛善下令好了，並且請求陛下，允許臣辭職回家。」綱退出議庭，潛善真的下令廷傅亮職，惟綱的辭職，未會有什麼決定。綱再辭，高宗說：「卿近爭的，不過都是些瑣事。」綱冷笑了下說：「如今需將材孔急，恐怕不是不着痛癢的小兒吧！臣前天關於南邊之論，潛善，伯彥當然不贊成。臣是南方人，難道不願陛下東下，更可安然一時嗎？惟所慮的，一離中原，後患將隨之而來！希望陛下以人民，以三帝還未踏國為念，勿因臣去而改變前天的決定。臣雖雖，而心實不會一天忘記陛下！」說罷含淚而退。帝始終不允他去。

最初，徽，欽二帝禩俘以後，金人想立異姓，以作傀儡。虜部尙書王時雍問吳玠莫備，金人屬意於玠，他倆轉轉地提示出，意在張邦昌，即他還不相備。恰好宋齊會從金人那兒來，他更問，齊會並不答，隨手在一堆紙上寫出張邦昌名字。他這時才報明由，遂把張邦昌的

燈在刃入和議書裏。及高宗即位，他們負着敵人的好細的使命歸來了！他們的爪牙很多，居然又處朝廷大臣的高位，事事與綱搗亂，惟恐中國強勝。綱提出募兵，買馬，徵財三策，宋齊愈公開反對無效，却偷擬奏章，在高宗面前詆謗綱的不對。太不湊巧了，就要呈遞，他的草屢被恨他的同鄉某人偷去，獻給了綱。綱此時正嚴厲兩行附逆法規，遂把他逮捕，斬頭。現在，高宗被他們一夥籠絡，不再信任綱的話，張浚等陷害他來了，彈劾他私意殺戮侍從，別他招兵買馬犯罪，遂被貶爲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右丞許翰奏綱忠議，除，無人可以輔助中興。陳東也奏潛善，伯彥不可重用，去李綱爲不當。潛善等從此恨死陳東。藉故把他殺了。兔死狐悲，翰見東因爭綱留而被殺，自言自語道：「東死，而我獨留可以嗎？」遂辭職。不久，綱又謫於鄂州，張所也藉罪名免職。傅亮見他們已去，也藉母病辭歸。高宗遂東下，兩河郡縣，相繼淪陷，正是綱規劃的軍民政策，全都廢除。金人果不出綱的所料，又來南犯，中原盜賊又擁擁而起！

紹興二年，綱又就任觀文殿大學士，兼湖廣宣撫使，並兼潭州知州。這時，荆湖湘二帶

，飢饉人民聚爲民軍，屬勢浩大，官兵毫無辦法。綱來以權，條明政治，愛撫人民，不久，果然地面平靖。綱一時也不會忘記國家的生死存亡的，來到湖荆，看見果然是一個好地方。卽向高宗奏說：「荆湖物產豐富，地面廣闊，諸葛亮常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用兵之地。如今爲我們僅有的，東南與西北，若果此處屯有重兵，既可號令四川，又可聲援襄漢，於是中原灑可恢復。」他的計劃還未及行，而又遭諫官徐偃，劉斐彈劾，貶於西京崇福宮。

紹興四年，金與僞齊合力來犯。綱雖一肚子牢騷，還是忍耐不住提出防禦政策。他的疏說：「僞齊傾兵南來，境內必然空虛，我們出其不意，閃電式的直搗他的老巢穎昌，他必然急速撤退，那時我們遣兵追擊，使他首尾受敵，前後難顧，這個機勝，可就不小了。再不給皇上駐蹕江上，號招上游之軍，順流而下，以助聲勢，滿佈軍旗以作疑兵，敵人雖衆，決難取兩渡，然後以主力軍進逼主要的據點，以善兵攻之，隨敵人轉道，俟他北竄，我們再施擊，此爲下策。以前金人來犯，僅是擾亂，搶掠的性質，到了夏天，才撤蹕北返，因此我們還有喘息之時，而這次僞齊來犯就不同了，勢往割據，稱霸中原，我們若不及早擊退，就永

毫無安枕的日子了！這是臣之偏見，望陛下與二三大臣詳細考慮。」

這時，淮楚一帶的戰事，頗爲得手。韓世忠一軍，屢次勝利，大大挫傷了敵人百倍的銳氣。紹興五年，敵被追而退。朝廷中人，又恢復歌舞昇平的景像，至於敵人是否再來，不加顧問。綱目認爲此時正是準備收復失地的時機，苦口婆心地上疏說：「現在，滿朝朝廷，都是苟安之空氣，認爲繼續抗戰完全是財力與努力的浪費。臣則認爲這種現象，有害於陛下，更不利於國家。看吧，廣大的祖業，能坐視淪於敵手，讓他任意搜刮，而不收復嗎？億萬的同胞，在受敵人殘酷的宰割，頻向陛下伸手求救，能閉目無視嗎？何況中原是南北的保姆，中原一天還在敵手，它就有一天遭受侵掠的威脅！至於想着東南平靖無事，苟延殘局，那完全是一種幻想，敵人不久就會把它打得粉碎！所以切望陛下，以國內政治不修，國防力量不修，中原還在敵手，東南不是苟安之鄉爲念！此次大敗敵人，東南暫可無事，我們還有抗戰的基礎。如今的急務，第一，在淮南，荆襄駐紮重兵，作爲第一防線。加緊訓練水軍，使長江上下游相接，增強防務，此爲第二防線。如此佈置，敵雖擁有優越的騎兵，也不敢輕舉妄動。」

。其次下令各路軍隊，各自伺機而動，務使每個兵士，都存有收復失地的決心。第二，朝議的所在地，就東有形勢而論，當推建康，望陛下權且駐蹕，以安民心。第三，西北人民，都是陛下下的赤子，他們未嘗一天忘懷祖國，現在流落於敵手，至受壓迫，如有歸來的，朝廷應賜給土田，給以爵位，特別優待，務使流離失所的人民，知道自己還有歸所。祖國的同胞在那兒關懷自己，自然益增擁戴大宋的心理。這無異增加一批抗戰的生力軍，同時就是削弱了敵人的力量。第四，談到內政，近年所用的大臣儘慨然擔負起國家的重任的，能有幾個？平常無事，小心謹慎，尚無錯過；忽遇國家有難，就驚愕，心顫，手足無措，悄悄而退，於是一切的憂危，盡遺給陛下！這種人對於國家的裨益，不知何在？而陛下也樂於取用！更可恨的，有些大臣，國家無事，則以和議爲得計，建軍爲失策；而遇敵人來犯，則以退避爲愛陛下，而以抗戰爲誤國！上下偷安，不作常久打算，於是國力一天天削弱。我們應趕快整頓軍馬，重振精神，陛下親自督戰，定增七氣不少，使敵震動不敢南渡。論到退避，偶然一次則可，不能作常久打算，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自南都退至維揚，則使關陝河

東，河北失守；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使中原又失。萬一，敵再南犯，不知再可退避何處？臣切願陛下自今以後，勿再想及退避！臣觀歷史，從古至今，如要睦隣，則只有和親，仇敵的國家，很少遣使。如今，我們遣使赴金，徒傷國家的體面。金人深知我們有機，必來報仇，所以趁我們還沒有恢復之際，必先把我們滅亡。這是敵人一貫的夢想。敵人既如此措意，而我們卑辭厚禮，低頭屈膝向他求好！貨幣禮物，所費既大，便詔來往，不但挫折士氣，又招來必不能答應的要求，求和不成，反招敵人侵略的藉口！不特如此，對於我國獨立自強的計劃，他好像是主人似的，動輒加以干涉，永陷我們於附庸的地位。金人二十年來，利用此策，消滅了契丹，宰割了中國，而我們終不自覺！是非的辨別，難道我們真沒有能力嗎？不，完全爲「徵倖」二字所迷！他們以「和平」滅亡了我們的國家！所以，臣切望陛下自今以後，勿再遣使議和！政策既定，擇出所應作的，拿全副精力，誠心誠意，決不苟且去完成它。俟政治清明，國庫充實，軍火俱備，士氣振發，那時已到抗戰的時機。臣常說朝廷爲根本，藩方爲枝葉。根本鞏固，則枝葉繁盛。又朝廷爲主腦，將士爲手足，主腦意志既決，則手足

才能執行。如今，外有強敵，內有奸賊，捍衛國家者惟有藩方，與將士。所以居於領袖地位的朝廷，務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是非分明，賞罰得當，自然，藩方肯來協助，將士肯來効力；雖然敵入很強，也不足懼怕，奸臣搗亂，也用不着憂慮，這只看陛下怎麼措施罷了！臣在此冒險向陛下建議，一是信任宰相，二是公選人材，三是變革消沈的士風，四是愛惜時光，改革一切，五是對於破碎的國家，務盡人事。凡此五項，皆與中興事業有密切的關係。中國人材並不缺乏，將士又可用，財政有着，足夠建設之資，陛下又當大有作為之年，何事不可勇往直前？臣言直而心忠，措辭有不當處，切望陛下原諒！」高宗讀到他的疏非常感動，遂委他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洪州知州。下詔促他急速赴任。

紹興六年，淮西之役，鄭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措施不當，凡十五處，張浚引魯辭去相職。有人建議，應殺張浚。而綱急阻說：「陛下若殺張浚，恐怕有才略的人，盡閉口而怕談兵，忠義的人，束手而無處發憤，將士瓦解，州郡觀望，試問誰來幫助陛下？張浚措置失當，誠然有過，然而他尚存區區殉國的心，使人稱佩，望陛下稍賜寬宥，待他以功贖

罪。「張浚遂免死。」

高宗想幸平江，認爲平江離建康不遠，徒落逃避的名聲，不應輕動，勸帝說：「各代帝王與兵完成大業以前，必先鞏固民心，振發士氣，佔據優越的地勢，不肯稍感不利就向後退，總盡人事而後已。今天，陛下豈可因一將叛變，而望風怯敵，向後撤退嗎？我退，敵進，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敵的爪牙，土匪流氓，從而依附，建起偽組織。我們再想建朝廷於瓦礫之中，也不可能了！假使敵騎迫近，不得不權且退避，猶爲可說。而今前線戰事非常平穩，各路並無失利的退却，無故遽然後退，棄棄前功，招來後患，自趨敗亡，難道不可惜嗎？」疏上後，朝廷才算沒有運動。

紹興九年，又委綱爲潭州，荆湖安撫大使。他到此時，已真心灰意冷，不願再作吃力不討好的事了，於是堅辭不就。次年，生病，誰知一病不起，銜愁永逝，此時他才五十八歲，

張叔一夜

今日之事，只有一死。

移書二帥，請立太子。

張叔夜少年時喜歡談兵，以祖宗的蔭庇爲蘭州錄事參軍。蘭州本漢時金城郡，地極邊疆，特河爲固。每歲河冰，必嚴兵以備，兵士不敢離甲者累月。叔夜說：「這不是長久之計。不求要地以守之，等敵迫河時，我們就危殆了。」有地名曰大都的，介於五行政區的中間，羌人入寇，必先到這裏集合，然後決定所向，羌人每次集到這裏，五行政區皆爲震驚。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終於得到上級核准，建爲西安州，自是蘭州無羌患。

有一次，他到遼國宴會時比射，他首中的，遼人歎詫，求觀他所引的弓，拒而不與。他回國後，將遼人的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奏皇帝。

宋江等在河北造反，轉略十郡，官軍沒有敢抵禦的。風聞他們將到海州，叔夜使人窺他

們所向。賊徑趨海瀕，刦鉅舟十餘，載擄獲。於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在城邊設伏，另派輕兵距海誘賊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聽說，失了鬥志，伏兵趁這機會，擒其副賊，宋江投降。加叔夜爲直學士，徙濟南府。山東羣盜猝然到，度力不能敵，謂僚吏說：「若束手以候援兵，那人民就受不了，當以計緩之。倘便能延長三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使郵卒傳至郡，盜聞說，果然少懈。叔夜會飲譙門，故意表示閒暇，並遣吏赴賊營曉諭朝廷恩旨，盜狐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千人，乘其惰，擊之，盜奔潰，追斬數千人。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

靖康元年，金人南犯，叔夜再上章，乞假驍兵與諸將合力斷敵歸路，無結果。適那時四遣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諭命叔夜入衛，他卽自將中軍，他的兒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第二天出師到尉氏，與金遊兵遇，且戰且進。十一月晦，至都，對欽宗說：「賊鋒正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帝以爲然。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敝告諸道，然迄無赴國難者。

城陷，叔夜被俘。父子猶力戰。欽宗以勢不可爲，乃詣金營。金人想立異姓爲宋君，叔夜謂孫傳燈：「今日之事，只有一死，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他赴軍中，到軍中後抗請如初，遂把他帶到北方。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到白溝時，駁者說：「現在要過國界的河。」他驟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第二天死，年六十三。諡曰忠文。

韓世忠（附梁紅玉）

我不要名馬 我不要寶珠

只要還我中原 送還二帝

宋朝一代，幾乎時時都有外患，而最慘者爲徽欽二帝的被擄。高宗繼位後，被金人所逼，建都揚州。重用汪伯彥，黃潛善二人，眼見江南繁華，便也每日絃管笙歌，逍遙自在，毫不以恢復失地爲念。建炎四年，金人大舉進犯，連陷河南，陝西，河北，山東一帶，兵下徐州，高宗聞報大驚，召召羣臣，商議遷都之策。大臣張浚，辛棄疾，辛棄疾請遷湖南，大將韓世忠怒

自叱道：「國家已經失去河北，山東，如果再喪江，淮，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再退？且兩湖風濤，路途遙遠，現在分兵遠徠，此地派誰防守？」高宗見世忠說得有理，便命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駐守鎮江，自己却假巡幸爲名，從蘇州跑到杭州（臨安）。

高宗遷都臨安後，並不以恢復中原爲念，滿朝大臣，也都偷安苟且，百般逢迎上意，做出些不脛不弛的事。金兀朮帶二十萬兵，紛紛向南進攻，沿江宋軍，非降即敗。金兀朮兵渡長江，虜虜（南京）守將杜充，獻城投降。兀朮入城後，且不南下，將人馬折向安徽，從徽州，廣德，直撲臨安。韓世忠堅守鎮江，不見金兵南下，甚是詫異，後來軍探報說：「金兵轉向安徽，猛襲臨安！」世忠便心想一計，將人馬分作三路，向後撤退，第一路是前軍退駐青龍鎮，扼守江，浙要衝，第二路是中軍，退駐江灣，截斷金兵歸路，第三路是後軍，退駐滬口，以便和水師呼應。分派已畢，單騎趕向杭州，入京保駕，誰領世忠到時，高宗早已渡過錢塘江，逃向寧波（四明）。他追到行在，叩請還安，高宗喚他隨朝保駕，不必回軍。他跪奏道：「陛下旣已平安到此，臣願歸回防地，和金兵決一死戰。」高宗明知不能坐視，只

得聽他自去。金兵攻破臨安，大殺十日，將民間金銀財物，劫掠一空，預備班師回國。這日走到秀州（嘉興）地界，正是建炎五年正月十五日，稱上元燈節，早有軍探報道：「前面不遠，駐有大宋韓世忠軍隊。」兀朮大驚，忙令再探，一面吩咐人馬，須得小心，不要被他知道。不一會，軍探又來，跪地報道：「今日爲上元佳節，韓世忠軍中，掛燈結綵，犒賞三軍，正在歡呼痛飲。」兀朮仰天笑道：「此天亡中國也，方今君憂臣辱，大將不以收復失地爲心，但歡呼痛飲，我何懼哉！」便下令解嚴，叫三軍慢慢行走。這邊韓世忠酒過三巡，早有軍探報告，說：「金人看我飲酒，不加防備。」世忠大喜，急忙傳下一令，星夜開拔，不日趕到鎮江，在焦山，金山一帶，設下埋伏。這時金軍尚未知道，隔不多時，金軍緩緩開來，先頭部隊，向焦山寺進發。兀朮和左右軍師，逕到金山寺駐紮，進得門來，一聲鼓響，湧出無數軍馬，向前衝殺，兀朮大吃一驚，慌忙退出，待要跨上馬去，不防跌倒，這時正是黑夜，兩軍廝殺，不辨東西，僥倖那廝在忙亂中，逃下山去，不曾被宋軍活活捉住。金將李選，帶兵向焦山進發，被宋軍團團圍住，大殺一陣，李選不能取勝，只得投降。此時天色已

明，金兀朮冠帶脫落，逃回後方，仰天嘆：「我與吳到此，從沒有吃過敗仗，想不到今天遇上這廝，幾乎失去性命！一便傳令將兵留住，休息幾天，約期大戰。這日，韓世忠正在江邊，督造戰船，忽有軍門轍道：「金營派人，來遞戰表！」他即傳令，關齊水陸大軍，準備廝殺，結果兀朮大敗。便一面派人到濰州向韓揆求救，一面修下一書，派人送到宋營與韓世忠求和，信上寫道：

韓大將軍麾下：軍前聆教，誠惶誠恐，夫興亡繼絕者，將軍之事也，遣使通問者，國士之誼也，今謀賊名馬十四，並臨安所獲金珠十斛，以求假道，永弭兩國之兵，重修百年之好，伏維哂納。……」

世忠看畢，對來者道：「我不要名馬，也不要珠寶，只要還我中原，送回二帝，萬事皆休。」那人財命，向兀朮說明此意，再說金國軍隊，北方的元帥名叫韓揆，駐濰州，這日接到兀朮求救文書，已派李璿太一帶兵十萬，到淮東救應。兀朮自敗回軍中，好生沒趣，這日忽接北方軍報，說韓揆接到文書，已派李璿太一帶領十萬人馬，前來救應，心中大喜，傳下

一會，命衆人情懷地搜捕一個民用船隻，以備運兵。韓世忠大勝後，將長江緊緊塞住，日晡巡防，不准金兵一人偷渡，他又恐怕防守不嚴，更令百十隻戰船，密排江面，每船前後，都派精兵，用鐵索繫大鈎，吩咐衆人，如金兵偷渡，不必聲張，只悄悄將鐵鈎拋上敵船，一與而已。這日軍探報道：「淮東一帶，金兵十萬，由李蓋太一率領，向我進攻」。世忠笑道：「此敵軍膠東擊西，牽制我軍之計。遂令宋軍全部上船，敵兵挑戰，不准理會，但把江面守住，不准敵兵偷渡一人，使他們兩邊失却照應，便不急死，也得餓死。話未畢，只見江南敵軍，有移動模樣，兀朮指揮衆軍，登上民船，向江心衝來，同時江北敵軍，金鼓齊鳴，搖旗吶喊，向宋軍亂箭齊發。世忠且不理會，站上船頭，揮動令旂，將戰船分爲兩路，一路由世忠親自率領，抄向金軍後背，一路由夫人梁紅玉率領，統向金軍前方，不一會，把金軍小船圍圍圍住，大船上鈎挽齊發，可憐金軍小船，躲避不迭，都被宋軍堵住，紛紛墜入江底。幸虧兀朮在後押軍，離船遠遠，未曾擋住，便急急掉轉船頭，向岸逃去。世忠看見如此，一船當先，緊緊追上，追到黃天蕩碼頭。兀朮見性命難保，便登上船頭，大喊道：「韓將軍且莫

這艘船有話和你講個明白，便死也甘心。」世忠聽了，吩咐停船，上前答道：「事已至此，講什麼呢？」兀朮道：「宋君失道，民生凋敝，我國興仁義之師，助宋滅遼，遼國已滅，宋君不殺山前六州，這也罷了，又步步設防，不利於我，是何道理？」世忠答道：「我是軍人，不懂政事，但知守土有責，你何必多問？」兀朮道：「將軍的話，說得不錯，但良臣擇主而事，鳳凰擇木而棲，宋室主暗臣愚，國貧民弱，將軍又何必代他出力？」世忠道：「食國之祿，忠國之事，方今天下有道，中興可期，我是中國人民，難道不該替中國出力麼？」兀朮道：「以將軍之忠義，鳳雛替國家盡力，不過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你雖盡力，也是枉然，如能轉事夫金，同取中原，將軍發茅裂土，豈不更好？」世忠聽了此語，十分忿怒，大喝一聲道：「什麼話！我韓世忠豈是這種人？」兀朮見話不投機，便道：「一時失言，高請勿罪，現在諸事不提，但請你放我一條生路，願獻金縢十萬，仰酬高誼。」世忠答道：「你不要看錯了人！現在我什麼都不索，只要我兩帝，復我失地，你如辦到，我便放你！」兀朮見不是路，吩咐開船，向前逃逸。世忠見了，緊緊追上，無奈風狂浪急，大船行動緩慢，被

他逃走。世忠一時奮怒，便一手挽弓，一手拈箭，驍吼一聲，向前射去，不偏不斜，正中兀朮肩上，只聽哎呀一聲，隨手而倒。世忠看那小將已遠，追趕不上，便鳴金收軍，退回鎮江。從此次擊退後，金軍不敢南進一步。捷報上去，詔嘉慰勞，封韓世忠看像校少保武威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封梁紅玉為安國夫人。

宗澤

出師未捷身先死

明正、長使英雄淚滿襟

韓世忠從小就懷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朝召問時，他毫不吝嗇地批評政府，考官惡其直，實宗伊，朝廷遣使召登第女真歸於海上，打算夾攻契丹，他對親友入說：「天下自是多事矣。」於是退居東陽，在市谷中蓋間茅屋隱居。靖康元年，中原險惡，都上書舉薦他，給他宗正少卿的名義充和議使。他說：「這二法不會是活的了。」有人問他行

屢緣故，他說：「敵要是能悔過還師，固然很好，否則，怎能屈節敵庭以辱君命呢！」隨着說他剛方不屈，恐害和議。皇上不敢遣他，遂命知磁州。

那時太原失守，管理兩河的文武官員，都託故不行，澤忿怒說：「食朝廷之祿，豈可躲避之難」他即日單騎就道，從麻卒十餘人。但磁州經過敵騎蹂躪後，人民逃徙，帑篋無遺，澤至，修補城壁，開浚隄池，整治器械，招募義勇，始為固守的計劃。金人彼真定後，引兵南取慶源，從李固渡渡河，恐宗澤的兵逼其後，特遣數千騎直抵磁州城。澤披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殺敵數百，獲得的羊馬金帛，都賞給軍士，康王再使金，到磁州時，澤迎謁說：「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還是不要去好。」王遂回相下邳。帝下詔以澤為副元帥，從肅王起兵入援。澤的意思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可是衆人不聽他的話，他自己領兵趨李固渡，道上遇到北兵，遣臺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營。

那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敵兵在六名相會。澤屢冰渡河，見康王說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

可緩。會養書樞密院事輔贊總封欽宗手詔至京師，言和議可成。澤說：「金人狡詐，是欲盡我節制。君父的以授救，同饒湯一樣。應該趕快赴援，軍直趨洹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我軍已在城下，還怕他什麼！」汪伯彥等以為不然，勸王遣澤先行，從此澤不得參加府中的謀議了。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仲憲，合兵入援，三人都以澤為癡狂，不回答。澤不得已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說敵饒正斌，不可輕舉，澤怒，要斬他，諸將乞貸淬，使得殺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濶，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遇到敵營，他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增加生力軍，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說：「今天進也是死，退也是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以一當百，斬敵數千。金人大敗。退數十餘里。澤想敵數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倘

使全數的鐵騎，夜襲吾軍，那可就險得很，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害怕了宗澤，不敢再出兵。澤又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時宋金有割地講和的商議，澤上疏說：「天下是太祖太宗的天下，陛下當體念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違議割河東四，又議割陝西的諸，解兩州呢？自金人再遷，朝廷沒有命一將，出一師，但聞盜邪之臣，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竊陛下應該赫然震怒，賞罰分明，以再壽王室。今即位已經四十天了，未聞有大號令，只見刑罰指揮說，不得膠擾赦文於河東西，陝西的蒲解兩州，這樣是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臣雖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於願已足。」上覽壯其言，改知青州，那時他年紀已六十九歲了。

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部，非澤不可，又徒他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汴京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到了先捕殺盜賊者數人，由是盜賊屏息，以賴以安。河東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想占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哭着對他說：「朝廷當危難的時候，倘便有像你這樣一兩個人，那還會有敗患？現在正是你立

不可失掉機會。〔善感泣，遂降。那時有因進綽號沒角牛的，領兵三十萬，王再興，李鳳，王大郎等也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北，使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澤上疏說：「開封物價，漸闕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的，莫不願陛下取歸京師。以慰人心。其有反對的，不是陛下忠心之人不過像聚邦昌之流陰與金人勾結，才發此種惡論。〕除他爲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

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正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很憂慮，仍渡河約燕將共隴事，以圖收復。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鑿夾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與恩義軍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大馬，咸願聽澤節制。康義郎岳飛犯法將受刑，澤一見奇之，曰：「他是將材，怎能斬？」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子澤，飛由是知名。

二年，金人自鄭州抵白沙，去汴京很近，有人傳說：「依鳥人間計，澤正對客人圍碁，笑曰：「什麼事這樣慌張？」劉衍等在外，必舉烈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

金人方興行，伏兵起，前後夾擊，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都將李景良，闖中立，郭俊臣領兵趨鄆，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良升，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其首以報。金將與金將更姓者及燕人何仲胤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良罪，斬之。又對姓史的說：「我受此土，有死而已。你爲人猶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小兒女的話來誘我麼？」亦殺了他。

金將王策，本是遼國的酋長，往來河上，被澤所擒以禮待之，解其縛，坐堂上，對他講：「契丹本是宋朝的兄弟之國，而今女真辱吾主，又想滅我宋朝，你是契丹的酋長，義當協助我而雪恥。」策大爲感泣，情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對他們講：「你們都有忠義的心腸，當協助敵，務期迎還二帝，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莫不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上疏諫皇帝還汴京說：「臣爲陛下保護京城，從去年秋冬至於今春，又三個月了。陛下不早早回京，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疏上除他爲

寶殿殿學士。」

以前澤去磁州時，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了李侃，現在世隆及他的兄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澤入佛堂說：「河北陷沒，我宋法令及上下之分，也陷沒了麼？你怎樣敢隨便殺人！」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需刀庭下，澤徐對世興說：「世興感泣。金人軍滑州時，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敵不備，敗之。宗澤的威聲一天比一天彰著，北方的將士，一聽到的名字就怕，對南人稱他時，總呼爲「常爺」。澤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黷亂遠關，卽渡河勦敵。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從心愈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會議肆前，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都被翟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獨獨道：「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職敵，則我死無恨！一衆人都流涕答說：「敢不

鐵力！」諸將出，澤念杜工部詩句說：「壯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第三天他就死了，死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號慟。贈文獻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

張浚

志在恢復版圖 終身不主和議

功雖不就 其勳烈足以榮天下已

張浚少年時，品行端正，目不邪視，不說一句謊話，賞識他的人說他將來一切要成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他爲楚帝，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他爲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又遷他爲侍御史。

那時皇帝在揚州，他上疏說：「中原是天下的根本，願下詔修葺東京。關、陝、襄、鄂，以待巡幸。」這疏違背了宰相的意思，除他爲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尙未動身，又擢他

於禮部侍郎。高宗召諭他說：「你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想有點作為，欲一飛沖天，可惜沒有羽翼，請你留在這裏輔助我。」除他爲御營使司，參贊公事。

浚推斷金人必來侵犯，而朝廷仍不知不覺，也不作準備，他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力陳此事，都以爲他神經過敏，置之不理。建炎三年春，金人果然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捍禦，叫他一同節制軍馬。繼而，勝非被調他處，浚獨留。此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剛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並改了處。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傅等又檄浚，浚慟哭，召東野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浚爲秦鳳路總管，浚傾萬人還，將御兵而西。浚知平皇上遇俊獨厚，且浚性格又純實，可謀大事。急邀浚，握手道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此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賈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浚分兵扼吳江。他方面又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爲禮部尚書，命他的部隊開到行在。浚以大兵尚未集齊，不敢就聲言討賊，乃假托說張俊剛回，人情震動，不可不少留，以撫其事，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說：「世忠一來，大事可濟了。」

。』敦浚說明此事，以書招之。世忠到後，對浚慟哭流涕說：「世忠與浚，將親身領兵討賊。』浚因此大驚張俊與世忠的將士。並呼諸將校至跟前，大聲問他們說：「今天這種舉動，那個是順，那個是逆？」大家都說：「賊逆我順。』浚又說：「聞賊用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你們可取我的頭去；不然，一有退縮，都以軍法從事。』衆皆稱有憤憤。於是全韓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住糧道，以待大軍的舉齊。世忠到秀州後，即大造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答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增斥乘輿，事涉不義，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到此書，大爲恐慌，乃遣重兵扼臨平，趨於除浚與世忠爲節度使，以安他們的心，而經浚欲免社稷。浚，世忠拒絕他的官爵。會呂頤浩，劉光世兵都到，浚乃將苗傅，劉正彥的罪狀通告天下，並率諸軍進討。

傅，正彥逃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

高宗改即位。浚後在臺在秀州的時候，嘗夜坐，警伺不很嚴，忽有客至前，從懷中取出

經說：「二其首德，劉正運之公的賞和。」浚問欲何如？客說：「我是河北人，粗讀書，亦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你爲備不嚴，恐有患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因此傳言浚爲賊所執。浚歸，高宗甚爲驚嘆。

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賊之事。置寨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將。許俊後，浚行，還沒到武昌，而呂頤浩變初議。浚抵興元後，金人已取郿，延、驍將婁宿李董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都不肯相撓。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搜摭豪傑爲先務，諸將恐懼聽命。適有謀報說是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圍攻，不久，金人大攻江淮，浚卽治軍人入衛。到原州，知金人北歸，又還關，陝。此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怕他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和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罷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攻敵陣，殺獲頗衆。不幸環慶帥趙鼎，擅離職守，者軍縱校看見灰塵大起，都驚跑了，其他各軍也都潰散，浚斬者以殉，退保興州，命其玠聚兵扼險。鳳翔之和尙原，大散關

，以師敵來路，關師古等聚臨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澤，賈世方等聚澤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

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尙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又集合兵力來侵；玠復及其弟璘復邀擊，又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趕緊把鬚髻剃了遁歸。當黏罕病重的時候，對諸將說：「自我入中國，沒有敢擄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你們宜絕意，止好好保守就足够了。」兀朮聽見這話，怒說：「這意思是說我沒有才幹！」黏罕死後，他竟入攻，果然敗退。朝廷拜凌爲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凌在關，陝三年，調兵抗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劉子羽慷慨有才略，趙開善理財，吳玠每戰輒勝，用人極爲得當，因而西北羈民歸附日衆。所以關，陝雖失，而全蜀安然，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屯賴之而安。

● 紹興三年，朝廷遣王似來輔佐，張浚譏說王似要來，他就呈請解除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怨又說他的壞話。遂召他赴行在。四年初，辛炳知潭州，

浚在陝他出發兵，炳不遣，浚秦劾之。現在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遂以本官攝發濶營宮，居福州。

浚去朝，猶慮金人必全驅川，陝之兵，併力進犯東南，而朝廷已議和解，乃上疏極言其非。未幾，劉豫之子麟，果然引金人入攻。高宗想到浚的話，隨罷免朱勝非。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親下手詔，辨白浚以前的被誣，除他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起江上視師。那時兀朮擁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流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往兀朮那裏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說：「張樞密不是貶嶺南麼，怎麼會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當天晚上就逃遁了。五年，除張浚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除趙鼎爲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

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敵勞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濶於

江上，出榜宣佈劉豫僭位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斷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俊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編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去覲見高宗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江上就謹報劉與子貌狹金人入攻，浚奏：「金人決不敢悉衆而來，這必是劉豫的兵。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後劉麟逼近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上又下詔令張浚，劉光世，楊沂中等還保江，浚上奏說：「俊等如果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卽不可憑，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還有什麼可恃呢？」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騷擾，浚聞，疾馳赴采石，令衆將士說：「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貌攻沂中，沂中大破之，貌麟皆拔柵逃遁。高宗親手下書嘉獎，並召浚回去慰勞之。

問安使何蘇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高宗號慟得椎心頓足，哀不自勝。浚請命諸大將牽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回來上疏說：「回憶以前趙陝，蜀的時候，上命令巨

說：「我有大仇於北，而洗刷此等莫大的恥辱的，惟你是賴。」而臣始終未見成功，今敵無所畏懼。今日之禍，實由臣致，乞賜罷黜。」詔遂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仍不許，乃請乘輿登平江，至建康。浚中外大政，事無大小，均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高宗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宮中大小，也必咨浚，即令賜諸將的詔書，往往也命浚草之。浚因笈求去位，高宗問那個可代，並問秦檜何如？浚說：「近與他共事，才知道他的陰險。」高宗說：「那末就用趙鼎好了。」檜由是恨浚。後因上疏觸秦檜怒，徙永州。

浚去朝幾乎二十年，天下人不論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一提他，必咨嗟太息。甚至兒童婦女，也沒有不知道張都督的名字。金人極怕他，每遣使來，必問他在什麼地方，惟恐他再出用。這個時候，秦檜怙寵固位，怕浚爲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而後已。秦檜死，二十五年，復浚爲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孝宗卽位，召浚入見，對他說：「久聞你老人家的名字，現在朝廷所待的唯你老人家。」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說天者，天下之公理

而已，必親親自持，使清躬莊躬，則賞罰舉措，無所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比孝宗慷慨說：「你老人家的話永遠不敢忘。」帝感動得連面目就變了顏色，除他少傅，江淮東西諸宜撫使，遣封魏國公，翰林學士。

史浩主張在瓜州，采石築城以守，浚謂不守兩淮而守長江，是示敵以削弱，息職守之氣。不如先築泗州城以守之。及史浩參加政事，浚所規畫的，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宜撫判官，孝宗召俊卿赴行在。孝宗見俊卿等，問浚的動靜飲食顏貌說：「朕倚賴魏公，如秦人之倚賴長城，不容任何浮言搖惑。」金人以十萬屯河南，浚稱要進攻兩淮，並移文索海，泗，唐，鄆，商州及歲幣。浚爲北敵說詐，不要信他的話，遂以大兵屯盱眙，濠，遂以作準備，卒以無事。

隆興元年，除他爲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武寧馬。當時金將蒲再察徒穆及知泗州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乘其未發攻之，竊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進攻二邑的計策，浚都奏聞，上認爲可行。

。乃浚趨行在，命先圍兩城。乃遣顯忠圍濠州，思遠營；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目往隨之。顯忠至靈璧，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諍，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爲之震動。孝宗手書勞之說：「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沒有這樣的勝利。」浚以盛夏，人疲馬困，不宜行事，急召李顯忠等還師，不幸金帥石烈志實率兵至宿州，與顯忠相連日，南軍小不利。忽又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行歸。浚上疏請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不過主和的壯丈夫，皆議浚之非。可是孝宗賜浚書說：「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又治高郵，巢縣兩城，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於淮陰，馬軍於壽春，把兩淮守備大大地整頓一番。孝宗每對近臣提到浚時，必稱「魏公」，未曾直呼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胖瘦如何。不久，又回復浚的都督官號。

金帥僕散忠義給三省樞密院一通牒，索四郡及歲幣，不然的話，要於農閒時出兵。浚以爲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知。可是，那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是秦檜的黨人，急

於求和，遂遣康仲賢持書報金。浚謂賢中人多妄，不可委信。繼而，仲賢果然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誦之，浚仍以爲不可。未幾，留之望，大淵待命。而另派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遣還使人，罷和議。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追脅之，昉等不屈，不得已以禮讓他們回來。

二年，浚行視江淮。那時他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鏡江兩軍，凡萬餘人，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的地方，都築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圍。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此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爲虛聲脅和，將刻舟決戰，及到後來，兩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契丹望族的蕭琦沈勇有謀，欲令他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從此金人益懼。浚留平江，凡八次奏疏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政體泉關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穉姦邪，必誤國事。有人勸他勿復以時事爲言，浚說：「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

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走到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說：「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啻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衛山下，足矣。」死後，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諡忠獻。

岳 飛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北宋時，遼金夏三國，分立在東北東三方面。他們的人民屬於通古斯，突厥等種族。言語，風俗，完全與中國不同，他們的性情殘忍好殺，他們的目的在併吞宋朝。宋室的君臣，因不善應付，常被他們打敗，失去許多土地。到徽宗時，遼和夏都衰廢了，獨有金人最盛。欽宗靖康二年三月，是宋室最可憐的時期，也可說是我們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奇禍。徽宗，欽宗兩個皇帝同他們的后妃皇子，都被金人擄去。高宗是徽宗的兒子，欽宗的兄弟，他逃到南，建都杭州，勉強立起一個南宋。那時黃河兩岸，淮水以北以及中原一大片的土地，都被金人佔去。在這危急存亡的當兒，便出了我們的民族英雄岳武穆，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武穆是岳飛死後的諡法，後人尊敬他，不肯直呼他的名字，因此「武穆」二字便成了他的普通稱呼。

他的體質很好，氣力很大，年紀還不到二十，就能引三百斤重的弓，負八石重的弩。宣和二年，也就是徽宗十九年，武穆二十歲，那真定府路宣撫使劉韜，招募勇敢戰士，預備抵禦胡人，他到那裏投軍。劉韜一見，便知道他不是平常的人，命他做小隊長。那時，相州

地方的強盜，像賈進等攻劫驛鎮，擄奪平民，官軍屢次戰敗。武穆統率步騎二百，出奇計把陶賈捉住殺了，餘黨也就四散。

偉大的人物雖是拿自己的材路立功，但在初出來時，總得有人提拔。武穆初被軍於劉錡部下，繼而投事杜充，他們都不過認他爲一個能幹戰士，並沒有管他是非常的人物。最後，在東京才遇到宗澤。高宗南渡後，宗澤留守東京，他的志願是要恢復已失去的北方土地，和迎還被捉去的兩個皇帝。可惜那時黃鶯著，汪伯彥一般小人執政，宗澤不能實行他的志願，憤恨極了，以致疽發背而死。他臨終時，朗誦杜子美弔諸葛武侯的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又連喊「渡河！渡河！」就此可知他的忠誠之氣，也可知武穆受他影響之深。

高宗宋元年，武穆和金人戰於郾城，連發兩箭，射死了敵人的兩個酋長。乘勢縱騎兵衝鋒，將金兵打敗。又會戰於曹州，他自己披著髮，手揮四把刀，一直衝進敵陣，兵士都奮勇痛擊，又大勝而歸。宗澤大大地驚奇，對武穆說：「你的智，勇，材，藝，雖是古代的良好

也不過如此。然你喜歡野戰，不是古法，現在做他人的副將還可以，如果將來身為大將，獨當一面，便不能這樣了。」於是給他一張陣勢圖，武穆置之不用。宗澤後又問他，他回答說：「你賜給我的陣圖，我看的很熟，這乃是一定的佈置。古今的局勢不同，地勢也不同，那能可按照一定的圖來佈置陣勢呢？」宗澤有點生氣說：「照你這樣說，難道不足用嗎？」武穆答說：「先佈陣而後戰，這是兵家的常法；可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澤聽了，轉嗔為喜說：「對囉？」

高宗初即位的時候，許人自由上書，極力批評當時政治的得失，武穆便也上了一封數千言的書，大都是初中時弊的話；朝廷不但不用，反加罪於他，說他越職談論國事，削了他的官爵，遣歸田里。那時青州人張所，正做河北指撫使，武穆便到他那裏去。張所一見，待他很有禮貌，有時問他道：「聽說你跟從宗澤留守非常的勇敢，你自己能敵多少人？」他答道：「勇是不足恃的，用兵在於先定好計謀，計謀才是勝負關鍵，個人的勇敢，沒有多大關係。」張所聽了，似乎有點吃驚說：「你並不是行伍中的武人啊！」

這時候，高宗爲避免金人的鋒銳，雖然暫時離開中原；但是宗澤張所等各路軍隊，聲勢很大，若要恢復國土，未必絕望。武穆對張所說，國家定都在汴，依靠黃河以北爲屏障，現在必得設法使金人不敢進到黃河以北，首當的樞本才能穩固。張所很贊同他的意見；就令他跟從王彥渡河。

武穆這時不過是偏裨的職位，帶兵只有數百人。雖有蓋世的謀略，若無兵無餉，也無法可想。然在困苦艱難中，方能見出真才。當時武穆跟從王彥渡河，到新鄉，金兵很盛，王彥不敢前進。武穆單獨引他的部下出去苦戰，奪得金人的大旗，於是諸軍爭告奮勇，遂得了新鄉。夜裏屯紮在石門山下，有人傳說金兵反攻來了，全軍都很驚惶，武穆堅持不信，睡著不動，金兵果真沒來。不久，他軍中糧盡了，到王彥處乞糧，不給他，他就引兵北進，單獨騎在馬上，手中拿着丈八的鐵槍，刺殺金兵的會長黑風大王，金兵大敗而走。因不爲王彥所容，武穆又歸到宗澤那裏，做留守副統制。宗澤死後，杜充來代做留守，武穆仍做留守的副職。

高宗三年，金人約同反寇曹成，進攻東京，這時賊眾有五十萬，武穆所部的僅有八百；軍士怕懼，不敢向前；武穆說：「讓我來爲諸君攻破他們。」於是左手挾弓，右手運矛，橫衝到他們的陣線，賊軍大亂而敗。杜充將要退回建康，武穆爭執說：「中原地土，一尺一寸不可失去，現在我們一舉足，這個地方就不是我們所有的了。將來如果想再取回，那就非用數十萬大軍不可。」杜充却不聽他的話。

高宗卽位的初期，內有李綱，外有宗澤，張俊，韓世忠；內外協力合作，並不難驅除胡虜以報仇雪恨。可惜不久李綱罷職，黃潛善汪伯彥一班小人用事。到了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的時候，汪黃等既沒有謀略，且專橫自恣。進忠言的，他們不容納，請兵的，他們不使。皇上知道。因此金兵一天一天的南下，高宗不得不拋棄中原而移到杭州避難；改杭州爲臨安府。

金人看見中國無主，便派遣他的大將烏珠，大起燕雲，河朔的兵，出而奠定中原；於是杜充敗逃，東京不守。唐在死亂，南京又亡；李光世遁跡，江西陷落；陳邦光降，建康失去。

。臨安的小朝廷也不可保，高宗便不得不放棄了第一湖山（指杭州），倉皇逃到越州，又到明州；都不安穩，終於逃到海中。以帝王之尊，而冒險於洶濤駭浪之中，這是中國從來沒有的事。漢族的命運，危險到這樣，如果不是岳武穆，那個人能來保全呢？

那時烏珠的兵，從安徽的廣德侵入臨安。杜充的一枝軍隊，已經降敵，武穆引他所部的兵士，追躡金兵，連戰了六次，都大得勝；捉得敵兵很多。武穆觀察內中有用的人才，就以恩義結識他們，仍然放他們回去，命令他們在夜間研營放火，宋軍乘亂時衝擊，大敗金人。金人非常的震恐，大家互相招呼說：「這是岳爺爺的兵呀！」烏珠見亡氣如此，不敢久戀此地，改入江蘇境，將由那裏回歸北方。假使不是廣德這一次勝仗，恐怕宋室早已滅亡，不要等到帝昺時代而始實現了。

烏珠進攻常州，朝廷命武穆移軍去救。與金人交戰四次，都是大勝；且尾隨在他們的後面，襲擊於鎮江府東，又大勝。敵兵死屍橫在路上，延長到十五里。烏珠奔到建康，武穆早設伏兵在半首山等他逃來。又令一百多人穿黑衣服到金營中擾亂，金兵大為驚動，自相擊

殺。烏珠逃奔河西，武穆遂收復了建康。再加以韓世忠在黃天蕩一役，金人從此許久不敢渡江。

高宗十年，金人又來伐宋，劉靖告急；高宗命武穆星夜趕去救援，且賜他手札，教他一切可以自由作主。武穆便派遣三貴，牛皋，董光，楊再興，孟邦傑，李寶分布在各要隘，以經略西京，汝，鄭，潁昌，曹，光，蔡等郡縣。又吩咐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分遣兵士向東去援助劉靖，向西去援助郭浩；自己却領兵長驅以窺中原，駐紮潁昌。因爲此處地勢坦平，汝水，潁水迴環於左右，真是一片好戰場。武穆的兵士很銳，烏珠大爲怕懼，和龍虎大王會商，以爲各將帥都容易對付，惟有岳家兵不可當。想引誘他的全師，合併力量與武穆一戰。宋軍中人聽了都很怕懼，武穆却好像不在意似的。因他的胸中，早有成算，所以能臨大事而不懼。

武穆方略既定，就每日派一枝兵去挑戰，且加以謾罵，激怒了烏珠，約定七月八日會戰，各帶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偕昭武大將軍韓常的兵逼到郾城。因武穆分軍潁昌，自己將輕屯紮郾城。武穆見金兵來攻，便遣他的兒子雲凱，「背鬼」（武穆所練的軍名），馬軍直貫

金兵的陣地，命令他說：「必定要勝，方才可以回來，如果不用我的命令，我就先殺了你。」雲是武穆的長公子，十二歲就從軍，人呼他爲「贏官人」。每次戰爭時，他手握着兩個鐵椎，有八十斤重。鄜城的一戰，出入在虜陣中，衣裳和甲都着血染成了鮮紅的顏色。敵人的屍身布满了野外。楊再興單騎到虜軍中，想擒拿烏珠，沒有成功，親手殺百人方才回來。

當初烏珠有勁軍，都是身負重鎧，用牛皮帶聯貫在一起，三人一聯，號稱「拐子馬」，又名「鐵浮圖」，每次進一步，就用拒馬不推着。所以只可前進，不能後退，兵士大都是並本部的女真人充當。宋軍每遇這種軍隊，都不能抵擋。他所到的地方，每次必勝，故稱爲「長勝軍中」。這次戰爭有一萬五千人來攻，諸將官都很怕懼，武穆笑說：「這很容易對付。」就會步兵用麻札刀入陣，不許仰頭看，只顧砸馬的脚。拐子馬本是互相聯合的；一匹馬倒了，其餘兩匹馬就不能行，坐而待斃！宋軍奮身痛擊，傷死如山，烏珠大慟說：「自從海上起兵，都用這個戰勝的，於今完了，」拐子馬從此以後就廢了不用，戰事過後，武穆告訴人說：「我的兵士，真可罕用了。鄜城一戰，人成血人，馬成血馬，沒有一個人肯回頭看的。像

這樣，恢復中原的日期必不遠了。」

烏珠又增兵到鄜城，初十日，「背寇」部將王綱，帶了五十騎出來察看勝天，到勝天相遇，便奮身先進，斬了他的大將，武穆當時出來觀察戰地，望見黃雲蔽天，兵士想稍稍退却，武穆說：「不可，你們封侯取賞的機會，正在此一舉，那裏可以錯過？」他自己帶了四十騎馳出，都訓練（官名）寧堅牽着他的馬諫說：「相公是國家的重臣，與國家安危有很大的關係，怎樣可以這樣看顧自己的身體呢？武穆用鞭打着寧堅的手說：「這不是你能知道的。」便衝入賊陣，左右奔馳射擊，士氣因此增加了幾倍，都是以一當百，呼聲震地，金人大敗。

正當鄜城第二次得勝的時候，武穆對岳雲說：「敵犯鄜城，屢次失敗，他必定回頭去打穎昌，你應趕快帶「背寇軍」去援助王貴。」既而烏珠果然帶了十萬騎來，於是王貴將「遊奕軍」（也是武穆所募軍名），岳雲將「背寇軍」在城西應戰；虜騎列陣有十幾里長，金鼓震天，城環都被搖動。聲勢很大，岳雲命令各軍士不要牽馬執戟，聽見梆聲，就出發。他帶了

八百騎兵，挺身向前決戰，步軍張開左右兩翼而前進，從早晨到下午，戰得正酣，盡光胡清繼續助戰，於是勝大敗，死了五千多人；宋軍擒着的人，獲得的軍械，不知他有多少！烏珠狼狽逃去。自胡人入寇，從來沒有像這次以孤軍抵抗勁敵，而這樣大勝的，於是武穆的名字，震動中外。

那時，金人屢戰屢敗，其他將官因沒有奉到朝廷的命令，不敢擅自發動；武穆單獨用自己的前進，到了朱仙鎮。烏珠將汴京的十萬大軍來對壘。武穆按兵不動，只遣派驍勇的將官帶領「背嵬軍」五百騎迎戰，大破金兵。武穆知道燕雲的人民，長久陷在虜的統治下，受他們的蹂躪；人心尙思念宋朝。就秘密地差遣家將梁興渡過黃河，戰敗金人於太行山，破平陽府，再派張橫戰敗金人於憲州，又派高郵，魏清破懷州，又密令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招約兩河忠義豪傑之士，聯合起來攻破敵人。河北人都呼梁興爲梁小哥。更使張俊，李善渡河，撫諭大眾，鞏固他們的盟約。

這時河北人心浮動，一夕數驚，虜的酋長也無法制住他的部下，但說：「你們不要輕

動，等岳家兵來時，我們可迎上去投降。」竟有等不及，即刻引兵來降的。甚至金主的腹心禁衛軍，也密受武穆的遊說，率領他的部衆從北方來降。於是金人的一動一靜，以及山川險易的情形，完全被宋人知道。礮，和，德，澤，潞，晉，絳，汾，隰，各地的豪傑，都約定日期興兵，所揭的旗幟上面，都寫着「岳」字，大家聞風響應。

自從朱仙鎮大勝後，武穆想乘勝深入，黃河兩岸的忠義之士，都準備兵備糧食，圍結待命，父老百姓爭先挽車牽牛，載糗糧來餽賞義軍。金虜所設置的官吏只得眼睜睜的看着他們，設法子對付。從燕以南，號令不行。烏珠因戰敗故，復在河北招兵，可是沒一個人應招。武穆聽見這消息，不覺狂喜，告訴將官們說：「這回去殺番人，直到黃龍府時，當與諸君痛飲一番！」

當時秦檜竭力主張和議，擬放棄黃河以北，且對金稱臣，便命武穆班師。武穆認識機不可失，累次上表，拚命力爭，不肯班師。高宗也覺悟了，教他暫駐，近便得到地利，和楊沂中，劉蘄，共同商量，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秦檜一定要破壞他的事，就先假造詔書

，召韓世忠，張俊，劉錡，楊沂中等代領本部軍隊回來，然後再奏於高宗，說武穆孤軍不可單獨在那裏，請求高宗暫時赦他班師，於是一天他奉到十二道金牌。

武穆不忍放棄垂成的功績，而政府命令不敢違背；嗟嘆，惋惜，至再至三，不禁泣下。最後，無可奈何，只得遵令班師。各路軍隊既已先退，武穆孤軍在敵境，恐怕烏珠知道，斷絕他的歸路，便故意聲稱第二天要渡河進攻。烏珠恐怕居留東京的人民做他的內應，當夜就放棄了，向北逃遁。班師時候，又老人大失所望，都攔住馬頭慟哭說：「我們頂香盆，動糧草，歡迎王師，虜人都已知道，現在相公去了，虜人一定要報復，我們還能活命麼？武穆聽了，也駐馬躊躇，不勝悲痛。武穆的軍隊到了蔡，又有土人數百，擁到跟前，陳述他們在胡虜壓迫之下所受的痛苦，勸武穆不要回去，以恢復疆土，完成最後的勝利。武穆就拿

出詔書給他們看，大家只得嘆息而去。

武穆還朝後，力請解除兵權，退歸田里。但高宗十二年，金人又分道渡淮，到了廬州，高宗見事急了，又接連用十七道札子召武穆去應援。金人聽到岳家軍來，又復逃遁。既而和

驥又起，秦檜恐與他意見不同，就召他回來。驥告他謀反，武穆犯衣裳撕破，將背部顯出，給承審官細看，背上刺着「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深深印在皮膚裏。何鑄告訴皇上說他無罪。但秦檜與張俊一定要殺他，繫在獄中有兩個月，要定他的罪名，又無從着手，終於在高宗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殺，死時才三十九歲。岳雲也同時被害。家產被沒收，妻子李氏與家人均被流徙到嶺南。金人聽到這個消息，却酌酒互相慶賀。

虞 允 文

和則海內氣沮

戰則海內氣伸

雖百世而不替

歷萬古而常新

虞允文四川人，秦檜當國，蜀士多被屏棄，所以他初年頗不得志。及檜死，高宗欲收用蜀士，中書舍人趙鼎首先薦他。帝召見他，問以策略，他說：「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談到士風之衰銳：「以文章作進取的人，必抑其籍隸；以言語作進取的人，必

其巧僞；以政事作進取的人，必去其苛刻。這樣才可任重致遠」。且詳細論列四川財賦的糾納幣病，高宗贊成並接受之。除他爲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

金主亮修葺汴梁的時候，已有南侵的意思，而王綸還以爲敵人是恭順和好，湯思退並拜此事，認爲大可慶幸，遂置邊備於不問。及金以施宜生做臣使，敵方的真情，纔發洩露。亮又暗中將隆安湖山的形勢，繪一詳圖而歸。後來金主亮又以詩賦志，實情益露。允文上疏說：「金國一定要敗盟，計其出必有五條道路，豈招大臣預爲籌劃。那時是紹興二十年正月

金使王公，高景山來賀生辰，口頭上傳出亮的悻慢言辭，想得淮南一帶地方。宋室海道時，未得不召將相大臣，商議擊兵。金主亮徒汴。允文對陳康伯說：「讓成閔的軍隊約期到江州，池州，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敵軍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吳縣，江洲軍出無為，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認爲這話很對，然成閔的軍隊竟不聽命令，只能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

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領兵號一百萬，旌幟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從渦口渡淮。以前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到現在是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也回揚州，中外因而震恐。高宗欲航海，陳康伯極力主張親征。是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這樣兩淮算是失掉。

十一月，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另派一部隊伍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又命允文往蕪湖催促顯忠接權軍，且囑師采石。那時，王權的軍隊猶在采石，允文到那裏的時候，王權已去，顯忠尙未來，敵騎充斥，宋師三五星散，解鞍東甲坐於路旁的，都是王權的隊伍。允文以爲坐待顯忠來，定誤國事，遂立招諸將，以忠義勉勵他們說：「金帛誥命，都在我這裏，那個有功就可以得到。」衆將士說：「今既有主，請死戰！」又有一部分將士說：「你受命來犒師隊伍，並不是受命來督戰，如果要是打敗，你敢負這責任麼？」允文罵他倆說：「社稷已經危急，我還能逃避到什麼地方！」到江濱，見江北已築高台，對植降旗二，植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上，曉諭探說，前一天殺白黑馬祭天，與衆軍盟約，以明日

渡江，先濟者，予黃金一兩。那時敵兵實數有四十萬，馬匹加倍。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令諸將排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沿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以備不測。派署網分配完，敵軍即大呼進攻。亮執小紅旗，指揮數百艘絕江而來，一霎那間抵南岸的就有七十艘，直迫宋軍，宋軍稍退。允文入陣中，撫時俊的背說：「大家都知道你的膽量很大，但你總在陣後，像小孩子一樣！」俊聽到這話，卽揮雙刀出，衆將士也盡力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戰艦衝敵舟，敵半死半戰，天黑還不退。適恰那時有潰軍自光州到，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到，纔遁去。允文又令跟在敵後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多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都把他们敵殺，因恨他們應戰不力。允文犒勞將士的時候說：「敵今天敗，明天必再來。」夜半吩咐諸將令海舟在上流埋伏，另遣兵截住楊林口，後敵東來，雙方夾攻，焚敵船三百餘，這纔遁去。

敵趨瓜洲，允文就對李顯忠說：「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你

兵幫助嗎？」顯忠分率梓潼兵六千往京口，葉繼聞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魏康，卽上疏說：「敵在采石敗後，一定要進兵瓜洲，冀微幸於萬一。今我精兵聚京口，以逸待勞，慎重從事，定可一戰而勝。」那時敵屯重兵於滁河，造三道圍以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當時楊存中，成閔，都宏淵諸軍，都聚在京口，軍陸不下二十萬。惟海船不滿百，戈船也只有海船數目的一半。敵日既少，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甚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試驗，命戰士踏軍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像飛，敵在高處看到如此情境，相顧駭愕。亮笑說：「這是紙船，一種玩意兒，那可應戰！」他的手下一員大將顯奏說：「南軍是有準備的，不可輕視。不如軍隊先駐到揚州，遇機再爲進攻。」亮大怒，要斬他，哀謝良久，結果，打他五十軍棍。此後不久，亮卽爲其部下所殺。

後允文克川陝宣諭使，離別朝廷的時候，對皇帝說：「金主亮既被誅，新主初立，敵國正當混亂的常見，天和我恢復失地。和則海內氣泄，戰則海內氣伸。」高宗很以爲然。卽孝宗受禪，參知政事史浩以爲官軍進討，京不可過寧鷄，北不可過德順，欲盡棄陝西。允文

再上疏，力爭以爲不可。他說陝西爲恢復失地的根據地，又係楊嗣存亡之生命線，一旦棄掉，則窺蜀之勢愈多。前後凡上疏十五次。史浩素來就主張棄地，及拜他爲相，雷厲風行，且親爲詔說：「鷄肋本來骨多肉少，何不棄之，以免狼心之未已。」孝宗召允文問棄陝西事，他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說：「這是史浩誤朕。」遂除允文爲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不久，又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

後來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想棄唐鄧澠酒，並下詔說唐，鄧不是險要地方，可置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卽奏說：「這都是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國家大事，豈同兒戲麼？」上意遂定棄地。思退外表請召允文，實在想把他能去。允文辭職，交印時猶以四川不可棄爲請。思退竟決和議，削唐鄧。二年，金兵復來，思退被貶，孝宗這纔悔不該用允文言。陳俊卿也舉薦允文可以用，遂除他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中書院事，兼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

六年，爲陵寢事，金不從，且聲稱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各地將帥

都紛紛請增兵，允文以爲金主儆戒於亮的剛死，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嚇我。遂奏止之，朝論紛紛。允文屹然不動，結果敵並沒有來。適有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天錫爲金主女婿，非常驕傲，要請孝宗降楊開金主起居，孝宗不許。天錫跪不起，待臣們都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內宮，且對天錫說：「大駕旣走，難再御殿，使人明天早晨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三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

允文的體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一看就知他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台閣。晚歲時艱，出入將相二十年，總是孜孜忠勤。嘗注唐書，五代史藏於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於世。

文 天 祥（附尹玉）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是宋末的一位忠臣。那時君主昏愆，奸臣當道，社稷紛亂，以致元兵頻侵。文天祥就在這種環境中支撐局面，也是這種環境中逼他成仁。他十歲時遊鄉賢祠，其中塑有先賢歐陽修，楊邦彥，胡銓等像，均諡爲忠，他心裏大爲感動，說：「死後若不能受祭在這裏，算不得大丈夫！」後來他一生行事，都以這「忠」字爲標向。元兵一天一天南下，直到兩淮與長江，宋室詔天下勤王。文天祥接到詔書，痛哭流涕，便招集各地豪傑萬人。皇室聽到這種消息，招天祥入衛，朋友勸阻他說：「現在元兵三路進犯，已到京城附近，內地不能保，你今臨這般沒有訓練的羣衆赴戰場，那不是驅羊而鬥猛虎麼？」他回答道：「我怎麼不知道這樣，不過國家養育臣民三百多年，而今天下有事，徵天下兵，沒有一人一騎去救，這事使我極端憤恨。所以我現在以身死之，聽到的人，或許看這是義舉，一起起來也不一定。」他本性豪爽，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到這時，痛加悔悟，將家產盡做了軍費。每與人論時事，莫不拍桌涕泣說：「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恭宗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將巴顏率大軍到皋亭山，離臨安祇三十里。宰相陳官中張世傑乘

職而逃。朝內無人，文天祥纔有軍用機會，各路軍馬，都歸他指揮。但此時大勢已去，不可挽回，即令軍用他已經太遲了。

這時元兵屯紮樵木教場，城中士兵，紛紛自己去投降。文天祥想召募宮陽的兵進城，已來不及。此時皇帝后妃和一般貴族及百萬生靈，都是釜中之魚，頓時就有生命危險。但元人按兵不動，遣使約宋朝的大臣相見。執政者和侍從，集會終日，想不出妥當的計策。文天祥看到局勢已至這樣，不能再愛惜一身，便決計親往巴顏處，想以三寸不爛之舌，延長宋祚。毫無結果，巴顏反用威勢脅迫他。他答道：「我是狀元宰相，富貴已極，所欠者祇是一死報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都不是我所怕的。」巴顏看他舉動不常，怕他心懷異志，便把他扣留軍中。巴顏遣人到臨安，強迫宋太后手寫降書；又逼她撤諭各州縣，同時迎降，不得抗拒。又把皇帝后妃等，盡數押到北地。封府庫，收圖書，以及百司的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解散勤王的軍隊，從此南宋亡了。

南宋亡後，元兵要將文天祥押到北方。你想一個忠臣，亡國之痛已忍不了，何況又押去

敵方受辱，於是他繼續自殺。有人勸他說：「現在二王（吉王信王在閩廣）在外，國事還有希望，可以不必死。」這等句話提醒了他，便暫時把自殺的念頭擱起，跟元兵登舟北行。他從前募集的守衛京師的富陽兵，其時已經退到襄陽等地，都情願爲他效死。他們想在路上劫取他而不得機會。他的從人也千方百計想逃走，也都不能如願。

走了十一天，到京口，卽現在的鎮江。將渡江時，從行的人中有一個名叫余元慶，他有一個朋友爲元軍管船，以白銀一千二百兩運動此人，請代找一隻船。這人道：「我爲大宋放脫一位丞相，事成之後，豈止白金千兩呢？」他一定不肯受，卻爲他們預備了一隻船，在江邊等候，從此得脫元兵。又在路中經過許多危險，纔達目的地溫州，那時帝景濤沒處帝位，他便上書勸進，帝景濤便於五月初一日在福州卽位，改元景炎，拜他爲左丞相。

景炎二年，文天祥入贛，經略江西，江西各郡的豪傑，都聞風響應。他說今可以通於江淮。不幸後來被元朝的江西宣慰使李恆打败，兵士潰散，妻妾子女都陷於敵中。趙時賞被元兵捉住，元兵問他是誰，他說我姓「文」，大衆以爲是文天祥，便把他帶走，文天祥因此得

逃，第三年閏十一月，他屯在潮陽，劉平、劇盜陳懿、劉興；劉興死，而陳懿以海船引導元人張弘範帶兵到潮陽。其時宋營中宴客，元兵掩至，文天祥料定自己不能脫身，便急取懷中諸腦香吃下；因他早抱死志，所以常把此物藏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元人擁他上馬，他水狂飲，希望速死，不料後來腹中大瀉，竟沒有死。

他見到張弘範，請拿劍給他自殺。弘範一定要以禮相見，左右的人都叫他相拜，他說：「我不能拜，我會經見過巴顏，不過長揖罷了。現在我只能死，不能拜」。相持到午後，弘範竟不能強，便以客禮相待。後由海豐到崖山，其時張世傑、陸秀夫擁祥興帝在海上收拾殘餘力量，以禮抵禦。弘範時文天祥寫得招張世傑，天祥說：「自己不能救國，反救賢國，那裏可以呢？」弘範逼道：「他寫了一首過零丁洋詩給他，末後有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付之一笑，也無辦法。從此守護越發謹密，而禮說也越發隆重。

張弘範師半定了宋制，在軍中置酒大會，請文天祥入座；他舉杯從容對天祥道：「國已經亡了，忠孝的事情總算已經盡到。請丞相把心腸改變一下，拿事大宋的心來事大元，那末

，大元的賢相不是你是誰？」天祥流涕道：「國亡了做臣子的不能救，雖以死報國，也還有罪，何能有心，希圖免死呢？」弘範道：「國既經滅亡，你就是死，又有誰代你把這事記在史上記載與否？他們是不管的。」弘範聽了這番話，心中很爲感動，對他更加恭敬。便遣使具奏元帝，陳述他不屈的情形，元世祖下令把天祥送到京師。同時天祥的夫人歐陽氏，也被元人所得，自刎而死。他得消息，便哭而祭之道：「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只有我和你。」

元世祖十六年冬十月，文天祥到了元都，元人供奉極盛，他既不睡，也不食，夜間坐着等待天明。元人百計說他投降，許他高官厚祿，絲毫不能感動他的忠義之心。留從炎（宋降臣）去勸他，被他唾面大罵。瀛國公（即宋恭帝，元主封他爲瀛國公）去勸他，他北面拜號，請恭帝回聖駕。於是元人知道他不可勸說，纔把他囚在兵馬司，枷項縛手，防衛得異常嚴密，文天祥從此便。燕四年，元人不放他，也不殺他。這四年當中，他日日羸死，一腔感憤

，沒有可以發洩的地方，便寫了許多詩，親自編定稿本。詩集中最著名的一首是正氣歌。

世祖十九年，有一天，世祖召文天祥入宮，勸他道：「你這忠貞的忠來岸我，我當拜你爲相。他道：「天祥爲宋宰相，怎能事二姓？但請你賜我死，便心滿意足了。」世祖還不聽他，但是左右的人都贊成允許他的請求。便於十二月初九殺他。他死出獄的時候，卽爲絕筆自贊，繫於衣帶之前，其詞是：「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顧惡賢書天厭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恨！」

李庭芝

只有奉詔守城

豈有奉詔降敵

李庭芝性格魁偉，孟珙見而奇之。對他的兒子們說：「我看人的相貌太多了，沒有一個像李庭芝的，他知來的名位要超過我。」那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旌州的建始縣。他到後，

調鷹治兵，選壯士雜官軍中教之一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淳祐初，始去，在琪幕中，主營機宜文字。琪卒，表舉琪子似道自代，並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激琪把自己作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甚而築宮歸葬，爲琪行三年喪。

似道鎮素湖時，起他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柵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宜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他知峽州，以防蜀江口。後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州的人，帝說：「沒有再比李庭芝合適的。」乃奪情，令他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初到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毀。此地賴陶爲利，而亭戶多逃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款給人民，讓他們造屋，屋成，又免其假錢。這樣一年光景，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贖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的人皆歸來，鹽利大興。當初平山堂本爲俯視揚州的勝地，元兵至，則構望樓於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淮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郡中有水旱，卽令發廩；不足則以私財作振濟。

，揚州的人民德之如父母。劉駿從淮南入朝，帝問淮南，駿對道：「李庭芝老成謀國，軍民愛之。今邊塵不驚，百度具舉，這都是陛下委人得當的效果。」

咸淳五年，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卽起庭芝制鎮兩淮。庭芝請令淮西虜夏貴制，而自己專力淮東，上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河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沒有一人能守的，庭芝率所部堅守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盃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並身俊等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醴犒將士，人人皆爲之死鬥。朝廷亦以督府命勞之。加庭芝持參知政事。

十月，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以遏止淮兵。阿朮攻揚州久不克，乃築堰圍之。到了冬天，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的一天有數百個。這上要有死人，大家爭着斮其肉而食。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下諭，詔他降，他登城上說

：「只有奉詔守城，還沒有聽說有奉詔投降的。」三月，阿朮的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斬之，並在城牆上把詔書燒掉。繼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恩聰，知泗州劉與祖，皆以糧盡降。庭芝不得已，乃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雞牛皮麩糜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焚詔書的罪過，以誘之降，下詔允許，但庭芝亦不納。

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的名義召庭芝，庭芝以朱熹守揚州，他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揚州，朱熹以城降阿朮，囑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釋將孫貴，胡惟孝等看到如此情形，乃開門降。庭芝聞變，急起蓮池自澗，水淺不得死，被執。死的那一天，揚州的老百姓莫不下淚。

姜 才

長槍大劍笑安用

邗水維揚名自芳

姜才的形貌短悍。少時被掠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出名，爲通州副都統。那時淮南一帶健將，驕雄多有過於姜才的。才知兵，善騎射，對士卒有恩；可是臨陣時，軍律凜凜。有一次他的兒子正當戰時，回來白事，他以爲欺仗，拔劍馳逐，幾乎殺了他的兒子。

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於丁家洲。元軍設棚架設軍營於江濱，中旌數千艘，旌旗輝昌，鼓行而下。才奮六向前接戰，鋒已交，孫虎臣突然搭上他的姜所乘舟，衆人看見，大聲歡呼道：「一步帥逃遁了！」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敗入揚州。元兵乘勝攻揚州，才以三層障道之三里橋，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於揚子橋，日暮兵亂，放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面前，所向無敵已而太尊築長圍，自揚子橋貫瓜洲，東北跨圍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將欲以久困之。尋時是鎮帖元年。

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開門官贊倉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才發弩把他們射走，復以兵擊五奉使於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到瓜州，與李庭芝泣涕，和將士發誓要把他奪回，將士都感泣，乃盡散金帛犒軍，以四萬人夜擄瓜州。曠時，衆擁馮國公避去。才迫城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他，他說：「我寧死，那能做降將呢！」四月，才以兵攻兩頭棚。五月，復攻之，騎兵因泥濘不能前進，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

李庭芝以被圍太久，召才理事，屏去左右，召與言之，久之，聽見才厲聲說：「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聽這話，俱嚇得流汗。才自是以兵擁庭芝，意思是要死在一起。七月，魯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廟都將揮使侯康寧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進秦州，將要入海，阿朮以兵追及，圍秦州，使使者召才降，才不聽。阿朮揚州共十妻子至城下，召才疽發於背不能職，諸將極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室，執之以獻。阿朮與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雖爲慢言，阿朮責庭芝不降，才說：「不降是效，與李庭芝無關。」頓首憤不已。阿朮怒，劓之揚州。

張世傑

吾知降，生且富貴。

但爲主死不移耳。

宋咸淳四年，元軍築鹿門堡，預備南侵，呂文德向朝廷請增兵，朝廷調張世傑與夏貴前往。後呂文煥在襄陽降，呂文德命張世傑領五千人守鄂州。他以鐵緝鎖兩城，夾以砲礮，各處要津都豎以木椿，上設攻具。元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憤，文德遣人招他回，不聽。元丞相伯顏表面上裝做進攻嚴山隘，暗地從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州。鄂州降，世傑提所募兵入衛。繞道饒州，乃入朝。那時正是危急的時候，敵諸將勳王，多不敢去，獨世傑來，上下都歎異他。他征和州防禦使，沒有幾個月，累加至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他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收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停船江中，非有號令，不得開船，表示以必死之心決戰。元人

的大將阿朮載弓手以夾矢攻之。世傑兵因之大亂，然又不取發疑，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闕山。上疏請濟師，朝廷不理。不久，又擢他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淞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

德祐二年正月，元軍追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擬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遣人請和，認爲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兵至皋亭山，世傑乃提兵入海。石國英遣都統下彪說世傑投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已一起往南，殺牛以迎之，酒至半酣，彪從容勸降，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世傑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益王是爲主，拜他爲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遣元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會兵攻蒲壽庚。攻不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撲，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撫孫安甫說世傑降，世傑把安甫拘在軍中不放，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奔澳，深後來攻奔澳，世傑打退他，因徙硃州。

至元十四年，六月，世傑又以硃州不可居，徙王新會的崖山。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壓至

厓山。有人對世傑說：「北兵用舟師把海口塞住，我處不能進退，不如我先據海口，幸而勝，國家的福，不勝，猶可西走。」世傑一方面恐怕久在海上有離心，另一方面，動則必散，乃說：「頻年航海，何時才是完結，今須與敵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木船千餘，作冰岩爲死守計。已而，莛箠兵至，據海口。打樵沒水都被斷絕，兵士吃乾糧廿多天。渴得忍不了，下掬海水飲之，海水鹹，飲即嘔洩，兵士大困。二月，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收走衛王舟。元軍追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艘衝江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暹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還想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還之，俄颶風襲舟，溺死平山下。

陸秀夫

車去藁弘猶有血

春歸帝子已無魂

陸秀夫，少從鄉賢二孟先生學，孟憲學生在百人左右，獨指秀夫說：「此非凡兒」。舉鹿芝鎮淮南，聞其名望，辟置幕中。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及他的很少。惟沉靜，不安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他獨一語不發，或在府中集聚，矜莊終日，落落寡合，但他理事極精劃，庭芝器之。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他爲參議官。

德和元年，邊疆危急，諸僚屬多逃亡，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名義使他軍前議和，不就而反。

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消從之，使人召置宜中，張世傑等都到，遂共立益王于福州。進講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向他商酌後始行。他亦盡心替助，無不忠誠，前與宜中議論不合，宜中使人罷他的官，張世傑責備宜中說：「這是什麼時候，還動不動就糾劾人。」宜中恐懼，馬上把秀夫召回。那時君臣被趕到海濱，各舉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遇時節朝會時，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有時在行中，屢然泣下，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適益王以病疾殂，羣臣多欲散去，秀

夫說：「度宗皇帝尙有一子，把他放在那裏？古人有以一旅一戍中興者，今百官有司都全，軍隊數萬，天夜輒來，就不可救藥了麼？」乃與衆共立衛王。當時陳宜中住占城，因與世傑不和，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文件，又盡出他手，駐在匆遽流離的環境下，猶天天寫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歲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又不能來救，他看情勢不可逃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俞大猷

節制精明，公不如綸（劉綸），

信賞必罰，公不如戚（戚繼光）

精悍馳騁，公不如劉（劉顯），

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

俞士猷少好讀書，聽說趙本學以易理推行兵家奇正虛實之機，就跟他受業。嘗說兵法之數起五，猶人身之有五體，雖領百萬軍隊，可使合爲一人。繼而，又從李良欽學劍。他家境很貧，常常沒得飯吃，但他滿不在乎。嘉靖十四年，舉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海寇頗發，他上書僚司評論此事，僚司怒道：「你一個小校，那有上書的資格」，杖之奪其職。尙書毛伯溫征安南時，他又上書陳方略，並請從軍，伯溫認他頗具奇才，預備任用，適兵罷不舉用。二十一年，俺答大舉犯山西，朝廷詔天下舉武勇士，大猷到巡按御史臬自薦，御史把他的名字呈到兵部。那時適憐伯溫爲尙書，送他到宣大總督翟鵬處，鵬與他論兵事，大猷屢折鵬，鵬謝說：「我不應當以武人看待你」。下堂禮之，一軍爲之大驚；但也不能用他。大猷辭歸，伯溫用爲汀漳守備。到武平地方，自蓋一間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連破海賊康老，俘斬三百餘人，擢署都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新與恩平洞賊譚元清等屢叛，總督歐陽必進吩咐大猷剿除，他乃令農民各自爲守，而親率數人，偃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有蘇青蛇者，力量能舉猛虎鬥，大猷誑而斬之，賊益驚。他到

領老猶嗣，叫他退還侵佔的民田，招降他們的首魁數位，兩縣這樣纔平定下來。

二十八年，朱績巡視福慈，薦他爲備饜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必遣奏留之。先是安南都統何真福海死，其子宏潤尙幼，其大臣阮敬謀立其婿莫敏典，范千儀謀立其黨莫正中，互相讎殺，正中敗，斃百餘人。臨明朝，千儀收殘卒遺海東，於是假說宏灑死，迎正中歸立，顯擢欽廉等州，嶺海騷動。必進檄大猷討之。馳至廉州，賊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並聲言大兵專至，賊不知真假，果靡去。未久，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數日，生擒子儀弟芋流，斬敵千二百人，窮追至海東，塞屯，檄宏灑殺子儀，函首來獻。事平，嚴嵩壓住大猷的功不敘，但賞銀五十兩而已。是年，瓊州五指山黎人那燕勾結感恩昌化黎一起反，必遣奏檄大猷討。而朝中商議設參將於崖州，即以大猷任之。

。大猷對必道說：「黎民也是人，大概幾年總要反一次，必又征伐一次，這怎會是天生意。應該建城設市，用漢法雍治之。一必進納其書，大猷乃單騎入嗣，與黎定要約，海南邊安

三十一年，倭寇大擾浙東，詔移大猷甯台請郡參將，會賊破甯波昌國衛，大猷打敗他例；復攻陷紹興臨山衛，轉軍至松陽。知縣蕭拱辰力贊賊，而大猷在海上截住，焚其船五十餘。

過了兩年，賊據甯波普陀，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殺武舉火斌等三百人。坐罪，朝廷令他戴罪辦賊，不久，就把賊在吳淞打敗了，詔除前罪，仍賞銀幣。賊目健跳所入掠，大猷連戰破之。賊犯金山，大猷戰失利。那時候寇屯松江柘林者，有兩萬多人，總督張經，催促應戰，大猷固持不可。後永順保請兵到，乃從經大破賊於王江涇。功爲趙文華胡宗憲所竊取，不向朝廷給他敘功，反辦他在金山失敗罪。請充爲事官。

柘林倭寇雖敗，而新寇三十餘艘，突破青鄉所，與南沙，小烏口，浪漕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莫門，敗南京都督周于鑑兵。賊復分爲二：北攻泔壘，南掠橫壩，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猷借副使任環，大破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七艘，賊乃退泊三友沙。繼而，其他倭寇犯吳江，大猷及環又遂破之爲股。

潮，賊走嘉興，三板沙賊掠民舟，將要逃遁，大猷追擊於馬蹟山，捉住他們的首領，金涇，許浦，白茶港，賊俱出海，大猷追擊於茶山，焚五舟，賊去保護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又前追，壞其三舟，江陰蔡灣的倭寇亦去，官兵分擊於馬蹟，馬蹟，寶山，值颶風大作，賊舟多覆。柘林倭亦爲官兵所擊，沉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不久，又泛舟出海，大猷及金事董邦政分擊，獲九舟，而賊又遭風，壞三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屢敗趙文華等大軍，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而柘林失風賊九舟，集到川沙窪以爲巢，糾合至四十餘艘，鬻難猶未已。巡撫曹邦輔，因此劾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時浦賊圍急，乘夜東北奔，爲遊擊曹克新所邀，斬首百三十，遂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賊，賊不得已，焚巢出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鸛嘴，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嘗初因倭患危急，特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幾個月毫無功效，廷臣爭言大猷的才能，三十五年三月，遂罷遠以大猷代。賊犯西廡，沈莊，及清水窪，大猷偕邦輔敗之，賊走陶山。帝下詔歸還他的世廕。賊自曹浦逃出海

外，大猷連敗之。這年冬，以與平徐海的功勞，加他爲都督僉事。

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負險，官兵環守，不能克。那時土兵狠兵，都遺屬原籍，而工費所調底寮大刺鎮溪桑植兵，六千剛到，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賊死戰，殺土官一人，諸軍越發競進，焚其柵，賊死的很多。卽令有逃出者，也被殺。賊盡平。加大猷都督同知。次年，新倭又大至，朝廷催促宗憲甚急，宗憲譏爲大言以對，廷臣爭着說宗憲的壞話，并劾大猷，乃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內平賊。大猷等懼，越努力進攻，賊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倭寇自岑港攻柯梅，造船成，要泛海去時，大猷碎橫擊之，沈其一舟，餘賊遂揚帆而南，流封關廣。大猷先後殺倭四五千，賊幾平。然官軍圍賊，已經一年，宗憲亦以倭去爲利，暗地縱之，不將諸將邀擊。後爲御史李瑚所劾時，他則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帝怒，逮大猷繫詔獄，再奪世廕。陸炳與大猷善，祕密地以自己的資嗾，投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李文進素知大猷才幹，將製板升時，與他商議，果然大勝，詔返世廕。四十三年，倭一萬，與大盜吳平，互相呼應，而諸輿蓋松，三伍，端溫，七菜，丹樓輩

常帶在惠潮間擾亂。福建有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大猷以威名，羣盜都爲懼怕，單騎入紹祿營，督使降。因令驅道輝歸，兩人卒爲他將所滅。惠州參將謝敷，與伍端溫七戰，敷失利，後以俞家軍至，恐怕，始乃驅諸酋以歸。未幾，大猷果至，七被禽，縛自縛，乞殺儘自効。大猷使他作先鋒，官軍繼之，在鄒塘圍倭一晝夜，克三巢，焚斬四百多人。後又大猷敵於海豐，倭悉奔輪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逃賊若二千餘人，又去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了他們兩月，賊食盡，想走；副將湯克寬設伏與之覘，親手斬其勇敢的將領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

隆慶二年，曾本犯州，繼而又犯福建，大猷合郭李錫軍，擒滅之。因功，進他爲右都督。廣西古田撞賈朝猛，韋銀豹等，嘉靖末年，嘗嘗掠劫官廳庫，殺將黎民表，巡撫殷正茂。朝廷征兵十四萬，屬大猷討之。分七道進兵，軍破數十巢，賊保進水巢，攻十多天，未下，大猷佯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砲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降梟，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多人，禽朝猛等，百年

積寇漸除。進世磨，爲指揮僉事。萬曆元年秋，海寇進攻閩峽，因失利，奪職。繼以著部督僉事，起後府金書，領軍營訓練。這時他年雖已老，三疏乞歸。死後，贈左都督，諡武襄。

戚繼光

固吾圉于海盜

振大漢之天聲

倭是日本人的古稱，到唐時纔改稱日本。他從漢到唐宋，都和我國往來，或是遣使貢獻，或是還留學生，或是商人往來買賣。我國的文化從語言，文字，音樂，圖畫，儒家，佛敎，下至器用，藝術，無不輸入於彼，所以倭纔得繁榮。後因武人專政，軍閥各佔地盤，甚至分做南北朝，互相攻伐，歷時許久。失敗的人，窮蹙所歸，到處搶劫民財。最後竟結夥乘船下海，搶劫高麗和我國沿岸，這就是倭寇，因爲他們較海寇，所以用這名稱。倭寇起於明初

太祖年間，太祖會派將軍湯和在浙江、江蘇等處沿海邊建築許多城堡，因心防守，倭寇不敢犯。過了百幾十年，到太祖的後代世宗的時候，這倭寇忽然又甦起來，常常領着幾百幾十隻海船，東奔西突，尤其是江浙閩廣各省，被害尤甚。倭寇一上岸，便指麾倭僮向前，殺人放火，燬屋劫財，無所不為。人民一旦倭寇，魂飛魄散，抱兒帶女，逃走不迭，四圍房屋，概被毀壞，村鎮城池，一望丘墟。世宗雖迭派大兵剿辦，總不見效。後來還是戚繼光出來，纔把倭軍平定。

明嘉靖四十年，倭寇劫掠浙江的挑濱、拆浦等地方；戚繼光聽到消息，立即派兵趕到寧海扼挑濱的敵人，在龍山地方，打敗他們。一直追到雁門嶺，敵人狼狽逃去。倭寇想乘台州。空虛襲擊，不料戚繼光追到，親自和倭寇大戰，殺敵首領，再追其餘衆，到瓜陵江邊，盡行剿滅。同時拆浦的倭寇又攻台州，戚繼光半路邀擊，在仙居道地方，將敵全部解決。計戚繼光在浙江和倭寇共交戰九次，次次勝利。政府進他官爵三級。

浙江的倭寇稍平，而福建廣東的倭寇又猖獗，一直流竄到江西。總督胡宗憲調戚繼光的

去剿伐，在上坊畧地方擊破倭寇。倭寇逃回建寧，戚繼光於是還守浙江。過了一年，倭寇竊到的很多，直犯福建，有的從溫州上岸，聯合福建連江的倭寇，攻陷壽寧和甯德，有的從廣東南澳上岸，聯合福清長樂的倭寇，攻陷元鍾所，一直蔓延到龍巖，松溪，大田，吉田，甯甯等地方，聲勢很大，地被騷擾，人民的困苦，極爲悲慘。

離甯德十里有一地方叫橫嶼，四面環水，很是險要。倭寇的大本營，就在那裏。官軍不敢進攻，只能自守；而倭寇時出騷擾，官軍竟不能奉何。那時新到倭寇很多，又在牛田地方築下營壘，還有倭寇中的首領人物，又聚營在興化。互相策應，攻潰處，他成出來援助，使官軍不能同時顧到。福建全省，因此危急萬分。總督胡宗憲又傳檄調戚繼光討伐。戚繼光到福建，知道橫嶼最爲主要，同時不能調齊船隻，恐被倭寇探悉，出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叫河下每人拿一束草，築成堤壕，乘倭寇沒有防備，突然進攻。敵人不料官軍這樣神速，抵禦不住。戚繼光攻破橫嶼，殺敵二千六百多人。乘勝又到福清，殺敗牛田的倭寇。倭寇逃至興化，戚繼光追趕不捨，如風馳電閃一般，於半夜追到敵人營寨，接連克服六十座營壘，殺

死一千多人。天明進城，與化總知道倭寇被戚繼元打敗，已轉危為安。戚繼元回到嘉興，又遇到從東營澳登岸的倭寇，迎頭痛擊，殺死二百餘人。同時刻頭也屢次破賊，福建的倭寇，幾被他們殺盡，戚繼元到福州和潮卒痛飲一番，並立碑為記。可是戚繼元回浙江不久，倭寇又攻陷福建的興化，兩個月後，又攻破平海衛，聲浩大。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繼元帶了浙起討，其他援軍也都到齊。於是巡撫譚綸叫戚繼元做中軍，劉顯在左，俞大猷在右，合力攻平海倭寇，戚繼奮勇向前，最先登城；右軍也因中軍得勢，繼續登城。倭寇被擊，被殺死二千餘人。同時興化也被克復，救出擄去的三千餘人，此次戰役，以戚繼元的功勞為最大。嘉靖帝為這事，特到郊廟祭祀，並且對功賞賜，戚繼元陞為都督同知，代俞大猷做總兵官，又子孫可以當二千石的官職。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倭寇餘黨竄糾食萬餘人，圍攻仙遊。三月戚繼元率兵趕到，倭寇節節失敗，只好解圍逃走，戚繼元直追到王倉坪，殺死幾百人。很多倭寇逃到絕崖山谷，山路崎嶇可走；大多墜死山谷。活的幾千人送到津浦焚燬，倭寇皆在。戚繼元分五路哨去，親自督隊

吳器，能由崖石壁，伏身攀緣而上，又殺死倭寇幾百人。餘寇不敢停留，就掠去許多船，逃出海去。過了許多時，倭寇又從浙江邊境上岸，進犯福甯。戚繼光督率參將李超一隊人擊敗之。倭寇這下永甯的倭寇，又殺了三百多人。那時又有漢奸吳平，附和倭寇，佔據兩澳，威繼光和俞大猷合力進攻，打敗吳平，吳平只得逃去，從此倭寇不敢再擾。

以上是戚繼光平定倭寇的經過。現在敘述他收服蒙古的功業。

那時外蒙古的俺答部，已和我國往來，不時進貢。宣城大同以西的地方，很是安靜。新備的烽火，好久沒有用着。蒙古小王子後代土蠻，移住在邊外插漢地，手下有兵士十餘萬，常為薊門的禍患；而朵顏部會長狐狸，和他的姪兒長昂，勾通土蠻，有時服從我國，有時背叛。萬曆元年的春天，狐狸和長昂，預備侵犯我國，到了喜峯口，要求我國的賞賜，沒之得到，就肆意殺戮，攻擊營寨，引誘官軍。戚繼光出兵攻擊，大敗狐狸，狐狸險被捉住。到了夏天，狐狸侵犯桃林地方，不能得志。同時長昂也來侵犯界嶺，被官軍殺死很多。有人勸他們他們投降，狐狸於是向我國進貢，而我國也允許給賞賜他。

高麗二年的春天，長昂又來進攻，不能攻入，就和狐狸共同逼迫長禿，叫他一同進攻我國。咸繼光出兵抵禦，得勝了直追過去，捉住長禿。那長禿本來是狐狸的兄弟，長昂的叔父，這時狐狸和長昂心中很急，率領部中的長老，和親新二百餘人，叩關請死罪。狐狸穿了素衣，叩頭求救長禿，咸繼光和總督劉應節議定，派遣副將史宸繼端二人，到喜峯口受他們的降表，他們跪拜，口稱餘意獻還所掠邊境的人。大家設了誓，咸繼光知道他們的誠意，就放還長禿，許他們和我國往來，不時佳貢，以後咸繼光在鎮的時候，狐狸和長昂都不敢侵犯蒞門。咸繼光所寫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到現在還是治兵者不可少的寶典，可以盡見他的本領了。

唐 順 之

功業初懷負

文章八表存

海氣猶未戢

灑淚向吳門

明朝的平倭名將，誰都知道有戚繼光和俞大猷，而對於這位唐順之的平倭事跡，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世人但知唐順之是一位博學多識的學者，尤其是他的文章，在明朝中葉，爲一大宗派，那裏曉得他對當時平倭的貢獻，遠遠在他的文章之上呢。

他對於平倭寇的主張，是與人不同的；以爲除倭寇，要除得澈底。他見到當時平倭的官軍，往往等倭寇登了岸才抵抗，要是這樣，即使他把倭寇打退，地方上受到了蹂躪。所以，他主張不讓倭寇登岸爲平倭第一條件，最好和倭寇在海中周旋，把倭寇殺盡於海中；假使在海中萬一不能抵禦，那末守住海口，不可使倭船靠近岸爲平倭第二條件。

乃親自泛海從江陰，抵咬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跟隨的人都驚怕嘔吐，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一帶，順之督舟師邀敵於海外作戰，斬敵一百廿，沉其舟十三，擄太僕少卿，宗憲言以爲順之權輿，乃加右通政。順之閉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檢李遂大破敵於姚家灣。賊窘，退巢廟灣，順之追之，殺歸相當

。磨礮其營，以火砲攻之，不能克。三沙又據告急，順之乃親擄三沙，督處經劉國瑞擊討，再失利。順之憤怒，親躍馬布陣，賊築高樓印官軍，見他的軍容齊整，望之不與。劉國瑞請退師，順之以爲不可，持刀府前去賊營百餘步，鏗鏘怖失利，強叫他退師。那時正是盛夏，賊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二十九年，春汎檢至，不宜於擊敵，他的兩野很感，然爲接海慶。西山至通州，因而抄死，年五十四。

熊廷弼

幕府夜闌蛩復切

嚴城秋老菊無花

熊廷弼有膽量，熟知軍事，左右臂都結說弓發射，百箭百中。由保定推官，擢升御史，爲遼東，很有聲譽。一曆四十七年三月，遼東經略楊鎬率領大軍四十七萬出塞，被清兵擊潰，朝廷震。這時廷弼已罷職居家，神宗急下詔起用，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替代楊鎬。

。廷弼受。還沒有出北京。就聽說開原失守。神宗起廷弼討方輿，以加重職。廷弼奉命討，才出山海關，又聽說遼陽失守，遼陽緊急，各城堡軍民，紛紛逃難。廷弼勸人各歸本地。斬逃將劉遇節王愷王文鼎，賁路。革總兵官李如損，用李懷信督練軍工。派僉事韓良善去瀋陽，安撫居民，原善因近敵，不敢去。又派僉事關鳴泰，圖到虎皮驛，備禦退回。廷弼怒！親自出巡，到瀋陽，天大雪，連夜欲往撫順，察看形勢。總兵賁誠賢與撫順逼近，兵，勸不要去。廷弼不聽，更大表軍樂入關！清兵以爲他在裏進攻，反深避不出。廷弼就乘此機會，修築城壕，配備軍實，籌度情形，安輯流亡。到任祇有幾月守備充實，人心大定。又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佈遼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等要口，首尾連接。小口各自培禦，大口互相援助。再挑選精兵，輪流出去巡，擾害敵人後方，敵敵披靡。然後再伺機，發大兵進攻。疏入，神宗採納。明年五月，精兵攻花嶺，六月攻五大人屯，八月襲蒲河。廷弼督兵抵禦，殺敵七百餘人，爲從前所未有。

廷弼性情剛正，不能容人，因此人心不很歸附。宗文母喪失信，託謀復位，廷弼不聽，

宗文縱緣得史科給事中，閱遼東土本，又和廷弼議論不合。國相奉命招募士兵，半數逃亡，又被廷弼查明劾奏。兩人銜恨，宗文謀辦黨傾害。神宗四十八年七月病死，光宗立，一月又死，熹宗即位，朝政失綱。宗文從遼東歸，疏陳：「遼土日蹙」，劾廷弼廢郡策而雄獨志。一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又鼓勵周知御使馮三元，劾廷弼無改者八，欺君者三，不能廷弼必不保。熹宗詔下諸大臣會議。廷弼憤，上疏爭辯，請求罷免。御史張嘉德更劾他破壞遼陽。廷弼再疏辨白。給事中魏鳳嘉，亦乘勢嚴詞劾奏。十月初議允廷弼去職，用袁應泰為撫略。廷弼下疏，請求派人查勘。姚黨諸人，亦連章攻擊，朝廷就兵科給事中朱靈蒙前去查勘，着廷弼回籍聽候。靈蒙勸罷還朝，陳述廷弼功績，並說：「遼民哭訴遼東幾十萬人民生命，都是廷弼一人的保全。那能輕易的說他有罪？」熹宗也念廷弼的功績，還想召用。大啓元年，清兵進陷瀋陽，二百餘里，竟無人烟。北京震驚，熹宗着遼東巡撫薛國用代經略，用王化貞做廣寧撫。宰相劉一燾說：「假使薛廷弼在遼，遼東當不會到如此地步。」朝臣也請再任廷弼，熹宗下詔起用。廷弼六月到京，建

三方備置策略。廣寧在最新線，配備馬步大軍，沿河防守，可隨時出擊，牽制正面敵人；天津登萊，皆增設水軍，乘敵人虛空的時候，迫擊南衛，擾亂敵人後方；經略設在山海關，在中間築鹿，使於節制三方，統一事權。廣寧巡撫王化貞愚昧剛愎，自以爲有才能，屢發大言，我兵不必多，有西兵百萬可用；西兵也可不必調，有布衣兵孫得功子弟在；過河遍地糧草，可供我用；只要有三萬人馬，乘機用反間計，不戰就可得勝。大言無忌，當朝的宰相葉向領，兵部尚書張鳴鶴，都麼鼓惑，深相信任。化貞又上防河策略，廷弼很不以爲然，上奏說：「河窄難防，分兵力弱。」御史方震孺亦上疏說河防不足恃，熹宗悉聽廷弼議。化貞建議不能行，大爲憤嫉，就將所有的軍務，都推委給廷弼處理。廷弼上奏說：「臣奉命控扼山海關，不是掌管廣甯，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化貞知道懷恨了。廷弼主守，他偏主戰。聯絡兵部張鳴鶴故意和他爲難，請兵不到，領餉不得，廣寧有兵十四萬，廷弼關上兵只五千，祇有一個經略的空名。化貞又遣派都司毛文龍乘虛破清鎮江城，自以爲奇功，鋪張奏捷。舉朝大喜，急命天津登萊水師二萬協戰，化貞督廣甯共四萬合蒙古軍進接河

上，今廷弼居中佈置。朝命下來，各鎮互相觀望，並不進兵。化真奏，敵人有機可乘，農民屠殺將盡，兵部張鳴鶴更催促廷弼督師進擊。化真泣三岔河，廷弼不得已，出關駐紮右屯。馳奏：「涿州取易守難，不應輕動。」朝臣本亦不滿廷弼，現見他如此說，更以爲廷弼是奸賊功高，紛紛說他的壞話。化真很是得意，進信廷中：「仲秋之月，可枕而聽晉。」朝官更相歡慰，以廷弼奏言：「澤州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雷多間諜可慮。」等語爲廢話。十月，天寒河冰凍結，廣雷人謠傳，潯兵將渡河進攻，人心惶亂。化真才計劃分兵守鎮武西平閭陽各處，大軍駐在廣寧。鳴鶴也言廣雷危險，請敕廷弼出關。廷弼再出關，註石屯。議定大軍內護廣雷，外扼鎮武閭陽。令劉梁領兵二萬，守鎮武；郝業忠領兵萬人，守閭陽；羅一貫領兵三千，守西平。嚴令：「敵來，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廣雷，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他設方完，化真又輕信密探報，涿州可襲，急發兵，又無功退回，廷弼見他舉動荒謬，以軍事爲兒戲，破壞大局。上奏說：「化真進兵，至今已第五次。八九月間，忽進忽退，還可以說未曾請奏

。至於十月二十五日，奏明進兵，臣趕前去接應，化真忽又退回。兩平會議時，議定協力防守，犄角設營，化真又在三十日來信約臣進兵。化真十一月二日到鎮武，次日臣即進至杜家屯，剛到中途，化真又遣還所賜的軍馬。初五日，化真又想娶派輕騎，襲牛莊，奪取馬圈，以爲明年進兵的門戶。這時馬圈並沒有一個敵兵，卽是奪得牛莊，我也不能堅守。在敵方面，並無損失。在我們這方，亦無益處。將吏都不贊成他的主張，化真却十分不悅。退了回來。如此隨使的進退，所有的木傾，都被敵人看破了。請皇上命令化真，以後務必謹慎，不要給敵人笑話。」化真見疏，大不高興，手疏辨白，並且說：「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

臣從宰相意向高兵部張鳴鶴以下，互相譏化真。甚至有請罷免廷弼的。

清兵圍西平，攻城很急。化真中了漢奸中軍孫承宗的計，盡調廣寧的兵，交得祖大壽去救援，開陽守將秉忠同時也奉命去。廷弼像徵令劉渠撤鎮武營也去接應。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兵到平陽橋，遇敵，剛交戰，得功和參將劉承先大喊：「我兵敗了！」首先奔逃，廣寧兵潰散。清兵一擁而進，開陽鎮武兩路兵馬，抵擋不住，劉渠、祁秉忠戰死。祖大壽走

覺貞擄島。西平守將羅一貫，等救兵不到，同參將黑雲鶴也戰死。廷弼正進駐閩陽，聞報，急救廣甯，廣寧兵已潰散了。其實這時潯兵停在沙嶺，不敢直追。孫待功跑到廣甯，想活捉化貞到清溪獻功。沿路散放謠言說：「清兵圍城了！」人民大亂，化貞還不知道，正關着門辦理公文，參將江朝棟，急忙推門進去報信，化貞大怒，朝棟大叫道：「危險極了，快走吧！」化貞嚇得手足不知所措，朝棟抱他跳上馬，僅有兩僕步行跟隨。踉蹌走到大浚河，遇見廷弼，化貞痛哭，廷弼微笑着說：「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服，還議守寧遠前屯兩處，廷弼嘆息着說：「唉！大勢已去，機會已失，還是保護難民進關吧！」就將自己部下五千兵，交給化貞斷後。將所有的糧草，盡自燒毀。二十六日退守山海關。化貞逃了兩天，清兵才入廣寧。發兵趕追，走二百里，不得糧食，退去。敗訊報到北京，滿朝的人都驚惶失措，鳴鶴備罪，請旨日出巡察。二月熹宗下詔，捕化貞入獄，廷弼回籍，等候查勘。廷弼以爲功罪自有事實證明，開居反有嫌疑，請一同下獄。四月刑部奏請化貞廷弼一同處斬。孫承宗等上疏請赦廷弼，恰巧那時大閣魏忠賢當權，向廷弼索賄四萬，不得。大怒！立誓先

與他... 人，奉承魏閣的意旨，又爭着上疏攻擊。天啓五年八月，廷弼被殺，並且傳首九邊。心甚死。魏閣死後，魏忠賢派魏廷弼，候將軍簡十七萬。刑獄說：「廷弼家財百萬，應該贖罪。」魏忠賢就假傳旨，令地方官嚴加追索。其實廷弼們嘗着錢，更何嘗... 個家... 還是不移，連長所有的親族，一同破產。江江知縣王爾玉，一定送廷弼去... 子... 不得... 杖... 怒乃自殺死。弗廷... 親... 留玉... 就... 去她... 辱... 吾責四十，遠近的人，都代爲氣憤不平。崇禎元年懷宗即位，才免追遺賊。二... 大... 奏... 巨... 平心... 之，自有邊事以來，詭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 錢，不過一... 焦... 舌，爭言... 魏忠賢... 禍... 福，士大夫... 然... 風。廷弼以長... 侍... 之人，屈... 則... 抗... 則... 死，乃終不改其... 直... 自... 之... 性，致... 刑... 獄... 獄，慷慨赴市，耿耿... 剛腸，猶未... 悔。今終不敢... 言，而傳首九邊，已逾三載，收葬原無... 例，明聖必當垂仁。

「懷宗下詔許廷弼次子兆璧持首歸葬。廷弼死後五年，陷遼罪宦王化貞才... 法。」

孫承宗

可奈此身屬何殺

祇今胡在未堪回

外戚進犯，以罷位宰相領子孫全家守城戰死的。在歷史上，僅有孫承宗。

在縣學生時候，就去飛狐，拒馮，白登，紇干一帶邊郡教書，好和有幹力的邊官，老於行伍的兵卒，談論關塞的形勢，因此對於各處的險要，都瞭如指掌。孫宗即位，充歷筮日講官。承宗說既魁偉，聲音又極嘹亮，每次講罷，熹宗都很欣喜的說：「聽你的講，開心得很！」所以特別眷注他。天啓二年，清兵進攻廣甯，巡撫王化貞棄城逃走，經略熊廷弼退守山海關。兵部尚書張鶴鳴懼報罪，自請巡邊。熹宗擢升承宗爲兵部尚書，入閣辦事，他恤邊民，檢閱京軍，增設太平大帥，修薊鎮亭障，開墾京東屯田。熹宗極爲獎譽。這時王在晉代熊廷弼做遼東經略，和薊遼總督王象乾，相互剝削。象乾才略實係所長，祇知道用財物去騙賂

我國西部各種族，使他叛，來保持自己的祿位。在晉和象乾商議，借用西部各種族的兵力，收復廣寧。象乾道：「得了廣寧，我們也是不能保守，再若失去，朝廷反要降罪。不如重關設險，保衛山海，拱護京城。」在晉上奏：「請在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關一道，用兵四萬防守。」部下將吏袁宗煥等，諫阻不從，也上奏疏。熹宗不能判決，承宗請旨，親去查看。到關詰問在晉道：「新城鑿成，就用舊城原有的四萬兵去防守嗎？」在晉說：「不！這裏另用四萬兵。」承宗說：「哦！是這樣，那這八里內，就有守兵八萬了。一片石的西北，不是還要設兵嗎？兩城的距離，這樣的近，那舊城所設的吊坑地雷，是預備陷新兵的呢？還是陷敵人的呢？新城既易可守，舊城也可守了。新城若不可守，四萬兵敗退來，舊城守牆，還是開關讓他進來？還是閉關不納，一任降敵呢？」在晉道：「山海關外，舊有三道關，潰兵可由那裏進來。」承宗又道：「若是如此，那敵人進攻，前線的兵，不是仍舊可以逃跑嗎？何必更築新關。」在晉說：「我再在山上築三寨，來防止逃兵。」承宗道：「兵還沒有逃，你就築寨防備，那不是放兵逃嗎？並且潰兵可以進來，敵兵自必可以跟着進來。現在你不想辦法

，恢復天地，自己固守關內，潘繼盡撤，畿東那裏會有安甯的日子啊！——在晉便沒有話可以辯白了。承宗就召集將吏，討論在關外應守地籍。晉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袁崇煥主守遼遠衝。和晉略決反對，主張守中前所。承宗贊成鳴泰崇煥的主張，很誠懇的向在晉剖析兩處的應守，連續說了七天七夜，在晉固執已見，毫不聽從。承宗還到北京，奏在晉不能夠擔任遼事。熹宗府閻在晉去做南京兵部尚書。承宗自請督師，詔令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等軍務。並許便宜行事，朝廷還遙寄節制。又用閻鳴泰做遼東巡撫。發給承宗帑銀八十萬兩。承宗到關，分派職務，統將吏各負一部份責任。這時關上的兵，掛名有幾萬，其實毫無紀律。熹宗定繼任，派潘繼盡回，遣去疲弱不堪的殘兵。將拯救的難民屯成前屯，徵募的遼人守寧遠處。又移文朝鮮要合出兵邊境，幫助軍營犒勞東江守將毛文龍，使他收復遼東四衛。傳檄葉赫酋犯有案，遣兵虜鹿島。預備在春季巡防時期，親自到登萊商議，發大兵進攻。奏上，朝廷不許。總兵官江應詔被劾去職，承宗請用馬世龍代替。令尤世祿王世欽做南北帥，聽從龍圖道。並且代焚女龍請領尚方劍，加重職權。熹宗一一聽從。世龍任事的那天，承

宗接照古時拜大將故事，築壇，行授鉞禮。

閻鳴泰能任遼東巡撫，實在是承宗在帝前的保薦。同舉日久，知道他才能不過如此，關於軍務，尤不能和他商議。鳴泰求去，熹宗就令殷鳳翼代替。鳳翼膽量極小，又是一個主張退守山海關的人。承宗大不高興，便再親自出關，召集將吏，議設防地點。多數的人，附和鳳翼。祇有袁崇煥鹿繼善極力主張進守寧遠。承宗聽從，令祖大壽監工築甕城，崇煥潘桂兩員大將率兵防守。剏遼總督王象乾去職，承宗恐怕繼任的人，又受款撫，擾亂自己的計劃。上奏請乞師總督，不必愛設。請罷免自己的督帥職。如朝廷以為不可，就請不要再派總督。並且請令遼東巡撫，移駐寧遠。熹宗依奏。鳳翼不明白駐在寧遠，追近前敵，是便於指揮坐鎮，却以為承宗是謀害他，大恨。就和同鄉萬有孚等人，極力毀謗馬世龍，來動搖承宗。又散佈謠言，擾害出關防守的策略。給事中解學龍誤信謠傳，就上奏彈劾世龍。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道：「我拒敵在門庭中，與拒敵在門庭，勢有所不同。我迫敵在二百里外，與敵來迫我二百里中，勢又有不同。我不進據寧遠壓迫敵人，敵人將要由府寧進逼謀我。現在且

不談恢復遼瀋失地；可是寧遠城與登華島，無論如何，不應當放棄。請下令廷臣集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築？再去察看敵人的情形，是不是可以坐着不動，等待他自己消滅？臣並不敢替國家作長治久安的百年打算，祇作五年的計劃，看將來事實究竟如何。皇上假若覺得臣所說的不妥當，請立刻罷斥臣，另定大計。不要因循不決，使那一班苟全性命，顧戀妻子的人，附和大眾的議論，殺臣一人是不足惜，就恐怕誤了君王的大業。」又將萬有孚等人，構害世龍的情形奏明。熹宗怒！斥退有孚。鳳翼也因丁憂去位。寧遠城工完成，關外防禦工事齊備。承宗就謀畫進兵，上疏說：「我兵前哨，已經進展到連山大凌河一帶，請速發給臣餉四萬兩，邊功馬上可以奏報。」熹宗下令該管的兩部發給。兵工兩部的主官，夙日嫉恨承宗，計議道：「餉足，渠即妄為。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候餉久不到，再疏陳明。熹宗雖下嚴旨飭責二人，究也不能使承宗出師了。在這時候，大閹魏賢忠擅權傾國，威脅羣臣，獨見承宗功高眷重，又有兵權，想和他聯絡，打發人去致意。承宗見魏使，不和他說一句話。忠賢

大恨，承宗巡防，西到瀋昌，聽說魏忠賢逐去諫官楊漣趙南星一班人，想上疏勸諫，又恐怕奏章不能直呈御門，往常任經筵講官，每奏事，皇上倒是時常召從，不知借着賀聖壽的名，進京面奏忠賢種種罪狀。忠賢的黨人魏廣徵知道他的來意，跑去告訴忠賢道：「承宗率兵數萬，請入朝清除君側惡人。兵部尚書李邦華做內應，你將妻被壓成碎粉了！」忠賢害怕，率黨人圍繞嘉宗哭訴。嘉宗也相信了，令內閣擬旨，次輔顧謙吉謙審筆書詔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半夜開禁門，召兵部尚書進宮，發三道飛騎去阻止。忠賢又假傳聖旨給九門守監道：「承宗若到齊化門，可接他進來。」想借不奉詔旨的罪，陷害承宗。承宗走到瀋州，遇見詔使，就退回去。忠賢着人去偵察他帶來兵數，那裏想到僅一襖被，在所乘輿中。後軍回來的人祇一鹿纒箭。忠賢恨意才小解，可是他乾兒義子李蕃崔學秀之流，爭着今日一章，明日一疏，詆毀承宗，甚至比他做東晉的王敦，唐末的李懷光。承漢憤，閉門不視事，力求免職。嘉宗下詔慰留，却又責令他簡將汰兵清餉三事。九月馬世龍在柳河兵敗，廷臣又乘機會紛紛劾奏世龍，攻擊承宗。承宗知道事不可為，十月辭職歸去。忠賢令黨

人御妃夢瑛去巡按山海關，想緣致承宗請罪，夢瑛竟無所得。承宗在關四年，先縱修葺大城九，礮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砲，石，渠，谷，齒，磨之具，合計有幾百萬，開拓疆土四百里，屯墾荒田五千頃，增加國家歲收十五萬。

毅宗即位，王在晉入朝候兵部尙書。記着承宗的舊恨，賤使諫官毀謗承宗，阻止他再展。崇禎二年十月，清兵由大安口進攻，佔領冀東，鎮遵化。將要迫近北京，廷臣請召用承宗，毅宗起用，令守薊州。承宗到京，召對平台。答問從合毅宗意，命留北京，總督軍務。二天夜半，忽又有旨，仍守薊州。這時烽火照逼近郊，通州離京城，才二百里，承宗帶二十七騎，跑到城下，已失去三名。守城的人，都不敢開門放入，情勢非常險惡。承宗進城，遣使在東輪班防守，清兵直撲北京。承宗急派遼陽尤偉等率領馬步兵五千去救援，又舉機變復馬蘭三屯兩城。遼東大將溫大壽，隨總督師乘崇禎帝兵到京。承宗與中書人及閣計，崇禎下獄。大壽害怕，擁兵逃出山海關。外寇未靖，內亂又起，一時洶洶。承宗上奏說：

大壽原是世祖部將，請令招撫。仁毅宗下詔，令承宗移鎮山海關。大壽聽說承宗抵龍來，就率領兵士歸附。人心大定。承宗又修築關城，嚴防內外間諜。令馬世龍率兵一萬五千人去援北京，派游擊祖可法領四營騎兵守關西的撫甯縣。三年正月，清兵又進佔遵化。四月四日，據永平。八日拔遷安，下深州，分兵攻撫甯，可法堅守不下。冀東一帶，沒有一片乾淨土地，又和京師消息不通。承宗招募勇士，沿海路到北京，朝廷才知道山海關城已陷無恙。關城的西南面，有撫甯、黎、樂、寧三縣，南北是石門、台頭、燕河三城。這六個地方，東臨關門，西臨永平，都是近關要地。承宗下令，六城守將嚴密防守，又派兵西攻圍平，北克碭昌，這和世龍諸將，聲氣相接。當時，各省勤王的兵，到京的有二十多萬，分佈在薊門和近郊一帶。詔旨再三督促，才勉強上前交關，始終沒有登同一處失地。世龍和承宗商議進兵，先攻遵化。承宗道：「不若先逼他傾巢北方，容易攻取，可是難於防守。不如暫時在敵人信譽，務使尋常敵人的來力。這其後再圖復讐，現在假作這等進化的形勢，來牽制敵人。各鎮一屬，陸續進駐關門，和關上守軍成一氣。去奪深州，得了深州，就用關平的駐軍守城，關

兵決戰，攻取永平，得了永平，進攻遵化，就容易克復了。」議定，承宗親自到撫寧督師，五月十日順大壽邱禾嘉的兵先到灤州城下，馬世龍率軍繼之，大戰兩天，灤州克復，副將王繼城和奪回遷安。駐守永平的清兵，被迫撤退。十六日謝尙政等攻進遵化。連續收復四城，捷報上去，毅宗大喜，祭告天地宗廟，重加賞賜；加承宗太傅銜。承宗辭不受。

邱禾嘉巡撫遼東，建議承宗收復廣甯瀋州右屯三處。承宗道：「廣寧地勢轉遠，不如先佔領右屯，再與大凌河城漸漸前進。」兵部尙書梁廷棟也贊成他們的主張。七月，大凌河城築成，清兵突然大至。承宗聞訊，親到錦州，着吳璠宋偉領兵去救援。邱禾嘉屢次變更會師的日期，襄偉兩人，意見又不合，所以大敗。大凌河城又陷落。朝臣爭上疏攻擊禾嘉承宗，不當築城。承宗就上疏自請罷職。回家後，言官更劾奏他喪師辱國。毅宗下詔奪去原有官職。十一年清兵又進犯內地，十一月九日圍高陽城。承宗率領家人，登城防禦。清兵久攻不下，將要撤兵回去，繞城吶喊三次，城上的人，三次都回應了。清主將道：「這是城哭，在兵法，這城可攻破。」又令兵圍城。第二天，高陽城果然陷落。承宗被捉，從容自殺。

袁崇煥

停車無計綢繆戶

乘傳頻勞進午餐

袁崇煥少年慷慨，負膽陸，好談兵。他每遇到老年的將校與退伍的士卒，就與他們談論邊塞的事，知其阨塞情形，所以他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正月，他到京都朝覲，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守山海關。他就單騎去視察關內外。部中失了袁主事，甚爲驚訝，家人也不知道他往那兒去了。過幾天還，詳細陳述關土形勢。後說：「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越發欽佩他的才幹與勇氣，遂招撫僉事，監關外軍。乃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軍隊。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

守關外以界關內，這是袁督師畢生的方略，也是兵家一定豹形勢。那時王在晉以兵

報尚書代林熊廷弼。在晉無遠路，徒許輸安，以致崇禎不能盡其才。還待在晉議於熊廷弼。熊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爭無結果。他奉勅言輔葉向高，也無結果。會在晉與劍營王象乾爭論不決，十三山離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崇煥言請將五千人駐甯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總將救之。寧遠去山海關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甯遠，爲何置十萬人於度外？承煥與象乾計議，象乾以關上軍伍喪氣，議發糧餉從關者三千人往。承煥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因崇煥一言的用與不用，關係十餘萬人的性命，深足令人長歎！

承煥既駁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關鳴泰主覺華，崇煥主甯遠。在晉及張應吾也慎言皆持不可，承煥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師，崇煥的政略，乃得實行。時間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崇煥言助守遼，崇煥議諸屬之遼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煥乃使崇煥與將潘桂屯寧遠，是爲袁督師領兵之始。

甯遠（即今興城）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對面就是遼東濟，與桃花島相對，現在北寧鐵

路原以地的一邊。初承煥命祖大壽築城守，大壽度朝廷不能遠守，築僅十分之一，且疏濬不中規矩。三十九月，崇煥至，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工女四尺，使大壽與孫將高見督造分工監督。明年工成，遂屹然爲關外一重鎮。崇煥與將軍共甘苦撫燕民如父兄，人人都樂爲盡力。由是而族輻輳，流移駢集，遂近認爲樂土。

天啓四年九月，僧大遼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兵萬二千東過東甯，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河泛三岔河而還。繼而以五防敵，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東巡時，相度地勢，策畫戰守，爲恢復之計。那時承宗很信任他，言聽計從。五年夏，種種準備既備，崇煥乃說承宗遣諸將分屯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畿澨遼河以西舊縣，而寧遠且爲內地。照這樣的情形，敵軍欲越雷池一步，極其困難。因此，自承宗崇煥的勢力，敵軍戰狀，不敢犯明邊境者有四年。

從來沒有奸臣在朝，而名將獨立功於外的，這第一點不錯。那時總閱的氣勢，似乎可憐。承宗、崇煥不安其位，以高、孫、王、世、欽、爲是。怕這些老嫗的小人，既至，閉關外不可

守，令將糧石盡移守具，移駐土城。崇煥諫說：「兵法有遷強遷，謹城已覆，安可輕撤。錦石險隘，則軍前震懼，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高第不聽，且想把守前二寧的兵也撤退，崇煥說：「我現主持城前軍務，在這裏做官，就應死在這裏，我必不去。」高第對他沒有辦法，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粟米粟十餘萬。死亡遺棄，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憤怒，曾三上疏制止此事，不許。十二月，崇煥爲安他的心起見，升他爲按察使，視事如故。然他數年心血，委於一旦，徒使敵志益驕者。

清軍知高第之無才，又看崇煥沒有援助，於天啓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擄寧遠，兵十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順着山海關大路駐紮軍隊。邊疆都震恐，嚇得面無人色。崇煥乃偕大將滿桂，副將三輔朱梅，參將祖大壽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將士讀了血書，都哭得抬不起頭來。慷慨激昂地願與將軍共生死。於是盡焚城外居民，掘守具入城，堅壁河野以待。

長時我軍僅萬餘人，而敵多十二三倍，加以經略高第，總兵楊洪，都揮兵圍上不救。中朝聞驚，兵部尙書王永浩大集廷臣商議戰守，沒有善策，滿朝文武大爲驚恐，均認甯遠必失。過了十天，崇煥以捷聞，朝野上下，莫不失色橋舌，額手相慶。當海軍進攻的時候，甯遠穴城，矢石俱雨一般下，不作擊退敵人，結果城垣坍圮。崇煥身先士卒，登石塞缺口，身受傷兩次，都將勸他自重，崇煥屢聲說：「不要看這區區小城，然關係中國存亡，寧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成了夷狄。偷生苟活，有何意義呢！」他自裂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作厲，爭先恐後地搬石挑土，城復合。明日清兵復來攻，崇煥乃令圍卒發巨炮，一發決直渠數里，傷數百人。三天內攻了三次，均失敗，圍遂解。崇煥復開壘襲擊，迨北三十餘里，清軍大餽，死者逾萬人，乃分兵佔領覺華島，敵軍銳氣大挫。清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蘭以來，未嘗一遇勁敵，至是公崇煥所破，怙怙不樂，不數月而一命嗚呼。

捷報聞，擢崇煥爲右僉都御史。當初高第鎮關門，極力反對承宗所爲，看着崇煥有危而不救，不是坐失援護職去。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任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

崇禎皇帝抗疏諫，朝廷不聽。旋，徵功加他爲兵部右侍郎，賞銀幣，世濟錦衣千戶。那時代崇禎皇帝爲兵部尙書王之臣，王臣不聽，與崇禎不相協，中朝乃命之臣專營園內，以園外備崇禎。崇禎知朝廷臣嫉忌自己，乃，書說：「陛下以園內外分置二臣，用違人守遼土，且樂且戰，凡樂且屯，屯軍所入，攻而滅寇。大要堅營清野以名鶴，時聞擊環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願勇猛開敵必雖，奮立功衆必忌，任心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身以發不著，望不大則功不成，誇書盈陵，毀言日至，徒口已言，惟聖明與廷臣修始之。」崇禎保守進取的大計劃，在遼段奏言裏都略具，而此後他死於敵間，死於朝廷之疑，想若先有所見。書上，優旨褒答。

其冬崇禎遣使歸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因當時滿洲尙爲游牧民族，山們不識商稅財賄，得土也不居住，像延河承崇禎時的政策，實足以自固其國。於是崇禎就上書說，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不足以固人心。兵不調野戰，賦不調堅城用大炮一策，今遼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壯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

下詔，聽從他的計策。

「以和爲守，以守爲戰」，這是袁材師對滿洲的大政策。崇煥趁清太祖方殞落，乃遣樞密傅者爾田成等問李喇嘛往弔喪，並賀新君，且覘其虛實。清太祖遺方吉納溫克什送之還，且來報聘。崇煥乃復審申和議，太宗復責，詞甚倨，然方欲進攻朝鮮，懼崇煥臨其後，和議遂粗定。

天啓七年正月，朝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和，召之臣還，詔經略不設。以關內外專屬崇煥，便宜從事。崇煥既意恢復，乃乘情軍之出。遣將在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準備軍事，再遣使持書向喬廷和議。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他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還三岔河，爲牽制之勢，會朝鮮降，乃還。

朝崇煥議和，朝中並不知道，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來以爲非計，數次下旨戒諭，崇煥愈發堅持和議。他所以主持和議的意思，在他四月的上書說：「關外四城，雖延柔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險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

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紫衫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全面敵至，勢必撤退，是乘虛成功也。後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崇煥議和的真相，這几句话講得很明白，而明之君臣憚憤無知，帝雖優旨報聞，然非其真意。

那時趙率教駐錦州監築城工事，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爲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尙未到，左輔亦未入大凌之際，五月十一日，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吳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往返三次，不決，圍亦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率領，繞出清軍背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劉鎮宜大兵東臨關門，朝廷已命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遷山海宣府，黑雲龍一片石，薊遼總督關崇泰移開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撤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將行，清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甯遠。變煥與副總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炮距擊，而滿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滿桂身數矢，清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因天氣太熱不

國危是擇帥而高崇煥上疏請選李嗣高勳是時日在邊身遠而屬。惟門單弱，為鑑
 魏的目的。爾諸隨仿前督謝峻防備。人為今日。備極。數郡時。督帥。衣冠。雜。烈。備。無。能。不。知。兵。事。
 崇煥上疏。朝廷不理。崇煥仍不理。以至三疏。不待。皇帝。命。議。遷。延。不。行。是
 年十月。清兵十餘萬人。以蒙古兵為嚮導。大舉入犯。清兵。崇煥。乃。逃。入。龍。井。關。大。塞。口。
 喜峯口。所。向。無。敵。如。行。無。人之。境。崇煥。不出。崇煥。所。料。崇煥。於。十月。二十八日。聞。警。即。啟。關。諸
 邊。諸。祖。夫。壽。何。可。剛。等。入。衛。所。應。撫。軍。日。永。聖。及。遷。安。及。宮。潤。等。兵。母。諸。地。遂。路。設。防。遷。城。設。守。
 戴。泉。犯。塞。十。月。初。十。日。馳。至。薊。門。欲。奔。擇。神。州。而。拒。敵。衆。十。二。十。三。等。日。與。敵。兵。相。持。
 於。馬。昇。橋。諸。要。隘。清。軍。不。意。袁。軍。驍。突。相。勦。賊。陷。乃。稍。退。以。不。過。敵。人。又。疾。趨。而。西。直。犯。京。師。
 崇煥。這。時。心。寒。血。注。憤。不。顧。死。此。不。僅。饗。馬。不。再。秣。由。關。道。飛。抵。郊。外。兩。晝。夜。疾。行。三。百。
 餘。里。比。清。軍。先。到。三。天。清。軍。初。遇。崇煥。賊。劍。意。欲。避。堅。攻。取。乃。存。越。薊。險。以。斷。歸。路。中。將。中。驍。
 京。師。使。與。崇煥。首。尾。不。相。應。一。面。結。營。困。滯。一。面。張。勢。叩。京。以。為。滯。困。則。京。師。不。攻。自。破。他。
 可。不。知。崇煥。捨。衛。其。後。不。知。崇煥。捨。滯。而。繞。其。外。更。不。知。崇煥。業。已。據。京。而。出。其。前。時。崇煥。軍。

軍於廣渠門外，敵軍一到高密店就聽崇煥已卒的消息，大家都失色，遂以袁督師的兵從天而降。二十日，轉戰於廣渠門，自辰達申，卻敵十餘里，迨至北運河，清將阿巴泰阿濟格德爾之軍皆潰散。太宗及諸貝勒相諮，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於是不復逼京師，只是出窺於海子采固之間以觀變。先是崇煥以兼程赴援，僅以馬兵五千隨從，其步兵不能兼進，以九千而當十餘萬之大敵，勢方太相懸殊，故朝廷雖天天促他出戰，而他慎重計，遲遲不發。滿朝文武乃以爲他逍遙城下，擁兵縱敵，定爲他的罪過。計步兵全軍於十二月初三四就可到，而初一他就被拘。

十二月初一日，崇煥再被召對，遣使縛下獄。大壽在旁，嚼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帝取崇煥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疏輔臣灑靈仁，毛文龍的同鄉，銜崇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曠兵都尙書梁廷慎，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崇煥由是得罪。又者前者東江步餉百萬，大半入宦官囊中，自崇煥斬文龍，盡失其賂，咸相銜刺，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甯遠，丙寅之役，首生棄職，爲煥所叱。至是入殺，命其部帥大掠近郊，資

僞稱袁兵，以鼓衆怨。合此諸種原因，故崇煥遂得不死。崇禎三年，八月十五日，崇煥與良兄弟妻子，流三千里，並抄沒其家產。崇煥與子，家亦無餘貲。天下人都替他抱屈。

秦良玉

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

吾以一口屏婦，蒙國恩二十年，

今不幸身死，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

秦良玉四川人，是石砫宣撫使馬千乘的夫人，其後千乘爲部民所誣，瘦死於雲陽獄。良玉代領其職。

良玉的膽量大，智慧豐富，善騎射，兼通詞翰，態度嫺雅，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她所領的部隊，號白桿兵，遠近的人聽見都怕。奢崇明叛亂在重慶造反，趁空而趨。良玉，附她援助，她斬草除根，即發兵率民及邦屏子等擊賊，順長江而下，度渝城，益至天

重慶南坪關，擋住賊的歸路。伏兵又襲長江與嘉陵二河，焚其舟，分兵守惠州。並馳檄夔州，令趕緊防守瞿塘上下。賊感戰，大敗而還。良玉將這種情形報告朝廷，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

繼而，奢崇明圍成都甚急，巡撫朱燮元召良玉討賊，那時土司們皆貪賂，逗留不進，獨良玉毅然行而西。收新都，長驅抵成都，賊遂解圍去。良玉乃還軍攻二郎關，民屏先登，已克佛圖關，復重慶。

良玉初募兵的時候，即以疏聞，命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收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慰使，民屏進副總兵，翼明拱明進參將。良玉越感激，先後反攻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寨。蜀賊平定後，又因援貴州的功勞，數贖金幣。

崇禎三年，永平等四城失守，京畿危急，良玉與翼明赴京保護王室，她拿出家財濟餉，非烈帝特詔褒美，詔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酒，賊四時旌其功。適四城收復，乃命民玉歸，而翼駐近畿。後來，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川撫郝楚春，僅有弱卒兩萬，把守重慶，惟依

良玉及張令二軍。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撻春使他觀察營壘，他見良玉軍隊，甚爲齊整，心異之。良玉爲置酒，對遜之說：「邵公不懂軍事。吾一婦人受國恩，理應爲國而死，獨恨與邵公一起死，太不值得！」遜之問故。良玉說：「邵公離我至近，去重慶僅四十里，兩道張令守青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嶺，首先就看見我的營寨，要用銳騎沖下來，張令必破。今破友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麼？且督師以蜀爲壑，無論愚智都知道，邵公不在這時候，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這是致敗之道。」遜之深以爲然。已而撻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援。

崇禎十三年十月，張獻忠連破官軍於觀音巖三寶嶺，遂從上渡馬，渡過軍，良玉偕張令急扼於竹筒坪，撻其鋒。適張令爲賊所執，良玉趨救不克，轉聞又敗，所部三萬人略盡。乃單騎見撻春，請說：「現在時局危急已到極點，盡撥吾深峒兵，可得二萬，我自己用其半，領半回的士兵，乃足辦賊。可是倉已罄糧，撻春謝其計不用，良玉乃歎息歸，張獻忠盡陷焚地，將復入蜀，良玉將四川的形勢詳細繪圖，上之巡撫陳士騎，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

備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十七年春，獻忠遂長驅犯薊州，良玉臨
援，衆寡不敵，潰敗。及之獨盡陷，良玉慷慨語其衆說：「我們兄弟二人，都死於王事，我
以一孱婦，蒙國家恩惠二十年，今不幸到如此步，還敢以餘年事逆賊麼？」悉召所部約說
：「有從賊者殺全族，絕不寬恕。」乃分兵守四境，賊逼招土司，獨無敢到否柱的。後獻忠
死，良玉竟以壽終。

史可法

數點梅花亡國淚，

兩朝開濟老臣心。

史可法生在明末。當他幼時，中國東北的建州女真，已經很強盛，自稱滿洲，時時想進
兵侵犯。明廷對此點，極力戒備，派武將營師東北關口，使滿人不能西侵。但那時明廷有許
多惡劣官僚只顧自私，對異黨的人十分反對，常設法把他們譴去或謀害。因此，守備東北的

良將多被這輩惡官趕走。這正給滿人極好的機會，更加在覬覦中國了。

崇禎十七年三月，流寇李自成攻入京城，北方就陷入極混亂，狀態的一切國事，無人過問。東北的清族認這是侵略中國的唯一良機。適恰那時的東北守將吳三桂，他的妾陳圓圓被李自成奪去。中心悲痛，本身却無力和李自成鬥爭，便向滿人乞兵。滿人聽了，正中下懷，浩浩蕩蕩，滿軍開入山海關，戰勝李自成，進駐北京。

崇禎十七年八月，史可法出巡淮安，查閱刻澤清的水馬。回揚州後，向南京朝廷請求軍餉，預備北伐。馬士英却不肯發給。江北饑饉之一的高傑，原來很驕橫自大，但經史可法開誠布公，將國家民族的險狀和人民的責，細細地開導後，大為感悟，出師北征。

那時滿人已稱號為大清，無安居中國北部，暫不向西追擊李自成殘餘，却預備進一步將中國南部也奪去。不待史可法北伐，他們先領兵南下。崇禎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史可法方在揚州中一探訪長報告清兵進攻宿遷。他進擊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去救援，收復宿遷。清兵回營去圍攻揚州，肇基又去前援救，相持有半個月，史可法率孤軍在河北和清兵掙扎時

，福王和馬士英等依舊在江南暫安逸太平的日子，且對軍事絕不計劃，亦不幫助。清兵很多，不久，到底攻下邳州宿遷，於是江北要道被清軍奪去。史可法大大憂慮，將情形報朝廷。誰知馬士英竟不理會。一及對人說：「史可法想賞防河的將士，不過借此機會討獎罷了。」

順治二年四月二十日，清兵大隊到揚州城外，屯在斑竹園。二十一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披營出降，城裏的兵勢更行單薄。文武各官分守各城頭；臺城的西門最為險要，史可法親自守衛。這天，他寫一封訣絕的信給他的母親和妻子，因此他知道清兵勢盛，自己方面的弱力，已決意拋命一幹了。

史可法雖然忠貞爲國，可是人心已亂，軍士多無志抵抗，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搶劫後逃去，都不願在此待斃。這種現象，因爲朝廷毫無接濟的緣故。兵士們在晚上彼此發議，被史可法查營時聽得，十分憂慮，就到操場上傳令衆兵集會。各軍到齊後，史可法訓話道：「近來北軍的信息很緊急，淮城已經失守，揚州是江北的要口，如果再失去，京師（南京）就難保了。我切望你們一致協力守城，就是死裏也要嚴防。」訓話畢，兵士們全沒回聲。史

可法說：「怎麼一些氣息尚沒有呢？」就命中軍令他們高聲答應，仍然無聲。史可法又命擊鼓待令，還是無效，史可法憂從中來，不覺大哭。竟哭得鮮血從眼眶裏流出來，把戰袍也濕透了。兵士們至此大為感泣，一齊表示願盡力保城。

二十四日，清兵到城下，開始用紅衣砲擊西城的北角。城中大受損害，漸漸不支。二十五日清兵竟在大砲掩護下將城壕破。城破後，史可法立刻拔刀自殺，沒有死，被一個助將擁出小東門，被清軍捉住。典史問道：「我就是史可法。」清軍大驚，送他去見多爾袞。多爾袞待他很尊敬，並要求他投降往南。史可法大怒不允，只求一死，遂被害。楊州人取衣冠葬於北門外梅花嶺，並建祠追弔，至今馨香不絕。

鄭成功

麗江終古流殘淚

夷流從今少大風

鄭成功的父親芝龍，是浙江寧波鎮海人，後來受明朝招撫，做了總兵，繼而被封為興國侯。明亡後，鄭芝龍擁立新王聿鍵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圖恢復室室。但芝龍擁立隆武帝，本不是他的素志，成功對此異常憂慮。一天他去謁見隆武帝，帝坐看悶悶不樂。成功哭着奏道：「陛下這樣不快樂，莫非因我父親的緣故？我尊皇上如此厚恩，一切都可不管，決以死報陛下！」

同年八月，隆武帝在汀州被清兵捉去，死亡。清兵又接連打下好幾個城，最後逼近泉州。芝龍受了清朝的招撫。這時成功一十三歲，他父親叫他去商議，想勸他同降。成功就哭着勸諫父親：「做父親的應該教兒子盡忠，不該教兒子反叛！而且清朝有什麼可以相信呢？」成功把父親預備降清的事告訴叔父鴻逵，鴻逵就去勸諫芝龍，也沒有效果。芝龍既降清，清兵將他帶到北方，那時芝龍又寫信叫成功去，成功不從。芝龍於是歎息道：「將來和清朝為難的，一定是成功。」

這時成功雖有爵位，但還沒有參與過兵事。他的容貌和氣概，都是一個書生。可是他既

這劉嘉祖他雖，勸陳父親，又無效果，同時又痛恨母親死於非命，心裏着實憤慨，因此就決意與他反抗魏朝，恢復明室。他於是走到孔廟，脫下身上所穿的儒衣，燒了它，一邊傾頭拜謝孔聖，口裏說：「我嘉祖是個書生，現在卻是個武臣了。各人有各人的志願，應該各走自己的路。勸我，我不肯再娶妻生了，現在就把儒衣燒了。」他作了一個長揖，離開孔廟。從此他的書生時代告了終結，開始軍人生活。

這成功進孔廟燒了儒服後，就會同李平幾要好的幾備朋友，以及情同手足他的九十多個人，到無錫招募，組織基本部隊。從涇州回到安平，每日起兵，再招誘夫聚軍名將，委洪政，樹德為左府統帥，郭泰全為左右護衛鎮，杜君山為總鎮，柯宸為，楊明相為參軍，杜德全為副總。這時定國公劉鴻逵據在金門，建寧公劉柔同定遠侯劉顯據在府門，銅山官浪又為宋壽期總領。這時定國公劉鴻逵據在金門，建寧公劉柔同定遠侯劉顯據在府門，銅山官浪又在數浪嶼周圍遊，有時進到滌澄，有時出鎮衛，轉待機會。

漢隆四年八月，鄭芝鵬到潮陽，勸成功無誤廈門。成功因鄭曉兵帶糧餉乘船實，將

領又很老練，恐不易奪取。且說此是兄弟，情理上也說不過。後因鄭芝莞加瑛等繼續進軍，終打傷了成功的心。於是大家商議奪取廈門方法。施琅提議先派西臺大兵船回泊浪嶼，鄭聯是色色狂徒，毫無智謀，他見船少，一點不會懷疑。其餘船隻統假武商船，有些船泊在島嶼邊，有些寄泊在大擔白石頭，有些從在鼓浪嶼轉入崎尾，有些直入廈門港水仙宮前。成功聽了拜謁，發出很謙恭的態度，其餘一切就可相機而動，大專部贊成這個計策。

鄭聯這計劃實行後，成功選健將五百名，交給甘輝，洪啟，黃良，甘輝四人統率。中秋夜裏，成功聽到鼓浪嶼，這時鄭聯正在灣石岩宴客，鬧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成功登岸會他。黃良因酒喝太多了，還沒有醒，過了好一息，出來接見成功。成功對說：「小弟嘗打敗你，實在沒有臉見老哥。如果老哥能派兵幫我，獲得片土，可以托足，那誠或敢不盡了！」一語說，軍旅相助，是應分的事。就請成功吃飯，餞辭了一整天。成功辭了出來，甘聯一點沒有防備。甘聯分請大船陸續進港，泊到鄭聯兵船的旁邊，并暗中約好聽礮為號。成功一邊在虎坑山擺酒請鄭聯，那天鄭聯喝酒特別痛快，到下午八時才起燈回總部。走到半山塘，就被甘輝等伏

兵刺死，他的首級立刻奉獻。成功得到鄭麟波刺報告，就在岩頂放礮，調兵進城，同時出示安民。

鄭麟波死後，部將陳偉，藍衍，吳豪等爲旗瑣，洪政，甘輝，杜輝等所困，就投歸成功。接着鄭彩部下王勝，楊權，黎新等將領也率全體水兵來降，成功分別給以要職。又差洪政帶親筆信出招鄭彩，彩說：「我年紀已老，沒有壯氣了，我看誠弟子中能够繼承大志的，要算成功，我願把全軍解付給他。」成功聽了洪政的報告，非常高興，馬上差人接鄭彩到廈門，待他很好，鄭彩就這樣老死在廈門。成功的實力從此大大擴充，他就以廈門爲根據地，積極向外發展。

永曆五年正月，成功帶兵南下，二月到平海衛。清福越巡撫張學堂聽見成功離開了廈門，島上無兵守備，就派馬得功攻陷廈門。鄭鴻遠聽到這個消息，就放棄了揭陽，回兵打馬得功。得功被圍，於是對鴻遠說：「你們的軍符都在安平，如果你不放棄去，恐怕你們的營壘有點危險。」鴻遠沒有辦法，就放得功出廈門。

四月初一日，虜寇襲擊陳陽，被虜的消息，李傑尤陳從平海衛跑去，適時虜得功已經離廈門好幾天了，成功得報報，異常氣憤，深恨滿清賈惟，滿清見成功對己不滿，就把自己的部隊移到廈門的白河地方。四月初十日，成功大會文武，議廈門戰役的功罪。當時留守在廈門的軍隊，是他從叔鄭芝莞部。成功說他犯失機之罪，立刻拔與陳武皇帝賜給他的尚方劍，斬了芝莞。當將領見他鐵面無私，對自己的從叔，也毫無寬貸，沒有一個不佩服的。同時，鄭鴻逵在金門聽到成功這樣嚴嚴，執法無私，出離定他的前途有無限希望，就把自己的兵船都解付給他，却在白沙築寨過隱士的生活。於是登陸，爲成功所有。

四年五月，成功領兵攻海豐，十一月攻小管窺，均克。十月，漳浦守將楊世德率部投降。明年亡虜，成功又攻長泰，僑的提督林林輝無日無夜地拚命進攻，終於攻陷。長泰守將王進德數十騎出奔。漳浦的將邑蕭統被他攻下。五月，黃總兵馬逢知率部投降，今而閩海郡城。成功將他圍困，攻了六個月，城中糧盡，於是人吃人，屍積如山。十月，清太祖撥軍開到，成功無法抵禦，退守城寨。

七年五月，清兵攻海澱，城牆被攻壞百餘丈，成功督兵拚命抵禦，士兵死亡無算。他一處點都不懈怠，繼續死戰。十天夜裏，成功忽聽敵方發了許多空砲，知道敵兵準備奪城，就命部下每人拿一柄鐵斧等待。清兵湧過濠溝，進到那裏，大喊爬城，成功的部隊就用鐵斧砍殺，敵兵一敵屍幾乎填滿了濠溝，其餘的殘兵大敗而逃。海澱從此益發鞏固，清兵不敢再犯。

八年五月，清廷派員招撫成功，想封他爲壽徵公，不從。接着又侵掠福興泉漳各郡。七月，清廷又派員招撫，又不從。十月，又被招撫，仍不從。同時他的父親也先後寫給他好幾封信，勸他降清，也沒有效驗。十二月，他因吳攻漳州，守將魏國軒，朴世用等都降了他，其餘屬縣也統統收復。九年六月，取得安平，漳州，波度，以及惠安，南安，月安三縣。

永曆十三年，成功因過去七八年，用兵節節勝利，且最近又取得瓜州，江南的門戶已被衝破，心想趁勢奪取江南，六月二十七日，招集所部將士，會議此事。有人主張應待機而動，但成功發表一篇長論，分析時勢，引證歷史，主張非馬上奪取江南不可。

明王有應督督政忠憲劉瓜州失守的戰告捷，並任抽調各處兵馬，預備作戰，這時忽然看到

大兵臨城，軍旗飄揚，鼓聲喧天，繞開了城門，不敢出兵抵禦。他正在無可奈何時，聽得屬下朱儀的緩兵計，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樂，就決定一切都照這個計策進行。他派一個口才很靈敏的人到成功營中稟告道：「大帥來到這裏，本當立刻開門請進，不過我朝有一個慣例，就是守城的人如果過了三十天关了城池，罪就不及妻子。現在各官家屬都在北京，請大帥寬限三十天，保全他們的生命，到那時一定投降。」成功就在狂喜中接受了他的請求。當時潘庚說這一定是緩兵計，力勸成功火速下令攻城，他始終不從。他令各提鎮嚴守陣地，日夜戒備，等待敵人來投降。

潘庚等救忠得到回報，高興得跳起來，就一邊秘密抽調附近援兵，一邊叫總兵梁化鳳日夜上城觀察成功的營壘。化鳳成功的陣線布置得非常周密，只有東北角一區，關防似乎不大嚴密。化鳳就決定從這方面破陣。結果成功大敗，幾乎全軍覆沒。這次實是成功空前的敗仗！成功坐在江南打了空前的敗仗，實力喪失不少。加以天下大勢又漸漸歸清，清兵的勢頭日益高漲，金門廈門是孤立的剩島，很難抵抗天下的雄兵，成功雖是目空一世的英雄，也漸

漸感覺到困難。他爲實現滅清復明的大志，不得不另想方法。成瑄煽動取臺灣，以作根據地。適恰那臺灣通事何斌因侵用紅毛王庫銀數十萬兩，恐怕王與和他溝算，就設計星夜逃到廈門，拜謁成功。成功問他臺灣情形，他趁勢獻計道：「臺灣有好幾千里肥沃的土地，實是可以稱霸的地方。大帥如果奪得這個地方，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定可以富國強兵，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就可以同清朝比比高低。」何斌這番說話，大大打動了成功的心，又看何斌帶來的台灣地圖，水陸交通畫得非常詳細，益發高興。他於是下了奪取台灣的決心。

成功還沒有打進台灣的都城，他就派人進船恐嚇紅毛王說：「你如果願意退回國，那末所有的珠寶財物，都讓你帶回去，否則明天就要實行火攻，到那時船毀城破，你一定要後悔的。」紅毛王和各酋長看到成功進兵如此之奇速，警告如是嚴重，害怕起來，就罷兵投降，成功得了台灣城。

成功在台灣以寓兵於農的策略，培植國富，頗具成效。不幸他的兒子鄭經同奶媽陳氏通姦，生了一個兒子。尙書唐順悅寫信嘲笑他，說兒子同奶媽通姦，居然不去責備，不誓治姦

，怎能治國。成功者了這封嘲諷的信，氣憤異常，隨派都司賈毓帶一支令箭，三隻畫龍槓，和一雙漆紅頭槓，會同金門的錦泰，到廈門斬他的妻董氏，兒子鄭經，以及所生的孩子和奶媽陳氏。金廈各領一總命令，成功聽到這消息，扯頭髮，咬手指，簡直氣得發狂。他因此得了重病，不久即死。臨死時還大喊：「我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呢？」

瞿式耜

欲留道力憑魔力

何用俘囚學楚囚

明末，自清兵入京師後，明人又奉福王由崧，唐王聿鍵，桂王由榔，力謀恢復，叫做「前三藩」。順治三年九月，清兵破汀州後，瞿式耜與丁魁楚等議立桂王由榔，乃迎王梧州，於十月十日監國肇慶。進式耜爲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

四年正月，清兵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騰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丁避楚，呂

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獨有式紹及吳炳真、蘇等從，乃由平遠抵桂林。二月，清軍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紹極陳桂林形勢，請留，王不聽；式紹自請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給他寶劍，以便他自由從事。平樂、梧州相繼破，桂林極險。其他朝廷都逃了，惟有式紹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富瑞，沈壘不走。清軍於三月迫近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窺探式紹公署。式紹急令援將焦璉拒戰。起初桂王爲賊所執，璉率衆築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以行，王以此德璉。以後戰守三來，璉功最多。元陽可獲也很盡力。式紹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去無人色，式紹督率軍士守城，神氣自若，人無叛志。後因索餉譁亂，式紹盡庫中所有還不足，他的妻子邵氏捐簪珥佐之。不久，他的軍隊與璉兵主客不和，鼓譟而去，幾破者數次。陳邦彥等攻廣州，清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璉亦收復陽朔、平樂，與邦彥等由潯復梧州。式紹初請王返全州，不聽。現在又請還桂林，王已答應，會武岡破，王由靖州定柳州，式紹復請還桂林。十一月，清兵自湖南逼全州，式紹借騰蛟抗拒。繼而梧州又破，

王方在象州，欲走南甯，以大臣力爭，乃以十二月還桂林。

五年二月，潘美前驅至靈川，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王當天晚就西走。式紹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罷，式紹又爭。王說：「卿不遇欲死社稷者！」式紹爲泣下沾衣。王剛走，太忠帥大掠，播殺太常卿黃太元，式紹家亦被掠，家人僞造膠轕令箭，乃出城。日中，趙印遷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遷等走永甯。第二天，式紹赴息賊中餘燼，安撫遠近。三月，清兵知桂林有變，來襲城北門，騰蛟督諸將拒戰，城獲全。時王在南甯，式紹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紹無恙，感勵得下淚。閏三月，府東李成棟，清江西金聲桓都叛了清軍，據地歸式紹，請王還桂林。王從成棟請，將赴廣州，式紹慮成棟挾王自尊，力等之，乃駐慶慶。十一月，永州，重慶，衡州並復，式紹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自稱世守廣西，欲如魯國公例。式紹特疏劾之，身中外交涉爭者，邦傳乃止。廣西巡撫魯可藻自加頭銜爲巡撫兩廣，式紹亦疏劾之。式紹身在外，政事無闕，必疏。他嘗說：「臣與主上，忠難相礙，休戚與共，不同他臣。斟酌大政，自得與聞。」

「那時是成棟子元充專朝政，知劉壽敬式招，袁彭年，丁時魁，金優等，遂爭相倚附。未幾騰蛟，聲桓，成棟，相繼敗歿，國勢大危，朝士方植黨相角，式招不能禁。七年正月，南雄被破，王懼走梧州。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清守榕江，與甯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兵。清軍遂入嚴關。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協力榕江，無成兵，僞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招檄印選，不肯行，再備。仙，則全家逃跑。一青及武毅侯楊棟，都督寧伯蒲綬，甯武伯招發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招踰坐府中，家人亦散，都將良助，請式招上馬而走，仙堅持不聽，叱退了良助。張總督張回做到，誓與他偕死。乃相對飲酒，一老兵待召，那一夜，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忠說：「我們兩個人死很久了。」遂一偕行。至則踰坐於地。諭之降，不聽。把他兩個幽於民舍，兩人自賦詩偕和，得百餘首。至潤十一月十七日，遂與回做被殺。

左 寶 貴

雖屢受槍傷，猶裹創指揮，

誓死抵禦。

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海陸軍可說全軍覆沒。割地賠款外，還得允許朝鮮獨立。這奇恥大辱，確實中華民族史上，刻上一個磨滅不掉的國恥紀念。然而，在當時戰爭中，我國也產生不少赤膽忠心的愛國英雄。

一當我軍退守平壤時，總制蔣志超，實是天字第一號壞蛋，他以敗爲勝的誑惑朝廷，誣到二萬兩賞銀，與部下天天飲酒作樂。不但不想法退敵，且放縱軍隊，任意搶掠，使朝鮮人感到極度的失望。後來朝鮮歸向日本，恐怕受到這次的影響不少？

左寶貴是高州鎮的總兵。這時他跟志超駐兵平壤。他見我方陣地容易受日人的包圍，就告誡志超，希望他變更方略，避免損害，而昏庸糊塗的蔣志超，把寶貴的話當作耳旁風。

果然，不出左公所料，這天敵人分四路，包圍平壤。志超到這時始感到後路有被敵人截斷的危險，要想退走。但，寶貴那裏肯走，他守在玄武門山頂，據全城形勢最高的地方。因此敵人的砲火，只向寶貴一方射擊。寶貴率兵竭力抵禦，那時有人叫他退，他就怒虎虎的說：「做大將的不拚死，怎樣可以使士卒發奮呢？怎能守城呢？我的死志已決，請你們不必多說！」這句動天地泣鬼神的話剛說完，一個無情的砲彈，轟隆一聲，正正中我們的民族英雄左將軍。

朝廷聞知，照提督陣亡例從優撫卹。入祀烈祠，並在立專的省分，建立專祠。贈太子少保銜，予諡「忠壯」。

鄧世昌

倫有不測，
和敵艦同沈耳。

和敵艦同沈耳。

鄧世昌從小就有幹略，嘗從西人學習算術。及年長，進水師學堂，獲精測量學及駕駛學。清穆宗光緒初年，管海東雲艦，巡弋海口。日本窺台灣，世昌扼守澎湖基隆諸要隘，有功，補千總，調管振威艦。又捕逐海盜，以功選守備。李鴻章治海軍賞世昌才能，調至北洋，從丁汝昌赴英購鐵艦。英為海軍強國，世昌悉心觀察，由是益精海戰之術。

光緒八年，朝鮮內亂，又從丁汝昌汨仁川為吳長慶陸軍後援，事平，遷遊擊，前往備戰。勃勇巴圖魯揚威快艦，往來天津朝鮮。冬寒冰凍，世昌巡視台灣廈門間，海防不稍懈怠。後充任經遠，靖遠，濟遠，致遠四船營務處，並致遠管帶。光緒十四年，台灣生番叛，世昌那時為副將，從丁汝昌去討，戰於埤南，擊毀他的銅寨，升任總兵。這時定海軍經制借補中軍副將，而以汝昌做提督，他的左右翼總兵就是福建的林泰和劉步蟾兩人。汝昌本來不懂什麼海戰，人家多不服他，所以威令不行。只有世昌以廣東人，擔任管帶和駕駛，確守規章，非到應該登岸時不登岸，福建人因此均妬恨世昌。

光緒二十年夏，日本侵略我朝鮮，截斷我海道，李鴻章令濟遠廣乙兩船赴牙山，遇日艦

，開砲先擊廣乙，受重傷，又轟濟遠，都司沈壽昌，守備楊廷章，黃承勳均中砲死，濟遠遂逃。日艦追擊濟遠，管帶方柏謙斃白旗降。日艦追更急，有水手王國成發砲擊日艦，四出三中，毀日艦瞭望台，柏謙虛飾勝狀呈報，退塞威海東西兩口，不出，世昌大憤，西進兵擊日艦，汝昌不允。

後日艦集合大連灣，窺我金州，我國海軍乃大發停泊鵬綠江大東溝。我國艦十艘，分五隊，鎮遠，定遠，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日艦十二艘，吉野，高千穗，秋浦，浪速，四快船，松島，千代山，嚴島，橋立，比叻，扶桑，西京丸，赤城八兵艦，我國艦隊噸數較木於日，日艦隊僅得我艦隊噸數之七成。然日艦小於我，而速率大於我，大砲少於我，而快砲多於我，我最快的船是致遠，每小時能行十八海里餘，其他各船或十五六海里，或十四海里十海里不等。超勇，揚威，廣甲，最弱小而鈍。定遠最堅大，而每小時只行十四海里有半。日快船四艦中吉野速率最高，每小時行二十三海里多，其他三船多可行十九海里上下。其兵

船只有比級，西京丸，其餘各船，速率均在十七海里，又半以上至十九海里。日艦作一字陣來撲，快船居前，兵船居後，其司令爲海軍中將伊東祐亨，以松島作旗艦，自坐督戰，魚貫前進，倏在上風。我軍丁汝昌坐定遠，居中，列諸船於左右，張作兩翼爲人字陣。汝昌令龍驤，距離遠不能中。日艦小而靈活，忽分忽合，駛近我鎮遠，定遠兩艦時，忽變爲太極陣，轉道而駛左行，統攻我軍右翼，瞬息已過，我軍在中間，砲聲未絕，敵艦已至，和我鎮遠，距離遠，相距常六里多，我砲力不能及，而日彈已可到，和我人字陣末二艦相迫較近，因我末二艦砲將小，而船甲較薄，開了一陣，日艦忽闖進人字陣，致遠，經遠，濟遠，三艦均被挖出關外。世昌初時使船如使馬，鳴炮如鳴鑼，無不洞合機宜。定遠竹震，大懸心，世昌見帥旗出，恐搖動軍心，亟取我遠鑿擊在兵上。定遠沉日艦西京丸，我超勇也中砲毀。及夜遂被挖出關外，徒然失聲，將士見大勢將敗，陣稍亂，世昌大呼道：「今天我們只有爲國戰死！我們雖然戰死，只要海軍聲威不墮落，這就是報國了。」軍心固以安定。世昌自入海軍，常和人說：「倘有不測，和敵艦同沈耳。」這時，世昌已受重傷，適和

當日雖吉野相值，世昌執勇大副羅陳會撲說：「倭艦專掠吉野，我們若擊沈這船，便是奪了蘇他的氣，震懾他了。」遂開足速率，鼓洶怒駛，要猛觸吉野，和他周旋。吉野疾駛而去，致中途中日魚雷，毀鍋爐，船就向左側偏，漸行沈沒。世昌身環氣圈，沒有下沈。汝昌及他將看見，令馳往救，世昌以一船盡死，義不獨生，拒勿上，兩臂出圈外，奮擲自沈死，副將陳金撥同殉。全船二百五十人無一人逃。事聞清廷，賜諡「壯節」。

聶士成

外當聯軍 內剿拳匪

功亭之功 庚子最偉

聶士成是行伍中出身的人，勇敢公廉，屢建軍功，清同治間隨劉太平軍及捻匪，頗著勳勞。光緒十年，法人環據台灣東北端的基隆，士成率軍渡台援剿，每戰必勝。十一年，台防解嚴，有旨記名，以海疆總兵簡放。不久，令他統率慶軍駐防旅順口。十七年，海軍大閱禮

成，僞加頭品頂戴。調統蘆台淮揚諸軍，十月，剿熱河朝陽各屬教匪，生擒逆首楊悅春，斬之，十八年三月，熱河全軍肅清，僞他巴圖隆阿巴圖魯名號，五月，授山西太原鎮總兵，統蘆台防軍，二十年五月，與直隸提督葉志超赴援朝鮮，志超軍駐成歡，遇到伏兵，士咸力戰，把敵打退，全軍安然而還。七月，賞換剛安巴圖魯名號，後來志超在平壤又退，逮問，士咸扼守大高嶺，屢敗敵衆，乘勝規復連山關，分水嶺各隘，十二月，日兵乘除夕，潛襲我軍，士咸設伏以待，大破敵於分水嶺，斬日將富剛三造，優詔褒勉，僞白玉翎管小刀荷包諸物，參勳。二十一年，中日的和議成，他撤兵回駐蘆台。清廷歸併武毅淮軍三十營，以士咸總調辦之責。二十四年，諸政士咸所部五十營爲武衛府軍，悉心擘畫，綜理精詳，上諭交部從優議敘。二十六年，拳匪向外人挑釁，英法諸軍進犯津沽，士咸以十營護鐵路，以十營留蘆台，而自率五千人赴津防堵，連奪陳家溝，武庫，跑馬廠，八里台諸處。復由八里台徑攻紫竹林，海泰益熱，軍士稍退。士咸衣冠俱奔，楚地立橋上，凡遇劍退的士卒卽殺，憤對諸將說，「這時正是志士成名，爲國効死的日子，死也不能退。」未幾他徧體鱗傷，衣襟盡赤，猶

